

國學基
本叢書 明

書 九

舊

書叢本基學國

書明

(九)

纂鱗維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書卷一百十二

列傳三

儒林傳二

陳獻章傳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母林氏既孕將寢父先一月卒始生獻章有穎質目光如星臉具七星如北斗狀身長八尺音吐清圓喜讀書一夕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號石齋云年二十舉正統丁卯廣東鄉試明年戊辰及辛未赴試禮部皆不第一日讀孟子至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歎曰大丈夫行當如是時聞江西吳與弼遂往學焉事母林氏甚謹嘗在外母有念輒心動返歸果然母頗信浮屠及病以佛事禱獻章聽之始從與弼以伊洛成語及經史百子爲教獻章服其說而未悟居半載以母告歸乃絕意舉子業足跡不履城市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如是者累年而未得乃歎曰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又數年久之覺有所悟然後見吾心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

歷如水木之有源委也。因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有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其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致書賀給事中。言爲學須從靜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南昌張元祐聞其學。遣書問之。答以詩云。古人乘糟粕。糠粕非真傳。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勤。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穢藏及源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成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弦。蓋向所謂自得者。見乎此矣。成化三年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寢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章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漱餘芳。特此木鑽桑。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沈吟復彷徨。聖途萬餘里。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時含章。爾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顚沛中。此志敬莫強。辟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讌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景、章懋、賀

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獻章論，卽日抗疏辭官事爲師。旣家，遂肖獻章像懸於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獻章自京歸，四方學者聚徒日盛。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其廬。獻章日與門生講學，或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每至漏下，亹亹不少倦。時江西布政陳煥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士者師，謝不往。進士姜璵以事使貴州，取道如白沙見之。出語人曰：「吾閔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殆非人也。至京師，人問之，對曰：「活孟子。」十八年壬寅，廣東布政彭韶薦於朝，謂其潛心聖賢之書，洞達事物之理，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上卽命有司以禮勸駕，未及行，巡撫都御史朱英又交章薦，遂就道。至京師，年已五十六。朝廷敕試吏部，疾不果赴。乃上疏略云：「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強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入，除翰林檢討。親終，疾愈，來供職，遂歸。弘治庚申卒，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獻章初從吳與弼，苦支離，比歸，自得主靜工夫，故凡教人，必令靜坐以養其端。嘗曰：「人之所以學，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覲破，若覲不破，雖曰從事於學，亦僞人耳。斯理識時爲己者信之。詩文輩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終一意勿忘，勿助，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其語門生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

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柵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趨，一似說夢。自此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嘗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得山莫杖，臨溪莫喝，蓋佛偈矣。獻章晚年豪於詩興，若大小遠近，喜憂哀樂，山水花木禽鳥_魚，每每發之詞章及語門生直截上達一節，皆玄虛妙旨，新奇可駭，究竟難爲事業。如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後學高明之士，一入其說，非惟目程朱爲老生，將置六經芻狗之矣。流而爲猖狂，一得志，恐荀卿之門有李斯所謂害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不可勝言矣。楊廉曰：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棲遲衡門，優遊卒歲於吟詠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爲人者，已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爲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數言釋之，用備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必有知之深者，而不埃及余之言也。其爲贊則曰：有評象山吾嘗竊識，儒以爲禪。佛謂無事，公學所期，自得爲至箋。近得陳公甫二書，及其門人林紹熙寄公甫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可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窮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則所以入道者，不外乎存心致知。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白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說也。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說與。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必讀書之說與。又曰。僻處作室。靜處用功。如是則學道者必如仙翁釋子。絕類離倫。乃可以得道歟。至於緝熙之書曰。終日靜坐。杜門而壁。無乃禪家之意歟。又曰。端默蹠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歟。凡此數說。參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爲可駭。不知公甫何爲而然也。近世儒者所學。詞章而已。潛心道學者。惟閣下與公甫、廷祥數君子耳。而公甫之說又如此。豈所謂智者過之耶。羅整菴曰。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獻章之爲學如此。獻章授檢討歸。一出都門。便張蓋乘傳作勢人譏之。

吳與弼傳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與弼自幼英異。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遂慨然欲爲聖賢之學。及觀明道亦嘗有獵心。益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子業。日玩四書。諸經諸儒語錄。尤邃於易。嘗處一小樓。收斂身心。沈潛義理。其詩曰。九初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

者二年尤以刻行著稱。嘗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爲少司成之子。動履效古，隱不欲仕，猶有時名。陳獻章師事之。正統景泰間，僉事何自學等累薦不出。天順初，石亨有寵，門客謝昭請亨效宋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得致名士自翼。亨信其說。一日議事內閣，談及山林處士大學士李賢首薦與弼，亨慨然欲薦之。遂懇請代草。明日奏入，又數日上問賢曰：「吳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之高蹈，請效古聘入朝。」上領之。是冬十月，遣行人曹隆奉敕書往聘。與弼幡然入京，戴尖頂闊簷棕帽，賢首咨以下學。上達與弼曰：「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注不得已。」而上問賢與弼當授何官。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明日詔吏部授以左春坊左諭德。辭不拜。尋召入文華殿，從容賜問，對亦無甚奇。時上諭之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弼以疾辭。因遣太監牛玉以文綺羊酒柴米送之館。既就穀，仍具疏三辭。一日，賢往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敕書重以伊傳之禮聘，卻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曰：「如此亦固執矣。朝廷待先生當大任，今必欲如傳說伊尹作宰相，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竟不願除。遂稱病邸。兩月餘，乃疏六事，欲進過賢第。適尹直、邱濬至，坐良久。二人欲退，與弼揖之曰：「大人先出，吾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二人遂別。與弼門人黃順中送之。既出去，直卻步謂順中曰：「帽非士服。」吳先生何爲乃爾？順中曰：「遮日耳。」直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於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說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自決，豈可求決於宰相？」順中曰：「吳先生見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先生終後把作得住，方可就職，故來問耳。」直曰：「把作得

住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此當自度才力何如耳適見所白六事皆經生之恆談無大裨於治教且詞語寂寥學術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致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順中曰諒不可留與嗣日懇賈爲乞歸一日賈於上前從容言之上曰果如此亦難強也復召入文華殿賜敕嘉之賈以銀幣丁甯無忘著述以繼前賢遂遣行人王惟善護歸仍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贍之陞辭復條陳十事以進與弼旣家居益自多頗有傲世之志或曰中貴權要厚遺之輒造拜又藉朝紳名刺爲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以故士論疑之陳真晟聞其名擔負入南昌見張元禎因元禎語遂不見番禺人張瓊守撫州時與弼以弟奪其田乃自禰冠蓬首襲衣束裙雜稠人中跪訟府庭瓊閱狀始知其爲與弼下堂禮之未幾又訴布按二司張元禎爲書切責首云拈起此筆怒氣沖天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爲名教中之罪人吾且按兵以待成化五年己丑冬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學者稱爲康齋先生說者謂與弼之學未究其所歸然好異而不苟苦心以招譽亦近世之士也陳白沙云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如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遊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道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甚少如某輩往往謾呵太甚羣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於康齋其晏嬰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門人敍述與弼不過著其肝肺稼穡遭風危坐尊嚴師道不受東修詩作雅渾奇古而已尹魯齋曰與弼自應聘後矜肆無復故態或者陳建曰與

魏文集序記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淺寂寥草率粗略無所發明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首卽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再至至三爲舉聖附賢嗚呼羅整菴曰吳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何可多得當取其大而略其細袁袞云昔楊時赴蔡京之薦爲朱子所譏與弼雖不拜官然石亨之薦不可出也其學無所概見所著康齋語錄及上言十事皆常談無過人者其惡宦官釋氏及病宋末語錄之繁可謂有見矣要之力學修行不失爲儒者

邱濬傳

邱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濬性最穎悟一目數千言輒成誦六歲能詩長博涉羣書殆極該洽嘗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宿儒見之大稱歎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舉正統廣東甲子鄉薦第一登景泰甲戌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寰宇通志時兩廣經年用兵無成因條事宜上內閣李賢爲代奏上嘉納之付所司舉行成化改元時以九載秩滿陞侍講修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死以不軌盍正其罪濬曰己巳之變可無謙哉謙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實錄成進侍講學士五年轉學士乙未主會試事丁酉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以原官管祭酒事踰十年尊師道端士習時士子爲文多以奇怪相高至不可句嘗考南京鄉試及會試一切痛裁怨誹不恤以是文體復渾厚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則時勉不及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事嘗謂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平者分門類輯附以己

見名曰大學衍義補丁未孝宗卽位首奏是書孝宗覽之嘉答曰卿所纂書考據清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文綺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時年七十餘矣弘治辛亥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冬十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年壬子春上疏陳時政之弊略謂我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太祖也邇觀漢唐宋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榮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歸故也今成化間彗星三見逼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用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信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禮義以絕邪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二十一條設爲諭旨之詞奏之疏入上悅卽付諸司議行七年甲寅兼少保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屢以疾乞休凡十三疏皆不允會吏部奏黜在外大小官幾二千人因言於上此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又非祖宗制請凡歷官未及二載且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蹤跡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然自是貪殘日肆吏部尙書王恕執不肯濬滋不悅會醫官劉文泰以齋出入濬家文泰失職誣訐恕人疑濬嗾之也以故臺諫交劾濬又乞休不許乙卯春二月戊午卒年七十六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榮爲尙寶寺丞有璵臺類藁世史

正網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行於世濬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要平生有三不可及一好學至老手不釋卷一介慎絕不爲中官作文一廉靜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然立朝與人多好持己議以此大不悅於人王鑒謂濬學於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於國朝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爲是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端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論郊祭則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訓爲同元始以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蓋禡滯立論好異類如此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又謂公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孝宗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莊最乞休家居濬嫉之嘗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最也吾當國必殺之甲寅景被召入京大學士徐溥以爲言濬詰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其量如此獨謂其性剛不苟取而恬於仕進年七十以學士終濬嘗言明朝相業三楊踵矣然當其時南郊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瀕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其持正論如此

羅倫傳

羅倫字鼎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自幼厲志聖賢之學遊邑庠爲舉子業嘗歎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處空而志愈奮吉安知府張瑄嘉其志憐其貧因遺之金謝弗受成化丙戌年三十六舉會試

第三名及對策。亹亹數千餘言。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宰執見之曰。宜截下句。倫不從。時讀卷官吏尚書王一夔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宜居首。大學士李賢曰。論文不論書。遂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賢報憂。詔奪情起復。諫者不敢言。倫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上疏乞終制。不允。倫復上疏。略以爲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屬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尤其辭。此二君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尤其辭。此二君

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強盛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治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諶風俗之盛衰咨邊方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遂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

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誇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義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難爲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姦計，略爲虛辭。一見俞允，歎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

薦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日。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裏衰衣制。任國事於外。蓋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覩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忤旨謫泉州舶司

提舉士論榮之直聲大震。三年丁亥春召還會有奏事者辭連倫下錦衣獄一鎮撫見之驚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卽日趨成讞之倫得免仍爲南京翰林院修撰居兩月以疾乞歸不允六年庚寅辭益切許之旣歸卽金牛山結茅茨數間以居取給田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日注經與諸生講習不倦用度空乏恬不介意其所自得充然不爲勢利汨汨也倫之學專宗朱子陳獻章嘗遺之書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非紫陽語乎倫亦不以爲然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四十八學者稱爲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倫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爲子者言依於孝與爲臣者言依於忠言居官必及民所疾苦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歛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生死禍福皆所不顧也胡敬齋稱所志不凡任道甚力章楓山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先生剛毅之資似程伊川劉元城至其脫官甘貧學以考終充然有簞瓢陋巷之風足以廉頑立懦豈非吾道之攸賴耶陳獻章謂倫才大不及志考成化間論德行文章氣節者當以陳羅並駕陳克菴身旣貴顯燕會唯服先人故衣冠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不及者羅一峯常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而力不逮或助之堂食之錢則謝而弗受遇乞人死於塗輒解衣以覆之家居時有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蓋二人所得同故其慤向同而於世味亦同或問王廷相以陳克菴

曰節行處世問羅一峯曰學術衝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轟正充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蓋躬行君子也焉耳昔楊士奇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議得折柴薪銀後遂爲例及倫獨不受

周瑛傳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爲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施博造詣篤至瑛發科最遲登成化五年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首轉民惑於鬼神著祠山雜辨又民不知葬祭法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臨政有聲擢禮部郎中遷撫州知府調鎮遠府累官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瑛嘗自撰墓志銘曰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之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沒仕路而初志爲始奪云又謂其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恆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先是與陳獻章友時獻章首倡習靜之說一時樂其說之新奇士翕然聽之嘉魚李承箕字世卿往從之遊得其說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則其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繩束細縛欲撒去之瑛亦知承箕致書云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墨往往以其心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遊不知其說果出於白沙否果出白沙吾欲盡己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以一貫之自餘爲學皆由博以反

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由情性之微。以及形體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體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角。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瑛自契於中。而見乎辭者如此。瑛嘗講邵氏。蔡氏注經。世管鑑。律呂管鑑。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鑑。其他詩文。有水雲藁。金臺藁。金陵藁。桐川藁。臨川藁。于卷。



明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三

儒林傳三

賀欽傳

賀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廣甯遂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喜讀近思錄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部給事中見陳獻章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宏治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甯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固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貨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

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尙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盛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田遼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往諭之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欽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勝博覽專心經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其與聖賢之道多所申暢鄉人皆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精粹手不釋卷著易說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稱爲賢閭先生子士諾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丁璣傳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長逾倍者皆尊事之吳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上疏言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極於正心術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奸側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秦如也宏治初三原王恕爲吏尚書雅重璣廷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

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恕聽其言欲引爲吏部郎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猶伍以怨謗鄰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邪內艱服闋倪岳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克養深粹居圓蓮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謠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虛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純雅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歧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蔡清傳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氣質粹然飭躬厲行動準古人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造益深而養之純發爲文章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舉成化丁酉鄉薦第一登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舉以爲屬祭酒邱濬時稱海內儒宗不屑一世每對人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

進之於古人。噴噴加歎賞不釋口。尋以母憂去任服闋。仍補禮部乞改南。又補吏部主事。未幾。以父老乞終養。居父憂既除。擢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理學淑士類因出其作易。四書蒙引授學者傳及四方。咸宗師之。曰虛齋說。時仕江西者。朝甯王皆朝服。清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先是每朔望朝王俱次日始謁孔廟。清力言不可徇舊例。遂以初一十五先謁廟乃行禮。時甯王欲奏討護衛。清阻之。以是拂其意。會都御史林俊有憾於王。讒人因言清與俊頗厚。王遂併怒清。專謀孽清。使人謗謗京師。欲以併壞之。清歎曰。如此誠慮。一旦死於非命。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其斯文責望之意。而吾於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亟引疾乞休。家居二十年。始終一貧。責負轉展數口之計。乃常不辦。歎曰。此士之常也。正德初。起爲國子祭酒。命及門而卒。寔正德三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年六十六。學者稱爲虛齋先生。林俊云。先生平日精力盡用之易。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又云。先生督學江右。甯藩譽予。因贊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爲龜山。非幸耶。清嘗言。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故楊月湖稱之曰。學識操履如介夫者。繆不多見。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王恕一日與清論今學者滿天下。何異才難得。清曰。是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而舉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追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又自以爲無

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又且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矣。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又曰。異才之難得。果舉業累之耶。舉業不謂累人。而人自累之。異才之稱。非必其聰明壓班馬而凌韓柳也。賜之悟不若曾之魯。存乎其學耳。有其學則有其才。今世學者。其始也。依所業以干進。循文子套子。熟時其體式。如販者然。多招奇貨。以祈鬻於人。而遑恤其貨之非己有也。一旦登科入仕。惟以是爲事。脫六經四書如敝屣然。故夫親民事。職簿書。旣以不暇於學。若被選讀書。職任絲綸者。亦不過勤閑秦漢文。而竊其似。以號古作。酷想韓、柳文。而啜其穢。以淹文法。視六經四書爲歸語。目濂、洛、關、閩之言爲不足以藝於文。而驚世駭俗也。

張吉傳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或口授之。故事輒記不忘。長從鄉先生學。見諸生各治一經爲舉子業。歎曰。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乃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久。而有得。喟然曰。道在是矣。日務窮理致知。卽聖賢言語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夕不解。尤以名節自砥礪。故同類多忌接之。惟教諭鄭重先爲之延舉。成化丁酉魁鄉薦。登成化辛丑進士高等。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皆以術得寵。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吉上疏。請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因指斥二人之罪。疏入。邪黨切齒。因摭撫其過不可得踰。月。乃嗾吏

部尚書尹旻貶爲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皆畏避吉獨攜圖書數卷僮僕數輩出都門適然詣任先是景東僻處西南極邊民風鄙陋士官陶氏世握郡章不能易其俗吉至首布令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反覆開諭間有不法者亦薄示以罰約無再犯又夷人不知書吉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久之夷人訓服漸聞中國之化寓官舍政暇卽取古聖賢教人修身之要分爲四門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日以自勵時居景東未攜家室行陶土官謀爲置妾拒之尋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陶亦遣子榮來學榮亦遂能善事父母以孝著宏治元年轉肇慶府同知陳獻章講學吉往還與之論深究義理辛亥都御史秦紘爲總兵柳升所誣奏逮赴京詔獄吉上疏代辯秦遂得白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堂時尚書王恕雅知其名甚禮待之曰以之淑士有餘矣欲擢以提學不果癸丑轉梧州府知府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士類賴之庚申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廣西左布政使以忤權奸降兩浙鹽運使轉河南參政調廣西轉湖廣按察使癸酉陞貴州右布政使以疾乞休家居數年十三年戊寅九月甲寅卒年六十八吉嘗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葬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祀煞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忌憚居家嘗訓子弟以節儉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嘗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吉早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宏裕病且革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楊廉贊云五經四書深契奧妙呂陸是攻各鍼其竅及觀所著有闡佛學論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

楊廉傳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建議多國家大體邊防要務宏治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轉南太僕少卿晉南通政使正德七年轉順天府尹平徭減役裁諸冗費愛人節用有聲京輔稱清十年進南禮部侍郎尋進尚書大禮議起同南九卿具疏請考孝宗母昭聖以崇正統一本之義疏出其手廉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耿介恥回互論事多據經義通達古今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其發之詩文鑒鑒乎先儒之矩度尤篤好程朱之書自修身施政以至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淆雜人莫適從廉輒舉二夫子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復余子積論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他理義多所發明卒謚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性度端雅有古風而氣節尤厲接人未嘗有疾顏遽色遇事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竟之自當於理登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作新廟學諭諸生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士民稱便宏治癸丑夏六月許州小趙鎮有誣言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寶恐其久而惑民也取而毀之於廷杖巫

而遣之。舉動風化煥然改觀。陞戶部員外郎。時尙書周經、劉大夏皆器重之。章奏多出其手。擢江西提學副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一時士風丕變。遷浙江按察使。出疑囚。振法紀。正德二年丁卯。陞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振恤災傷。奏蠲逋負。民賴以全活者衆。己巳。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會劉瑾擅權。仕者皆爲往來。寶獨一無所通。瑾銜之。數遣人憾以危言。寶不爲動。瑾遂矯旨勒致仕。遂歸。寶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心諸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檢身誠切。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嘗取程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乃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日格子十二卷。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侍郎。辭不就。乞終母養。許之。寶事母甚謹。年踰六十。朝夕不離左右。如少壯時。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起爲禮部尙書。時母尙無恙。寶懇辭如初。世宗不忍奪其志。溫旨答之。仍敕有司存問。其母人以孝榮之。尋卒。謚文莊。寶曾作章楓山祠堂記云。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於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后數百年而有董子。欲出百家於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泛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斷趕於宋。其識與力。超然獨詣。繼往開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言行於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重望。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倦倦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觀寶此記。可謂後學指南者矣。所著有定性說。漕政舉要。容春堂。勿藥諸書集。其他簡端學史二錄。都御史吳獻臣爲奏於朝。謂寶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其

毅然任道之心乎。秦金稱之曰：寶於家稱孝子，於國稱名臣，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章懋傳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自幼識卓，志遠不以科舉學累，潛心大業，慨然慕范文正之爲人，尤持氣節而恬雅古樸。造理淵邃，以易舉。天順壬午鄉試登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廷試高等，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再四十日，會朝廷有事，元宵燈懋及莊景、黃仲昭公疏諫言，直切忤旨，黜知臨武縣。時稱三君子。尋起爲南京大理寺評事。陞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嘗因歲序卻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時事多艱，不獲盡行所志，乃議處番貨公通貿易，聽民採礦等事。嘗因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甚堅。比考績入京，遂乞解官。時吏尚書尹旻慰留之，懋辭益切。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懋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之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爲之動，知其志不可奪，遂爲具奏得歸。時年四十一。比歸杜門事親，暇日卽讀書講學，甘貧守道。其學一以關、閩、濂、洛爲宗，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雖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寃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又曰：學者須大其心智，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纖會大，又須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纖會小，不至狂妄矣。家居幾二十年，薦者無虛日。宏治辛酉，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遭父喪，時北學亦缺祭酒，吏部尚書倪岳起謝鐸於北，懋於南有旨聽終。

制遂虛位以待癸亥服闋起視事首開示諸生以近裏功夫謹渠度厲廉恥諸生翕然向風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尋上修舉學政條陳時弊正德改元又疏治要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不允是年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械公移檄吏部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已而閻瑾擅政公卿多遭斥辱而懋已先幾去矣正德五年庚午起爲南京太常卿再辭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陞南京禮部尙書又致仕方璽書存問使及門而懋卒年八十六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學者稱爲楓山先生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嘗懋論學術則云程朱久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則云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后政事可舉而行論風俗則云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變而厚論居常處困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私論窮理自專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大約懋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大人皆以其不盡究於時惜之蔡清與董遵道書云今聽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雖然託老釋以亂正學假易簡以壞聖功天下且羣然而信之余喬云謂程朱之後純無一語出於己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歎哉先生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其視近時敢爲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楊廉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先生則歛華就實風

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嗚呼在漢東都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說之伯恭

湛若水傳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宏治五年壬子以書魁其鄉尋從陳獻章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獻章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督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眸而盡背論甚奇之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塲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龍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潤卻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進南國子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尋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竟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三山二書院年逾七十乞致仕許之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平生足迹所至必建書院祀獻章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獻章嘗謂曰人與

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腳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焉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卒年九十五若水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禮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爲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勸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羅僑

羅僑不知何許人孝宗時嘗爲台州府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著有潛心錄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趣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魚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念惡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然其體驗於心身者如此可以爲儒矣

陳茂烈傳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宏治九年進士先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梅峯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

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獻章語累日甚喜獻章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諫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常道尙深刻徐開解得寬霽選授監察御史袍服樸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尙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茂烈劾尙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蟲櫬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之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

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甯之流也。

羅欽順傳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慤登宏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先是不知所謂禪居京師偶遇一老僧因向叩佛由僧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子樹欽順意其必有所謂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覺流汗通體若有所得既而取禪家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凡幾年已而漸歸於聖賢之道多有覺處至宏治十三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尤篤志問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關諸大儒語錄未嘗一日去手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張朱早歲皆嘗學禪亦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論又曰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欽順始悔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者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心之說盡心知性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正德三年戊辰以忤閻瑾落職爲民庚午還職辛未轉南京太常寺少卿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辛巳春召爲吏部左侍郎條奏久任良法併及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嘉靖元年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許之欽順嘗追悔早年受學不過爲利祿謀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脫然自謂苟

能粗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工夫難得專一及是冢宰命下人多榮之欽順力不肯拜命家居謝客不涉城市又潛心二十餘年每曰道之在是乃爲有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尋卒祭葬如例謚文莊欽順信道最篤一於尊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遂得其正宗又於諸佛書尤多博覽欽順以其似欲亂我之真常辭而闢之曰釋氏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又云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聖門實甚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猶陰祖其意往往假儒書以彌縫禪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先是陳獻章好隱談學人疑其禪獻章之言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欽順深訶其說之禪獻章之門人湛若水嘗致書欽順曰公指白沙先師爲禪水謂白沙先師非禪也先師教人初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識仁一段未亦以孟子此段爲存之之法及水自思得因稟問天理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默坐激心體認天理水以

爲天理須切體認。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便合得。先師喜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者，此鞭何患不到聖賢佳處？」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也明矣。欽順復書曰：「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未幾，王守仁又倡致良知之說，天下高明士多從之者。守仁之言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欽順以爲此非學，欲致書辨之，而守仁卒因嘆曰：「王、溝二子皆與余相知，於王蓋嘗相與論文而未細，忽焉長逝，可惜也。」溝則會晤絕少，音問亦稀。然而兩家之書，余皆得而覽之。區區之見，終未相合。蓋憂彼說長而正學愈澌滅矣。世之士有喜禪者，聚徒談禪，而程、朱蒙詬。於是欽順又著論曰：「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著有困知記，多辨近時學術之非。

胡鐸傳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性質直謹厚，言如不出諸口。晚造詣正大，大力排異說。先是以易領浙江鄉薦第一，登宏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以忤閻瑾出爲河東運副，勵清節，變頹風。轉福建僉事，去之日，民咸焚香注水禱之，爲立生祠。入閩，守建甯，獎儒雅，雪冤獄，政迹卓然。巡按御史疏其事二十條，聞於朝，下爲政式，不報。三年，滿進副使督福建學，設科條正風俗，士子翕然丕變。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

子在閩時同列有以術試鐸者鐸不疑其詐久之且曰胡公篤實真古君子也嘉靖二年癸未以母憂去徒跣奔喪哀毀踰制坐臥一小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官府服闋除順天府尹改南京太僕寺卿居滁陽地僻事簡閉門著述作典學說的異學辨及天文地理律呂醫卜兵陣諸書各有辨正十二年丙申秋七月寢疾忽舍後星殞紅光燭天翼日鐸從容衣冠卒於官舍年六十六朝廷遣官諭祭葬大學士顧鼎臣稱之曰闢邪崇正如吾時振聖賢之道有不明者乎信言篤行如吾時振聖賢之地有不到者乎孫燧每曰閱公撰書皆立正心崇正道講正學而闢禪佛者也我朝自薛文清公後僅見公一人而已黃子彙曰文學肖曾子固篤實如司馬光房無侍妾宅無樓臺信謂趙清獻一人鐸痛時多宗陸子靜者倡知行合一之說作異學辨爲錄其略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覬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墨西銘蔽錮伊川而支離其學又云昔列禦寇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爲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而又繼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爲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於用故不爲也其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曰克明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致知也卽惟精也誠正修身行也卽惟一也昔傳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知三行別之是又其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混之

嗚呼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示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或舉象山晚年悔悟書張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能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分爲兩截始悟夫知行之爲一而不可分鐸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力行先須知夫致廣大極高明者所以存其心涵養也盡精微者致知也道中庸者力行也誠如象山之言則存養無施於靜居之時必待致知力行而復爲之然則君子戒懼於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者將屬之盡精微耶屬之道中庸耶象山非特欲廢乎知又將并存養者而廢之惟欲歸於不用而已哀哉或曰然則不待存養之定而後致知之盡而後力行歟鐸曰非也朱子嘗推程子之意矣三者以涵養爲主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然亦須一時並行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或又舉中庸天命以至位育未嘗言知蓋以存省之中自有知象山略乎知而惟從事於存省蓋有得於中庸者鐸曰象山止求於一心之念慮而欲廢其他於此而偶有見焉遂謂知行之功一舉而可以兼得其爲惑也深矣或又舉象山之言有曰踐道則精神又曰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此皆其近理者鐸曰彼以精明生於踐道一卽爲涵養此皆混合之意但讀者不知耳彼雖不廢知而其所知者不由致知而得皆其意見之偏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朱子嘗告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欲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其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王守仁翻刻古本大學獨宗陸氏格物之說而訾程朱鐸辨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異於惡物者也惡物不已遂以

格物爲玩物。又以絕物爲格物。以物爲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使人玩物以喪志。嗚呼。自鄒孟氏沒。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爲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出。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乎的。如踰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說。何耶。或又引明道嘗以玩物喪志。篤上蔡爲言。鐸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窮天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笑其喪。或又曰。象山嘗令徐仲誠思萬物。皆備於我是。亦以物爲我有也。何謂外而絕之。鐸曰。孟子云。物備於我。非爲有外也。必心體乎物。而後能誠。象山言我有物。非假乎外也。必心不累物。而復能誠。故其告徐仲誠曰。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語則似是而實非也。毫釐之差。已判於此矣。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象山之言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曰。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蓋言吾心與耳本自有知。豈非釋氏以聞見緣覺爲外。必如亢倉子七竅自覺。五臟所知。方謂之在內耶。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也。苟專求之心。而果易簡也。孔子當先爲之矣。何以曰。思不如學也。嘗聞讀書窮理之要也。張子曰。書可以維持此心。象山顧以爲累心。何也。孔子施教。先之以詩書。子路曰。何必讀書。則僕以絕之。象山乃欲廢書。嗚呼。學之晦也。豈不以多說之亂之也。而誰歟。或人又述朱子與劉子澄書。亦云。始知言語文字之外。別有用心處。是其所見。亦以讀書之能亡羊而去之也。何獨非乎。象山哉。鐸曰。朱子答子澄之書。正以其專事編綴異學。以爲業。而無日用切己之功。乃託爲自貶之。

詞以箴之。觀其前後諸書，豈真欲廢其言語文字耶？或又謂象山之欲廢者，諸儒之傳註也。非古訓也。故常言秦不廢乎道脈，至漢而大壞。故以讀伊川易傳、胡氏春秋傳、范氏唐鑑爲陋說。蓋曰：六經皆我註腳，固已贅矣。又復讀註腳之傳註，不亦廢弊精神矣乎？錄曰：遺經之難知矣。傳註之翼經也，尙矣。馬遷述古史之言曰：孔子傳禮記，否則儀禮之喪服，非子夏之傳乎？否則大學誠意以下之傳，非曾子之意乎？否則十翼非夫子之傳易者乎？程子易傳序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予憐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以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若夫漢儒雖非伊洛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辨名物功亦博矣。使當時而無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證而折衷之？且老莊之教尙虛無滅禮法爲我之過而不擇義利，惟適意者取之。楊氏申韓皆其流也。秦以其教而遂至焚書，督以其教而基亂華之禍。象山不此之追議，而反罪吾儒，且曰：漢禍甚於秦，亦見其自比於桀王猾夏，說淫亂而助邪以攻也。象山之欲廢書，我知矣。蓋其於書初不甚解，慮乎有問之不能答，而見訛於門人也。乃豫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散其易簡之說，而譏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象山常教人曰：格物者研究其理，但不究於物，而物究於心，去其人欲而存其天理。噫！研而究之者，擇善之功去而存之者，克復之事。象山不知天理人欲者，焉能去而存之？何也？象山以天人而分理欲，非也。象山謂樂記論語分別天人理欲之言，皆根於老氏。則其於理欲之介混淪而不欲區別者矣。平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豫究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至於酬酢之間，須臾之頃，方欲去之存之，其爲義外而襲也甚矣。烏得以是而反譏訛夫精義者哉？自象山之倡爲是。

說也而近世之解夫格物者遂恣竊橫議而莫可禁止惟訓格爲正取尙書格正孟子格其非心爲義以爲有證而實非聽者是之而不知其悖理甚矣或又曰格物者非正心也所以誠其意也象山有言曰誠意者毋自欺也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夫物有所蔽斯意有不誠惟格而去其蔽則誠而明矣是得其用功之要者何子不憚煩而必瑣瑣之窮理之務耶鐸曰此正象山之學之蔽也非大學之道也今如其言以誠意代乎格物而移於致知之前以致知不爲擇善而移於固執之後非其序矣且自誠而明者非性之而聖者乎聖人無欲者也既曰猶有欲之可去則未至於聖矣欲其自誠而明有是理乎而其異學辨下篇力辨陸學之雜於佛老鐸曰禪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極之流形也其在於人爲性卽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以作用者當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爲太極是以氣爲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爲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爲學者惟欲見於己而已矣又曰余觀象山自鵝湖辨論之後亦兩致書於朱子自訟前日偏見之說而朱子戲謂其自葱嶺帶來故其再會之間辭多慚屈余竊意欲有逃焉而未能者也或有問人於子靜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鐸曰禪者靜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自訟前日偏見之說而朱子所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虛無寂滅體若相近而用則大異老氏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爲用是猶役其情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并其情而滅之象山凝神爲學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爲口實聽之似是而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於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

擒擗乎人爲用。是又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或又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鐸曰。象山嘗自言其性好與人異也。而其所以爲學者。其誤又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稟之雜。余謂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又其一乃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於人之誤。又其一以養知卽爲致知之誤。又曰。於其問仁。象山獨謂顏子用力甚難。夫子答之。猶下克己二字。仲弓沈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如見大賓。數語嗟夫。同己者則進之。而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乎人之見歟。

明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三

儒林傳四

呂柟傳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性穎敏誠確未總角時輒有志聖賢之學雅不喜辭章嘗居一矮屋衣冠危坐日誦六經性理諸書雖盛暑不廢嚴寒則履藉麥草夜以繼日潛心通奧與馬理康海偕聲價舉陝西鄉試十名就禮部不第入太學以親喪歸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賜進士第一除翰林脩撰時年三十有四賜冠服帶屨服若固有中官來賀郤之卽劉瑾也柟學慕古是時瑾秉國事意柟爲鄉人欲引附己每啞以卿佐可力致且授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典機務柟屢遜謝之遂避不與往來瑾深憾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免九年在告歸嘉靖元年復任修撰三年議大禮忤旨出判解州六年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九年轉南京尚寶司卿十三年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十四年轉南京國子監祭酒爲四子抄釋以示諸生蓋彙周程張朱粹言也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論者謂其不愧成均重任云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十八年致仕居家凡四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五經

說、史館獻納奏稿、涇野文集十四種。博之學大約從克己務實行。至於闢異學之非，則見道甚卓。博曰：所謂格物，在隨時隨事處格念之所起，身之所動，事之所接，皆是要窮。然鳥獸草木，元初與我，也是一氣生的，怎麼不要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須近取諸身。纔是若離卻己身，馳鳥獸草木，格做甚？又曰：聖賢之道，雖千言萬語，不能盡。切於今日之急務者，惟有二焉。一曰改過，二曰甘貧。又曰：今之學以甘貧爲本，改過爲急。故能行焉。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苟不能焉，雖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或問陳白沙之樂，似與孔、顏之樂微有不同否？博曰：孔、顏之樂，只憂處解不來，便是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如今人言樂，只在推開了事去樂，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之風矣。時陸伯載宏齋、鄒謙之、東郭皆蚤從守仁遊者，二人數以守仁之學難博。博曰：子敢以陽明之學爲是乎？子敢以陽明之學爲不是乎？二人曰：如子之言，不幾於持兩端乎？博曰：不然。昔者先正以一言一字發人，而況陽明之學痛世俗誦章之煩，病世途勢利之爭，乃窮本究源，因近及遠，而曰：行卽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嘗不是乎？但人品不同，受病亦異。好內者不可與言禁酒也，好奕者不可與言禁財也。故夫子訓牛之躁言色，商之直義，達師之務外懼由之好勇，故德無不成。材無不達。如今病瘡有在手者，有在足者，有在肩背者，有在面目者，皆足以滯一身之氣，而壅百骸之腫。所病去，則全體無不安矣。故受藥亦異，而起其病亦不難。故有知而後能行者也。猶目見而後足亦走，未有不見而能走者也。若曰：見守齊舉，知行並進，此惟聖人能。故陽明之學，中人以上，雖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無所歸，故論語不道也。亦何嘗盡是乎？雖然，自夫俗儒

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之爲急也。其弊至於戕民而病國則陽明之學又豈可少乎哉。又曰古之異端猶可闢猶異類也。今之異端不可闢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閑詩賦者世稱雅儒。記雜醜者世稱博儒。趨時競勢者世稱通儒。談元者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世稱理儒。斯非皆誦孔子之書之徒者乎。然誤天下蒼生者皆此異端也。老佛其細諸。又曰達廢面壁之事學亦良苦。是蓋入定之功。然使其心有所定。雖終日入市朝猶寂寂爾。使其心無所定。雖終年面壁猶擾擾爾。王學謨云薛文清公有言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適足以爲口耳之末耳。而涇野呂公亦云只不恥惡衣惡食做將去便是實學。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余觀兩公爲人潛心聖學不求人知嘗迹其行事一不屈金英一不附劉瑾。至於解經訂傳安貧守道幾微不爽所謂儒宗也。

王良傳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鹽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鹽冷水。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守仁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良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良乃大喜。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賓禮見。守仁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

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守仁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乃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衆心而反而良意終遠矣良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宇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聞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其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良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焉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切大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間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其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良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御史洪垣構舍居其徒御史吳悌抗疏薦不報卒大學士趙貞吉謂良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學者稱爲心齋先生生五子衣襲禔補雍皆有立而襲最知名襲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守仁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守仁命童子歌多囁嚦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謹聲若金石守仁召視之知爲良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守仁左

右多名宿宗順以守仁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由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守仁卒良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良沒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鶯鶯詠歸之風復出耿天臺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宜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或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習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居恆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艮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以薦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良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爲第一

林春傳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春生平束脩之間，畏之若包苴，行必愾人情之所安，故不爲蒐崖斬絕之行，言必衝乎力，故不爲要眇浮闊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儇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正德中登進士第，累官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春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俊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搢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畿。志行悃愞，則推春與吉水羅洪先。洪先於朋友中最沈密，子仁猶而疵之，以其露才也。然春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春爲未至，卽春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春終以質行名。春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董溧傳

董溧，字蘿石，海鹽人家。約好學，年六十有八，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守仁講學山中，以杖肩

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守仁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詢其名。曰董蘿石。守仁故聞之。與之語。連日夜。灑退謂何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王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敝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王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守仁。守仁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灑聞之曰。王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乘其瓢笠。持一縑而至。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積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王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守仁曰。有是哉。吾未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事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閑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灑曰。甚哉。王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守仁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灑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

若是邪。灑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邪。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後歸家。以講學老子。穀仕至漢陽知府。亦精於名理。著有四存稿。

王畿傳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守仁講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授業焉。畿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乃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守仁命往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樸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入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畿與相辯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守仁不能偏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而畿所與起爲多。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

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或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守仁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守仁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躊躇。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守仁發舟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元旨。守仁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畿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元同。守仁頃可之。守仁至洪都。

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守仁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居里究竟此事，諸君只裏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守仁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宵守仁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皆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有畿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言議選宮僚，其壻儀制郎吳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言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言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卻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補南武選會三殿灾，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言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乃再疏乞休。後以考察罷歸，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嗣。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所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

儒之憶溯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幾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辨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厤癸未卒年八十六

鄒守益傳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守益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六年辛未會試王守仁爲同考官賞識之拔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也積疑於懷會守仁開府虔臺守益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會宸濠反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官復謁守仁於越留月餘守仁戀戀不能舍去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誰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其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友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甯池太間皆向風志學六年丁亥陞南禮部主客郎中在部日與湛若水呂柟相聚講論辛卯請告趨會稽會守仁卒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脩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瑄從祀議時與徐階羅洪先唐順之相資切士類興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尋改南監祭酒於

是明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守益於疏中寓交儆意識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四十一年壬戌年七十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有文集若干卷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輕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其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羅洪先傳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吾夢中尙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其非埃塗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年十五聞王守仁講學虔臺心卽向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謙而意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備深至

苦塊疏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鄧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改左春坊贊善。疏請豫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借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搢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洪先宅舍漂沒。假宿田家。巡撫都御史馬森以其家故寢。而嘗卻臺省餉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辭。不受。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偕出。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因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順之訃。始下榻哭。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歡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先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提學副使王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私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

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
眩人也。壬戌王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間。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
便自順適。王畿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憇厭。執著放縱。張皇喪悔。偏黨
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定靜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
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見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人今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
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
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乎。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
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明年錢德洪以王守仁年譜成請序。乃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
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宏祖問學。洪先手書冊曰。落
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爛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
生。龐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洪先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
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達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
是民隱。彌加諱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己。撻市引辜之
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八年己丑中會試第一及廷試時相使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順之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居二甲首第一則江西羅洪先一見洪先知其人品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常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以得歸值母艱服闋起改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居恆留心有司稔知某某賢後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順之卽密白其賢多擢科道不使其人知之時張璁議改部屬官爲翰林六部首推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岩陳后崗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順之作心服之而自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順之尤自歎時則王畿居京師順之見之叩守仁之說因留心聖賢之學校對完例當陞賞順之不欲受又以璁愛己將遠其嫌堅告歸璁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貧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會皇太子立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爲春坊司諫又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剗薦無虛日御史舒雲川奏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塞謗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順之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必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居恆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歷算尤精文章詩賦極於粹精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

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喟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人之瘡痍困頓又若痼疾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蓋自況也三十三年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順之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外艱而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時胡宗憲不能平此寇文華歸朝首薦順之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進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上敕巡按官促行乃赴京進郎中陞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順之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掣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掣郎中十二月將至浙賊聞而遁去順之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敗走匿三沙陞太僕少卿宗憲奏留同事尋進右通政於時江北告急宗憲檄總兵盧鐘往援順之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鐘堅守身赴江北與巡撫李遂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賊遁復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瀉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順之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宗憲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順之每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著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因積勞

病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乃勉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倡有司易米散各地方爲粥，以食饑民。順之素仁愛，又以淮揚爲天下要道，恐有變，倭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甚，治軍旅不少休。三十八年己未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熟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順之卒。

羅汝芳傳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賢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嘉靖十一年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孟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十九年庚子入省赴文會，見顏山農自述遭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汝芳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汝芳悟，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

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汝芳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柱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餓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汝芳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翁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汝芳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遂寤。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人。爲工部郎。出知甯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每至彬彬有絃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大學士徐階。階喜曰。吾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汝芳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階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不知梁公階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汝芳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卽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階首肯。汝芳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

得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階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萬曆改元癸酉。起復入京見張居正。問山中功課。對曰。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居正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甯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斬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贍。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居正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十五年戊子八月偶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肅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讀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銓。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稱曰近谿先生。

殷邁傳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純靖。有雅志。居恆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嘉靖十年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游。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督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宗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

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萬曆元年癸酉復就家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卿子管祭酒事居數月復稱疾乞致仕許之邁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始邁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恆辦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邁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邁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聽之在太僕值閭政寢弛吏因緣爲奸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喟喟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尙元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邁不得至海內士與邁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樹聲稱邁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室欲編追遙訣測言聞雲館野語大約皆理學之言

明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三

儒林傳五

張元忭傳

張元忭，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緜竹人，徙山陰。父天復，進士官至行太僕寺卿。生元忭。元忭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元忭每暮燈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父時抑之，會楊繼盛諫死，元忭遙爲誄詞，慷慨泣下沾襟。天復大奇之。元忭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沈思久之。聞王守仁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印聖，而狃踵其下風，壹何陋也！」隆慶二年戊辰歸自京師，而父天復有滇難。蓋天復故嘗副滇泉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元忭身掖父萬里赴逮，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天復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跡。天下聞而哀之。四年庚午遊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蹣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

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元忭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首尾兩端。萬曆元年，元忭疏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六年戊寅，外艱服闋，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元忭曰：「若曹日近皇上，可使習爲善。勃、駟、管、蘇非人乎？乃取忠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敕，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陵，所至多題咏，著有槎間漫筆。家居久之，歲丁亥，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孳孳向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知，以迪宸聽，非夫也。」每喟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上御麻覃恩，乃卽疏白其父冤狀，請以恩及己者移父。至是復申前情，忤旨格不行。元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射擐甲胄，斬首獲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沈冤，長負君親。吾死後已，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售，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陞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元忭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守仁，然不空事口耳，顥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歧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守仁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喜媿，事人然坦焉。瞞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元忭之進也。出張居正之門，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鶯鳴，而元忭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膳，某卽死弗爲。

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人皆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櫬槧柴瘠喪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父病以屬元忭元忭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父作山陰縣志未成乃續成之已又著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斧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尙書考讀詩考讀史庸評皇明大政記

史官曰闕

趙貞吉傳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白二親欲往從王守仁於越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廷和里第廷和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值母喪泣曰人世艱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利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絕也薦第一上嫌其語慙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貞吉感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擇貞吉日與同志徐樾輩切劘踰歲告歸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翕然知學起教習內書堂同修會典尋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

之旨莽如也。貞吉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懼然舊習若濯而新。二十九年庚戌，敵大舉，八月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貞吉上破敵疏，是時敵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召禮部尙書徐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貞吉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旣許貢，則敵必入城要索不已。旣內外夾攻，胡以禦之？階曰：足下必有奇畫。貞吉曰：爲今計，請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東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憲知其言，手詔嘉其壯烈。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敕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敕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貞吉以請於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之，冀相讎訛，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謹，卒不可得。時敵騎充斥，乃單騎出城，先指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意，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敵，則屬鶻傳諭，而以詰朝入城復命方貞吉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其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貞吉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貞吉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尙文東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三十二年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以藩參，因上問趙貞吉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政通。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怒，庚申，乃得陞南戶部右侍郎。時貞吉已聞訃，歸服闋，改禮部右侍郎，抵任。上屢遣代祭，不憂。眷溢不

樂亡何有建議蘆州增設戶侍郎督糧練兵者嵩以屬貞吉且召貞吉酒讃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貞吉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卽部中興出蘆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手詔次相徐階問蘆州事階對以查理常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貞吉而詰林侍郎嗾其黨給事中張益劾林不數日并劾貞吉竟奪官去貞吉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汎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汝南逆而問學貞吉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由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及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後儒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宗崩臨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爲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豫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厥后章上見其闡發精明音吐洪鬯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口陷石州貞吉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尚書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頤講筵無貞吉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於張家灣貞吉執不可曰曩南京建

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悟遂移練兵於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其得算頃之奉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貞吉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於講筵謝上而諭盡心輔佐貞吉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喜於時上多恭穆而而諭者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貞吉已有年嘗同任閣事又撰敕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贊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貞吉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貞吉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貞吉感上曉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慰留之是日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諭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覆上姑兩解之然信貞吉益篤明年庚午上言遵古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宏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讐

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鷩。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鷩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得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敕將兵於關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貞吉建白本意。上以貞吉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大學士高拱兼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貞吉公爲分謗地。故推以兼院事已而兵尚書霍冀被科臣論劾。冀私疑貞吉前議大同及己。乃於求退疏中誣其主使貞吉疏辯。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衡故相徐階。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託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讐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宏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貞吉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之。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貞吉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階。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敕三法司集議定之。奏。閣中擬票。是日。拱遲貞吉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產。自是拱與貞吉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貞吉語李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春芳擬旨。僅曰。是貞

吉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鑿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口機宜一付之督撫乃改如貞吉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口求封貢朝議紛然獨貞吉力主其議丞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答速獻投口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口劫盟又貽崇古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曉之失助其爲邊計篤切類如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徐階而都御史王好問因訐齊贓事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奸問與刑尚書毛愷欲因以傾階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參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貞吉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貞吉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貞吉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不可奪竟從之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之刺骨嗾給事中韓楫劾貞吉乃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允暫還時論惜焉貞吉行後口果還叛人武全等獻俘禮成上以貞吉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貞吉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穆宗崩貞吉哭臨至衰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

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至冬末疾作輒編萬曆四年丙子三月卒年六十有九訃聞上輟朝諭祭誥贈少保謚文肅貞吉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至其學問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博如此其文章博辨雄深要歸於道所著詩文集若干卷及進講錄

史官曰

鄧以讚傳

鄧以讚字汝德學者尊爲定宇先生新建青岡里人青岡卜居自成和始和生瓊瓊習靜庵中夜半忽生蓮花紅光燭天四鄰驚爲火走撲之則紅蓮也始異之卜者曰茲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瓊其五世祖也累世有隱德以讚自幼簡默常聞其父儼與人論學輒牽衣尾其後間出語類夙儒而復勤學父憐其劬局之斗室以讚遂習靜斗室神情益整出而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間以所得者發之制藝少年未之奇也袁洪溪見之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下王敬所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大奇之隆慶元年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初張居正

爲主考閱諸首卷不憚而置之晚得以讀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元雅大奇其文置第一及相接居正以爲冷冷抑抑如玉如金神爲之悚歸而其兄衡州知府伯子問相國狀以讀曰相國心大有爲但恐緩急弛張弦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後果驗廷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未嘗妄有交遊取予茹荼忍窘寒甚僮僕方啾啾敗絮中以讀起以殘楮當火燃指哦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此亡何覩神宗卽位高拱去國將眷眷多事以讀過居正時有匡拂居正弗善也遂移禪刹以病請居正持不下遣子就學已聞其父病始從之還里值外艱有終焉之志五年丁丑強起至武林念母老未遂歸時王畿寓西湖羅洪先張元忭約以讀對龍溪精舍畿曰何功以讀曰此體無止卽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畿業心服已而備語試之以讀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畿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皆以以讀必能光明絕學而居正奪情後橫政愈甚羣望其出山言庶幾有入己卯一就列竟不入遂還里朝夕依母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弟友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育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偷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卽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居家臺省薦無虛日萬曆十六年戊子

特起纂修不赴辛卯詔起中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國子祭酒上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爲退之跡旣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爲趨滋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爲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上不允旣至有謂之者曰南國士佻弗驯宜嚴以讚至多士洗心聽約束常示諸生曰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曰勤戚內臣且有聞先生名過而謝罪者我輩遠先生約不得爲人以讚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始律身弗嚴誰能悅之晉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方大計以讚指天自誓卽故人親知不一顧時吏尙書溫純都御史陳瓊皆海內名德同心共濟計籍出人共稱服亡何署禮部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乃奏以爲天不言而信繇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也自請冊立以來蓋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驛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爲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條爲有嫡立庶斯爲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己出願早正春宮猶切於億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或者未諒中宮之心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旣內決於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爲順天下也且信者

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謫矣此奏語語血誠轉吏部右時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亡何以母喪過哀感疾扶柩將歸病宿郊寺僅存殘息知友皆道路是處僅抵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賜祭葬廡一子入監讀書以讀自少卽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身日化月融精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筆之成書皆發前人未發八十猶慕一生傍母人以爲至仁純孝平生強半林坳退然陋巷人以爲廉靖孤介且衾影無愧一門萬萬內行純備人以爲其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然不得大行所學人多惜之

史官曰闕

楊起元傳

楊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人弱冠時賊躡東平焚民舍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舉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遯遁盱江黎允儒歎然相得也黎爲羅汝芳之甥爲述汝芳言行甚具起元大契於中駿駿向往之萬曆五年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冊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贊羅汝芳之門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因會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汝芳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十五年丁亥進修撰

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人爭傳誦己丑遷國子司業辛卯督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勸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千百言壬辰前及丙戌己丑三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吉士外艱歸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起元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起元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勤勤學疏踰月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註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上之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有內艱還躬營葬事日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汝芳講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每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觀共聞卽不覩不聞之本體聞者始而疑中而諱以辨久之羣然服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箇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

史官曰閔

顧憲成傳

顧憲成字叔時涇陽人自幼沈毅異常兒讀韓文諱辨每至學字以犯父諱囁嚅不忍吐師以告其父父

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忠兒奈何諱學嘗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傲一日師講禱之說章憲成請曰夫子既不知何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蘊耳又一日講養心章又請曰愚以爲寡慾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師驚而謝曰子俱如是觀五經註腳豈虛語哉萬曆四年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以外艱未計偕庚辰登會試高等授戶部主事朝夕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切砥求不愧科名覩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共擬書上大學士申時行冀有所匡糺後視魏劉書詞婉而意切遂焚己書附名進不省張居正病傾國走羣望禱業署名憲成走馬立削去後居正卒得轉吏部孜孜人才卽幽隱不遺以母老數請告許之閉門註易春秋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糺尙書何起鳴者起鳴疑都御史辛自修陰嗾諸御史諸御史遂得降級憲成上書詆起鳴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臺省與被言者自當自反持論公正通國傾服爲當路不悅落職判桂陽州先是蘇柳二公及莊景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其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受業者甚衆亡何轉處州府推官值內艱歸起理泉州壬辰大計舉廉正第一尋擢考功司甫至值三王並封議定首疏爭及與大學士王錫爵往覆爭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南星司計典盡黜諸要子弟姪亞頗太甚南星奉旨罷憲成以考功同共事願同罷不報已進文選郎凡啓事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錫爵所欲用者復尼不行久欲中之以其時望攸屬不果尋以憲成推內閣起王家屏遂削籍歸歸自甲午得重病者累年各有劄記沈潛粹密與讀書錄相表裏學問者日衆乃與高景逸等闢東林

集同志歲有會月有記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橫行蓋有
感於世之儒名盜行者卽家三起光祿卿堅臥不起而卒年六十三憲成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恂恂
雍雍居然古儒軌轍不少假借孜孜接引後學不倦故人樂得師承焉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
商語還涇錄證性編桑梓掘學者稱爲涇陽先生友朋私謚曰端文弟允成字秀時號涇凡允成生有慧
質頭角嶄然頗好弄其塾師使其父更傳以激之已幡然改請一切受教乃復之初謂口儉耳卒操緩下
帷若老生也久之同兄憲成遊儒舊張原洛門張以詣薛應旂與語大悅輒手考亭淵源錄授之曰洙泗
以還源委具是若志之異日無忘老夫也弱冠屬文逾贍爲識者所賞萬曆七年己卯舉於鄉癸未舉南
宮心戀母過歸至十四年丙戌始廷對時上冊鄭貴妃允成憂治危明射策數千言纏纏不少諱其要云
皇上以鄭妃勤於侍奉冊爲皇貴妃大小臣工遂私憂過計請冊立皇太子冊封皇恭妃不報罷則峻遣
矣夫鄭之勤於奉私也太子天下本忠言國之輔皇上奈何以私掩公示天下偏則皇貴妃或以愛憎弄
威福於內其戚屬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閨人宮妾或乘而弄威福於內外之間又云頃皇上以天下事
付張居正居正罔上行私一時臣工莫不風靡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羣小然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
則可若轉而付之羣小臣恐居正之專尙與皇上一二則易間一則難圖也其辭
甚剝切大約懼內寵將盛羣小將逞兩端讀卷者驚怖其言殿置之允成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上卽達
上死不恨也尋以彈房仲海歸久之以薦起南康府教授允成以母老又善病力乞致仕亡何丁內艱服

闕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子監博士癸巳督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允成謂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乃上疏略曰本月二十五日皇上出密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迴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聖諭元子與三子五子一並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卽次輔趙志皋張位不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皇上僅以錫爵一人爲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冊立一事關係何如皇上奈何易視之錫爵奈何嘗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瀆聖聽卽如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三王並封之事臣固知皇上不安於心也且聖諭惓惓大旨以皇后生子爲言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等深惟聖祖寶訓一句一字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以安不然徒借虛詞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甯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疏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內計出判光州時兄憲成遡源性道天下學士多宗師之因從兄參驗身心猶欣然以爲靡當憲成使認自家允成曰間者吾省吾矣思爲天下第一流人情則近狂比按其實尙硜硜也性復近狷竊恐兩無成耳憲成以中行進之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我何跂焉特自審膏肓將在粗耳憲成謂粗最近真由粗覓真則中行不遠且狂是習情狷亦習性若真性情兩者何有從此究極便識自家譬之親承孔

孟卽五百尤雄。當之靡之。彼魔雖厲。見睨消也。允成慨然曰。命之矣。夫子之稱中行。以正喚醒狂狷。夢寐半生。蘧焉大覺於阿兄當下也。厥後義學既遂。恆謂吾輩一舉事出言。須從太虛起念。若旁出陰陽五行。則猶形與景逐耳。或有疑者。曉之曰。使於本真得定。不妨六虛周流。不然於此模糊。便思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慙自失性命。且以誤天下蒼生。又鄉愿之纂理學。直將弑逆萌芽佈人心。備使天下滋蔓。不覺下此。則天崩地折。無少關係。在縉紳則明哲保身。在布衣則傳食諸侯而已。其持論如此。偶得楊龜山故址於東林。請於其兄爲築廬結社。四方風趨雲就。訂其會講。皆以顧氏叔季爲秦王功臣云。允成孝友得之天性。家居色養。曲當父母心。痛父之不逮祿。時時與其兄語及交相泣也。事諸兄尤恭謹。嚴取予。不少假借。平居布衣蔬食。角巾徒步。又倣儻好施。歲饑輒分半廩以賑。所交多名碩。與同志處。虛含平坦。恂恂不言。而令人意消。至於論臧否。策成敗。初以駁人。久之若持左契。故錢起莘曰。允成有眼高存之。曰。允成真除魔手。嫋於書削。卽數語寒儉。或游戲筆墨。具有關鍵意趣。居恆尤好靜。終日據梧手一編。竟業而後易之。然讀書不苟。櫛字比彷彿。意象氤氳而止。獨念天下多故。見諸司章奏。百氏微言。有關廟社者。輒諷誦不置。嘗輯朱紫陽無極王霸諸辨。冀以覺世。又竝其論治者爲編。南粵布衣翟從先。欲上書訟都御史李見羅冤於朝。尤成力從鬼之代爲疏。章病革。語憲成曰。吾第凝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吾天機。若攏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乾坤。非我與也。斯已了然於易簀之頃。去身世如屣。脫卒之前三日。有大星隕於居傍。至期。自謂張睢陽。且至。家人都從空中聞鸞鶴聲。年五十有四。所著有

小辨齋集

史官曰
閱

高攀龍傳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自幼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萬曆十年壬午舉於鄉居嗣母憂內戊丁亥顧憲成方講學聽之甚喜卽曰學將爲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卽身卽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憂服闋選授行人自盟曰吾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疏上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嘗論河東粹言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又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樞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降雜職尋調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著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

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學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繩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藝集諸子要語刊示之三月覓差歸至漳謁李見羅李謂旣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真有無所事事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統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產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閉關趺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諸子爲貫通於孟子爲集義所生於顏子爲不忒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庚申光宗卽位廢臣以次起用召拜光祿寺丞天啓改元辛酉進光祿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聞於前尋卽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除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

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上怒使重處大學士葉向高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得奪俸時魏忠賢尙未大肆轉大理少卿進大僕卿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謂驗冀有感動向高留之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植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吏尚書張問達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註抵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亡何晉刑部侍郎趨還朝時趙南星爲吏尚書給事中魏大中首吏垣相約一以掩非其類內外懷懼顧忠賢已用事魏廣微結爲族入閣初對衆猶諱之忠賢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爲非一日講筵後忠賢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礙手惟閣臣未幾忠賢爲副都御史楊漣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頗內懼謀於廣微謂必去向高乃可因求其歸陽慰諭迫以不堪乃行始無所憚總憲缺衆議楊漣署事忠賢不允議馮從吾爲代久之卒用攀龍旣入臺首糾御史崔呈秀之貪奪官勘贓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都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畔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向高深得此意未幾攀龍告歸

旋革職爲民。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楊漣。魏大中等十餘人。趙南星謫戍。欲并坐攀龍。會有力解者。得免。六年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爲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旅。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口。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屏。奔池畔。則赴水死矣。年六十五。鄰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類日成殮。面色如生。其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爲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崇禎改元。忠賢伏誅。餘以次湔掃。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憲。庶一子讀書國子監。



明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四

名臣傳

史官論曰。余讀書至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未嘗不慨慕帝世之盛也。天惟純佑。福主福臣。賢才輩出。其大者昌明渾厚。穆穆迓衡。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其小者亦靖共持重。愷悌敦敏。效一官一方。以自見。智名勇功。史不勝書。於乎盛矣。明自高文之世。武功最贊。制科薦辟。文學聿興。沿至仁、宣。卷阿翻羽。相得益彰。章凡薪樵於先朝者。蔚爲名臣。憲、孝之際。號稱治平。賢相企踵。六官之長。罔非民譽。明之得人。於斯爲盛世。穆以後。進舍日煩。人才漸駁。而議禮考文之臣。多出焉。詩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皆紀元首股肱。相得成功之著者也。君子覽茲。而明之人才。思過半矣。

章溢附子 存道傳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始生。晉如鐘。父遇。疑爲不祥。幾棄不舉。成童。嶷然莊重。諸兄應筭。頗爲儕類。侵苦。溢忿然曰。彼弱我耳。我不自勵。豈男子耶。乃往受事。衆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學嘗曰。吾聞古

人主躬行章句之習非其所屑故器宇夷曠而於是皆毅然折衷於理以身從之聞金華爲文獻邦出
諸訪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語悅之不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溢忽心動力辭歸則父病革越八日
逝矣壬辰蘄黃寇起犯龍泉從子存仁爲寇所執溢奮曰吾兄止此子不可使無後冒刀出謂賊曰兒幼
無所知卽殺兒吾願代之賊素聞其名及得大喜縱存仁歸乃坐溢上坐問計溢曰吾有良策使諸公首
領俱全父母妻子^母相保賊曰何如溢曰莫若釋兵戎而歸農賊怒繫之柱以刀礪其頸曰不降且死溢
正色不爲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卽死何忍賊爲縮竟不殺夜給守者脫歸集里兵往擊卻之府判官乘
是以兵來欲盡誅詐誤者溢走說石抹宜孫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皆爲良民今
若翦屠失民望且資賊非計石抹宜孫善之卽檄無擅殺因留議軍事盡平屬縣上功授龍泉主簿辭不
受海寇起石抹宜孫移台州甯海民亦爲變應之犯台急檄溢爲援溢方退居得檄卽起集趨勇數百人
趨夾擊賊潰海寇亦遁去甯海饑豪民積穀閉籬溢言於石抹宜孫行縣賑之抵豪罪發其粟充用龍泉
饑亦閉籬溢私以己田易粟貸里人婉行勸分民受惠爲多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
民因遵惟賢來攻以甘心寶忽丁寶忽丁走溢與王剛叔召豪傑戰賊敗走之縣治遂復寶忽丁懼棄職
獲罪而愧溢等有功乃使人刺剛叔且及溢溢痛剛叔死言於府帥檄兵擊襲之寶忽丁遁去時處州盜
起行省移石抹宜孫分治處州溢謂之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宜孫曰惟君處之乃授千戶曹勝
安方略一戰降之以功授松陽尹復辭不受尋討麗水賊敗之賊首就縛復平土豪周天覺散其衆薦授

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至是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吾因以爲功名不祥。又力辭不受。歸結廬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己亥冬明兵克處州。溢避入閩。太祖束帛迎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擢僉營田司事。課江淮田稅籍有等。嘗有疾在告。上數視。小愈入謁。上望見喜甚。恆問左右。章溢康強否。左右對曰。溢念母邑未愈。卽日命歸省。賜金綺。浙東始設按察司。以爲僉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深入朝。及深出師溫州。復命還守處州。給餉無缺。漢平。設湖廣按察司。調溢往。入見。上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荆襄多廢地。建議分屯田。上善之。鎮撫回回。估勢作威。輕重人罪。廉得狀。坐以法。河南按察使宋思顏等有罪。辭連溢。上遣劉基諭曰。予素知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深入閩。陷沒處州。震動改溢。浙東副使鎮之。比至山寨。多叛。乃宣布詔旨。勒兵誅首叛者。餘皆帖然。尋處兵悉發戍浦城。而慶元寇亂。乃召故所部義兵禦走之上。以長子存道提兵爲游擊。溢謂父子相統非制。請罷。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鎮靜疆場。顧效他人嫌疑耶。浦城軍乏食。上命李文忠至與溢計之。文忠欲運糧處州。溢曰。不便。今軍中所掠糧甚多。請俱入官。均結償以直食。乃足。時建甯守將院德柔來歸。或疑其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圖自全。非詐也。時請以原官守之。擒斬蕪陽盜周瑞卿。通平陽瑞安之路。處州僉水軍隸軍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千戶專統之。又奏免山田之稅。時海賊入寇。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破擒略盡。會朱亮祖取溫州。軍中多掠子女。溢曰。此非將軍所宜。悉搜出還其家。海隅。

甯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方良苦俟平吳有後命吳平入朝令分兵征閩而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於邊其功不後諸將軍廷議征閩以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胡廷瑞自江西入溢密進曰二將二討固必勝而李文忠威信素馳閩若令從浦城取建甯此萬全計也上立詔從之時處州餉閩師歲加徵十倍皆以溢言從舊額溫州朱君達旣叛又請降奏戮之方造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均辦溢曰處限以峻嶺卽有木何從出力奏止之上卽皇帝位與劉基并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時廷臣多逢上意尙嚴溢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善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上爲震威上禮重溢嘗語溢曰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不宜早趨朝也先是上旣從溢議令文忠入閩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以從及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也初詔許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溢請故常爲叛者籍爲軍使北征而甯其勿叛者以示信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腐哉存道部浮海北行走京師聽進止上諭曰汝父宣勞爲多汝又北上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戊上黨尋移平陽洪武二年溢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宅親負土石感疾益深卒年五十六上憫悼親爲文祭之溢孝友父未葬而溢焚其間溢哭抱父柩火遽滅事母備極孝養二兄別居已久旣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之禮益田以供祀創義塾

立義阡諸可以譽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器局聳曠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宋濂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三年存道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守明昇將吳友仁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將軍湯和出塞至斷頭山戰不利死之

史官曰章溢未遇高皇時屢平劇賊衛鄉里威望已行於江東矣及帝以儒術召而父子戮力出入括蒼閩海間招撫伐叛以武功顯儒者固不可測如是哉迹其始終部署俱江東子弟溢孝友過人孚於鄉曲不忍以子弟肝膽易富貴此一念可儒可將宜其得人心而成大業也

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有大志博涉經史滿心濂洛之學尤邃於易爲文純雅疏鬯舉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高節書院長元末四方兵起郡當其衝屢以策干守將不見聽乙未太祖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郭迎見上狀貌喜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神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旣而聘基濬溢琛至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敢爲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逾於安命爲守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知饒州寬賦省徭招徠

流亡民告悅服。乙巳信州賊蕭明攻城急。與千戶宋炳協拒守。登城反復諭賊。賊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會援兵至。賊大敗去。諸將怒。請屠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明年入朝。民爲立祠祀。吳元年。置翰林院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試如卿言。夫邪說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因賜門聯旌之。時御史有言安隱過者。上曰。汝何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尋出爲江西參政。安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經裁定。安有二子。昱、晨。晨爲浙江按察使。貪信用輕薄小吏。上并昱責之。其家四十餘人。皆發戍州。司逼索。安繩妻陳裏帛入見。上問。媪爲誰。具以對。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二子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發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上曰。曷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曰。朕渡江之初。安首陳幾務。先後蒙涉諸艱。功在鼎。家人所犯。卽盡赦之。安前妻喻名德。常賢著聞。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要母同行。母不可。喻曰。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託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熟。得以移居。免難。人服其先見云。史官曰。陶安杖馬箚立軍門。渡江數言。開招形勢。何以要敬輓輶之說。鄧禹初見蕭王數語。也可謂壯士。屢守江州。修扞著績。天下既定。稽古禮文之事。皆取給焉。無雙之譽不虛耳。

唐鐸嚴震直韓宜可羅復仁傳

唐鐸鳳陽人。自庚子從攻江州。洪武二年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句。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尚書。初立詹事院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仕已而改院爲府。復超爲詹事食尚書祿。尋致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謀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鐸重厚慎密。靖廉不妄取予。太祖初起兵時。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鐸。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典宥弗罪。奸人忌徽。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愚鐸。昧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之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有器量。貌魁岸。性誠實。不善讀書。長於算數。太祖起民間。知輸糧苦。有司奸吏多索詐。洪武四年令東南歲入田賦額萬石。一家主之。不入於官。而集於鄉。自爲徵督。給勑合運入京。及江北諸郡。謂之糧長。既久。法壞多生事。郡縣官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有行誼者主其事。於湖州得震直。清潔自厲。二十年無纖芥可指。名譽爲列郡最。以布衣授布政司參議。留中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改戶部

郎中考實江西賦稅二十四年賜第於崇禮街復其家明年陞工部右侍郎六月拜尚書時營建方殷綜理周密以夫六十萬開臘脂河事辦繼奉命集天下工伎二十三萬有奇請戶役一人父兄弟不相緣計煩簡更定班次人皆便之里人有訐其弟姪不法事命震直自按理無所徇上并宥之二十七年以事降御史凡囚有誣枉力辯之多獲寬貸它御史劾其傲且私留鄉人在署飲上曰此舊尚書也小事何足論不聽廣西龍州趙宗壽恃險恣橫潛通安南奉使往諭入其王城開示利害甚悉皆悚息聽命凡所餽獻皆卻不受并奏減廣東西行鹽之半直接運法以通鹽販商民使之桂林河渠廢塞者因故道浚五十里導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海北江曰湘自洞庭達長江築隄治陡澗三十六旁通靈川千秋峻鏗象鼻口峯鑿灘磈以通舟車之路西人紀謂秦史祿漢馬援及震直古今爲三人云上聞喜曰老嚴成此巨功朕任得人矣又均徭賦振風俗懲貪殘慎刑獄征南之兵需牛數千頭皆取諸民請給鈔償其價大師兵不戢及靖江王府人爲民害奏劾之獠民嘯集移檄撫安邊徼以甯廣惡少父子冒法子匿而父出誣其子宗仁及壻莫瀾將自脫事未白守仁瘐死奏爲特誅惡少父子而釋其壻三十年還起遷右都御史兩淮民食鹽逋稅罪至數百人奏釋之上嘗召其三子宗禮等入見曰都御史有進兒福未艾也以救御史李斌降御史八月陞工部尚書奏工役贖還家者四萬五千人十一月重建太學指揮李忠奏役徒死者當戶丁以代凡四萬餘人與詰難緩其事後悉遇赦免念起自耽庶自拜官及超轉控辭屢辭不敢升斗被詔蠲其家徭役力辭降御史不敢居賜第遷家隘巷致仕居西塞山中太宗卽位召入宣諭山西九月

至澤州卒。孫杰、文梁並成進士。杰御史，文梁主事。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末御史辟爲掾不應洪武初以歲貢薦授本縣教諭轉楚府錄事十年拜御史持風紀甚振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甯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方宴語直前長跪出彈文勗三人險僥倅怙寵反側請斬首謝天下上怒曰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獄尋出之三人釋不問然上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時重外臺之選擢江西按察僉事方中都役作凡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諭發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罪不問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論合律從之十三年甯等皆坐死歸朝上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獨不受且以爲非聖人舊典尙書言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違濫不可則罰及妻子何居豈以夫榮享其樂既坐當坐罰陛下一怒而羣臣家屬不問罪之大小皆不能保恐非聖明所宜有上是之著爲令後坐事將刑正天朗忽震雷遶殿上驚曰非枉此人乎雷即息趣免又上封事二十餘上皆嘉納之未幾罷歸復召還京命撰鍾山大江文諭日本烏蠻詔堯舜禹湯傳賢論皆稱旨除山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二十三年薦起雲南參政尋陞左副都御史以鋤奸顯忠爲己任百僚震肅未幾卒官時大星墜地櫨馬皆驚以爲其應云生平靖厲可畏而緣情酌法要歸平恕上爲震使者屢矣

羅復仁吉水人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陳漢辟爲翰林編修遁迹去王寅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

上喜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府蠻書招袁臨吉贛諸郡諭降武昌擢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使山西曉臂擴鄆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遣金貝土物甚多卻之上聞益義之隨拜宏文館學士復仁性簡樸古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每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至操南音以對上頗呼爲老實羅而不名一日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內遇天壽節制水龍吟一闋以獻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陞辭賜大布衣題其韻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軍籍諸不便民事上憐其老留三月賜玉帶錦杖裘馬食具遣還未幾卒有玉堂唱和集子養蒙孫簡有傳

史官曰事英主者威福叵測惟正直忠厚爲可久明祖深知唐鐸之厚德心許宜可之快口而震直復仁時以老實呼之故數人久膺殊眷雖罹文法而獲免若才既不及而挾詐以御主心鮮不殆矣震直綜理周密多所建樹宜可風采嚴毅歷內外臺不吐剛茹柔又豈如鐸之才不逮德哉

王濂傳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好讀書知大義習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吏有謀策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嘆曰保宗族救民可也走穎毫說其軍帥使反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爲萬夫長歷官至工部尙書以其必無所成聞太祖克金陵乘間挈家南渡時李善長其婦兄也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遂詔爲執法官悉心詳讞務協於中全活者多丹陽令白齊應天知府王子謙其著也上深簡注進

中書員外郎出爲浙江僉事巡行郡縣貪墨姦民者擊去惟恐後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疏奏歷述災傷病民上爲罷征戍尋嬰疾休於家洪武三年卒年五十七上痛惜之每謂善長曰王濂識力真王佐材今舍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腹亦安所託後善長坐事上嘆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濂善或其論議或張目吐氣指畫方圓滾滾數千言不休臨大事神采精緊毅然不可奪好面折人過性和戎行多慈惠每以不殺進勸事親盡心力人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伯驥先卒仲佐篤學好古凡法書名畫多所鑒定善虞書以才爲鎮撫

史官曰聞

王嘉會傳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客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上海令康伯迂見其所作敬禮爲上賓時咨文章曰非欲飾吏治然非公不能洗發我心也以明經聘至京師太祖命賦詩作文稱旨除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裴穀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鬢髮鬻如正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憫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不許明年許之未行卒於官舍上聞嗟悼命給舟車還仍命所在官司祭之同時松江孫作先亦爲司業稱曰海濱二老

史官曰。闕

陳修傳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甲辰來歸。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省煩苛。復倫要。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如有一統之制作。上留心兵刑。數數講求。謂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密。乃進兵部郎中。選任將帥。條列兵制令。內外相維。兵農相資。遂爲定法。太祖卽大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出爲濟南知府。疏勤勵墾荒。有成效。居二年。詔書褒美。超拜吏部尚書。修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煩簡。與凡貴賤疎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賜黜陟之類。皆籌畫妥確。未幾卒於官職之者。莫能易。宣宗采其事載於五倫書。

史官曰。闕

杜穀傳

杜穀字致道。壺關人。質稟純明。學問融貫。通五經。尤深於易。心貌俱古。舉河東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陞臺州學正。西安儒學提舉。省院辟之。皆不就。歸授徒。學者爭從之。多感慨形於歌詠。自號太行樵者。學者稱爲南坡先生。洪武十三年。特徵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御書官。爵制諭以賜。每進見。講明治政。必以古先哲王爲範。一日。上曰。朕治天下。其於前代帝王何倣。李祐對曰。當倣唐太宗。上默然。穀對曰。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堯舜。上曰。我非敢當堯舜。卿等願效稷契。皋陶時。國學成。上咨穀誰可爲祭酒者。穀

舉滑縣宋訥卽徵訥爲祭酒甚當上心上每曰非老杜舉訥其何能教如此再幸其第累加賞賜親與
賡和尋以老疾懇辭給驛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瞬時集

史官曰

吳伯宗傳

吳伯宗本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父儀字明善元季鄉薦世稱東吳先生講學授徒多所成就尤深於春秋
著裨傳類編五倫辨義三書辭深密嘗言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壬辰寇起集鄉黨自保入明其太守
聘起之力辭卒伯宗十歲能文先達見者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舉洪武庚戌鄉試第一府判官
王黻夢城中迎狀元告人曰必吳子也明年辛亥中會試及廷對太祖親製策問詢以古帝王敬天勤民
之道伯宗條答稱旨果擢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伯宗儀觀儼恪應對明辨上甚喜賜袍笏冠帶授承直
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曆時胡惟庸方用事羅致庭臣入其黨伯宗亢直不爲屈惟庸中以
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并言惟庸專恣不可獨任上得奏卽召還使安南得方物以獻爲國子助教十
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之立就詞語峻潔上
常稱曰才子也賜織錦衣陞太常寺丞轉國子司業皆辭不拜忤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復召還爲檢討
壬戌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以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坐累復降檢討十七年坐文字進不以
時謫雲南卒伯宗博學能文詳雅不苟合屢獲謚無所悔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史官曰。明以制科取士。士亦以此自重。故得人於斯爲盛。凌轍至於季世。而采春華忘秋實。爲王、楊、盧、駱者。多不稱其行。制科遂爲天下詬。吳伯宗制科初開第一人也。驚才絕學。不呈身權相。首陳正心識意之說。其樹立何如哉。予故表而出之。爲取士權輿云。



明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四

名臣傳二

樂韶鳳、張智、崔亮、朱善、吳沈、劉仲質、翟善、滕毅、錢唐、任亨泰傳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乙未謁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授江西行省管句累任起居注給事中中書左司員外郎兵部侍郎六年拜本部尚書正月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并定賞罰各有差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編集大明日歷爲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韶鳳上所撰降祥貺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辭存規切八年與諸廷臣正中原雅音書成名曰洪武正韻攷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定以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復定登壇脫烏禮上之上命著爲令未幾以病免起國子司業十二年陞國子祭酒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韶鳳考據精詳上賜諭曰文廟之設以尊先師因之爲國學焉歷代以

之訓君嗣甚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爲表率朕命爾端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其毋怠忽以補於朕政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以羣臣多不職罷斥者甚多韶鳳因致仕以壽終兄弟皆知名於時曰暉以人材知開封府曰禮太常卿曰毅諸暨同知并知名韶鳳有友五人曰趙奎陳旭陳友王才魯文質並起畝澮奎體貌魁岸有才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加賞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壯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歷官都指揮使旭以從燕封雲陽伯友以平蠻封武平伯

張智字玄略延平人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不爲嬉戲正色端謹如老成人嘗侍父慨然曰采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卽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閩省機務授智同知新喻州辭居建陽洪武戊午以明經薦爲夷陵州學正凡九載艱歸起以尚書趙勉薦超拜禮部試左侍郎疏請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未幾實授是時諸儒多不稱任使至嬰顯僇上謂智等曰古人務學明體實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澤被天下朕擢用儒士布列百司而卒少見效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以聖賢之道自律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智請首行於太學從之尋奏定歲貢生員制語詳學校志壬申懿文太子薨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

官卽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履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尋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建文中進司業智儀容嚴肅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勵老而弗倦卒於官

崔亮字義夫藁城人元末爲省掾明兵來謁舊館授中書禮曹主事遷知濟南有善政洪武元年歷至禮部尚書詔定官員親屬冠服及隸卒軍士等制各有差三年朔旦以來日有黑子占者疑祭天不順禮所致詔亮議亮引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國朝前議闡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正祀日月星辰太歲爲備常上然後上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曰天子祭天陞自午陞祭社陞自子陞蓋社主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分東西立以避駕道其義不同上是之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皇太子親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親王稱曰皇太子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

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諸禮并定皇太子及羣臣賜坐殿上坐塾整制酌宋典爲損益其他請旗纛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孟及歲除凡五定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奠享俱允行又定大射禮儀定仁祖廟號請下太常祭告時國制草劄亮引證多據經典七年卒於□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善少聰穎十歲能文既壯以經學授徒兵變隱居以道學爲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太祖開設學校初以薦舉爲訓導尋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善居首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明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無愠色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幾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祖洞雲先生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考證以傳庶不墜先業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時方革元俗嚴中表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婚以故讐家訟或以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或兒女行立有司逼拆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已爲姑舅兩姨子彼爲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又如溫嶠娶姑之女呂榮公娶姨之女今此事甚多以致訟獄繁興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

情上是其言，遂弛其禁。十八年，校禮闈，進文淵閣大學士，嘗進講心箴於文華殿，奏言：致治在任人。今天下太平，惟選用賢才，以敷文治，惟留意焉。上曰：善。尋遘疾，賜告。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有金思誠爲上海令，博雅宏粹，少負文名。鮑恂字有孚，崇德人，博學篤行，所著有《大易傳義》、《西漢集全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俱年七十餘，廷薦思誠、恂等明經達治體，遣使徵之入見。上甚喜，賜坐顧問，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高不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蚤朝待日晏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恂等復固辭，聽還鄉。惟紳後至，以爲鄧縣教諭。

吳沈字濬仲，蘭谿人。父師道，字正傳，元禮部郎中，有文學。沈累辟爲學訓導，不就。太祖取婺州，改甯越府。王宗顯知府事，辟沈及朱廉、徐原主教事。洪武十二年，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謂修撰王蘶曰：「名旣誤，冒昧不更，是欺罔也。」告改正。上曰：「是誠恪人。」遂蒙眷遇，參謀議，尋以奏對錯誤，降編修。未幾，復待制。十四年，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非禮。沈駁之曰：國之大本，尊安得異？上是之。十五年，降渭源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尋晉東閣大學士，上將享太廟，致齊武英殿。謂沈等曰：「古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敬天，臣忠君子，孝親人，道立矣。」其摘古經傳類編三事爲書，書成，賜名《精誠錄》，沈爲撰序。十六年八月，進講後期，降侍書，改國子博士。時方興文事，沈獨謂兵不可廢。每云：「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武經則云：「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詞義》、《涉戎事者》，立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崑

山秦約見而歎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書也。十九年致仕。卒沈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愠色。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邱濬皆主其說。并欲去謚。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博通經史。洪武初爲宜春訓導。薦入京。奏對稱旨。擢翰林典籍。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驟拜禮部尙書。太祖諭之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敍。其功參乎天地。其令天下郡縣學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丁巳上謂仲質曰。國學新成。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上曰。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祀孔子入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遂拜。朕深服其明斷。不惑左右之言。朕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尊。仲質乃與定議。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列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上從之。尋命條學規梓行。賜師生進華蓋殿大學士。未幾。坐事降御史。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爲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爲人云。

翟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貢入國學。有聲。授吏部文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吏尙書詹徽伏誅。以善署部事。勤慎稱旨。特陞本部侍郎。仍署事。會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舉凡設官分職之類。編爲書。名諸司

職掌二十八年實授一日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莫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多合上心上每曰善朕良佐哉命工部爲善營第於秦興善辭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不忍奪人以自益況未有所報稱何敢當上喜曰有官居鼎輦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故成籍上欲免之善頓首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免歸

滕毅不知何許人元末兵亂流寓江南乙巳太祖征吳以儒士入見言事稱旨留徐達幕下尋拜起居注命毅同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皇隋煬所行事以進上曰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而惡尤以儆惕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喪亂之由以爲戒耳又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講說經史甚見眷遇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命毅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周頤等定律令毅於湖廣務存寬大於休養爲急民多宜之洪武元年超拜吏部尙書六卿初設一切選除考課皆毅與省臺官裁定不激不隨人稱得體二年出爲江西參政卒於官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稱旨授刑部尙書二年詔春秋孔子釋奠於國學遣使降香於曲阜每仲月上丁致祭京師而令天下府州縣不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事天下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祀如故上以孟子有視君寇讐語嫌之欲節略其書并議廢配饗懸法曰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唐極言孟子言仁義得聖道不可廢祀袒胸受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懲幸射不洞胸命太醫療之時已撤主復之得不廢一日召講

虞書陞立而對。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踞。又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上怒。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以老乞致仕。不許。尋坐憲忤。謫判壽州。亨於官任亨泰。襄陽人。貢入太學。洪武十八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陞少詹事。二十七年擢禮部尙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食之。不愈。乃殺三歲子以禱祭。有司以聞。上怒曰。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杖一百。戍海南。命亨泰等定旌表例。亨泰議。凡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割肝臍冰者聽。不在旌表之例。從之。詔定蔡氏書傳。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亨泰與焉。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二十八年秦王棟薨。詔定喪禮。亨泰奏喪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享。暫輟朝一日。因議世子襲爵禮。爾其集議以聞。亨泰議。凡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爲王。則玄冠衰絰喪服以承詔。事畢反喪服。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又議大臣犯重罪。雖蒙恩宥。不得列本班。必少加降抑。示勸懲。上命列九品班後。請罷朝參賜食。先是。每旦視朝御門殿。公侯一品官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於門外。五品以下官於丹墀。叩頭皆坐。光祿以次設饌。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亨泰以事煩。請罷從之。十一月。將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命亨泰同御史嚴震直往諭之。國王日焜以壯貌磊落。議論英發。敬禮之。明年使還。上聞。市蟹人爲僕。降御史尋免。

史官曰。明祖投戈講藝。延見儒士。惟恐不及。士之一技鳴者。皆得論難侃侃於天子之廷。樂韶鳳、崔亮諸臣。皆議禮制度考文之選也。雖庶事草創。比於叔孫之縣叢。與張蒼之章程。規摹弘遠矣。

周禎傳

周禎字文典江甯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間庚子平漢以薦擢授江西僉事吳元年入爲大理寺丞尋進卿詔禎同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令洪武元年設六部拜刑部尙書尋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省出爲參政開省之初經理曲盡奏旌香山縣丞沖敬能集流移寇至敬率民捍禦以勞死雷州同知余騏孫開設府治增築海隄揭陽縣丞許德闢公署核田畝廉州知府脫因招徠流民農多復業惠州知府萬迪興廢舉墜不受私謁乳原知縣張安仁創城池立學校撫綏流徒清遠知縣李鐸勤政興學歸善知縣木寅剏立廟宇長於撫恤由是有司競勸嶺表以安而廣東大治會下詔開科舉禎奏應聘名儒司考事從之二年刑部尙書世家寶坐黜復召禎代多行寬政三年致仕去

史官曰闕

端復初傳

端復初字以善先賢子貢之後以亂遷溧水爲溧水人生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兵亂袖策言時政無能用者欲歸溧水道絕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明兵取金華常遇春聘爲幕官辭去薦於朝召爲徽州經歷均田賦定科徭闢官舍政績大著遷吉州府通判俗尙譖訐教誡殷勤民不忍梗尋擢磨勘司丞凡泉粟刑法物貨句稽精密陞爲令俄僚屬皆以貪敗磔東市惟復初以清白稱超拜刑部尙書按律持以平恕以杭州馬甲飛糧事逮繫者百餘人詔往勘分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參驗同多者情真否則僞

郡守以下皆服罪。洪武壬子出爲湖廣參政。亂後土廣民稀。多方體綏。民復業者蠲其賦。事皆豫計。時設官多闕。復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稱得人事。舉民得以安。召還疾卒。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腳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學士朱升謂復初爲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笑世事似辯士。而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世稱實錄。子仁字孝父。義字孝思。皆以儒士起家。仁翰林侍講。義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人所服。朝鮮名其所居館曰雙清。

史官曰。闕

劉敏傳

劉敏。肅甯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織蘆席鬻以奉母。人或瞰亡以青磁瓦器遺其家者。懸於梁。候其人復來。竟還之。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沒官女歸於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事母子之事。何預他人。及奸雄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識。時與茹連皆爲上所知。十二年擢工部侍郎。勤於其職。十三年改刑部。詳獄明允。賜以誥。有善治國者必擇仁人。刑期於無刑之語。十四年出爲徽州府同知。尋卒於官。

史官曰。闕

彭通傳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少孤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上親試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遜爲勿如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寘左右俾應制公詩思敏給上稱之賞賜預宋濂醉學士廣和之列九年於力微等十六人偕轉御史巡京郡薦達賢能掊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以金帛賂力辭不可遂欲上聞乃已陞山西參政廉出河東運司官匿羨莫於法賜寶鑑旌之吳印本僧也官方伯以材辯受上知嘗譖殺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直數其罪且斥辱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爲人恭謹外柔而內剛直爲政不事皦察然所舉刺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

史官曰闕

范常傳

范常字子權濰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嗜學淹貫古今彝粹無競篤於行義太祖克潁召見問曰天下惡乎定常曰常聞之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今四海擾亂民餽餽懼不保主公能以除亂救民爲心不妄擄戮燔燒俾令安堵內揀精銳半從軍半乘城擇寬厚長者牧守之使得耕守不爲他盜攻劫則四方之人雲合霧集天下不足定也上悅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暴橫擾民言於上曰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公當有以處之上卽召諸將切責凡軍被驅婦女悉遣還民大悅上間與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兵興宜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簡閱爲伍各設長貳典司之耕

作隙則習肄毋懈事平之日聽其爲農如此則兵無坐食而不訕於用一日上以羣雄未一命常爲辭請於天稱上意尋命典兵贍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預謀議命爲太平知府募民種藝時兵亂後乏穀種官廩貯穀數千石請悉發貸民熟則收之秋大稔公私充初興學校民甚安之召入爲侍議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直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蹟上之洪武元年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禮樂之事多委之嘗賜坐賦詩上覽笑曰老范詩質樸而無華類其爲人遷起居注足疾累在告賜安車出入尋允致仕御製詩四章褒獎之賜宅於太平門遂家焉常自號瑤琊山人或曰山人隱者之稱今君朝夕天子左右奈何用此驅然曰士各有志吾今雖忝列侍從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犬馬之齒且益衰暮天子倘賜矜憐首邱之願可以終遂山人之稱固其志也未幾卒子組行修潔官至雲南參政從子震材武立戰功累官都督僉事

史官曰

汪叡傳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能詩文元末應鄉舉不售會兵亂與其弟同集義旅協官兵復饒州元以同爲餘干州同知叡爲浮梁州同知叡辭歸其帥固留之對曰叡本儒生不通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於此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養親教子其素心也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遂得歸事親至孝連內外艱廬墓明兵下婺源同方率兵爭鄱陽不克亡走西湖朝疑之錄叡及妻程子淵存爲質會同爲周所殺

釋之授安慶稅使壬寅奏事還京安慶城陷於漢妻子竄入山谷復安慶令舊任尋與詹同隨軍參贊以肺疾辭歸尋從王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調入閩越浹歲又以疾辭歸臥病教授鄉里子弟有白謙者濱梁人壬寅來爲宰廉公有威彊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來犯城陷自遇害収爲擇地葬之洪武甲子召入京命釋西伯勘黎簋發明詳盡稱旨敕備顧問侍東宮授左春坊左司直郎與朱善劉三吾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太祖憫其年老賜朝房以居續製薰風南來諸詩皆見褒賞當春夏時有罪至死者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輒允奏曰此發於真懇非他徼名市恩者比恆稱曰善人善人再踰年丙寅力請歸允之將行上御奉天門敕中使宣召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起對曰未知曰昨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若光陰有限今旣言歸若雖嬰喘病恆見負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毒之徵若之心事朕所深知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但若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好善之心今若還鄉郡邑官勢須來見當閉門筆之於東俾僉輩示之曰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其敢自速厥戾如是不亦善乎収頓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敢不欽佩毋負上心明日行送車數百輛觀者莫不歎嗟以爲榮遇生平和而純莊而毅默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期中道所爲文章深厚古雅賦頌詩歌要歸醇於正名潛溪集卒年七十九

史官曰聞

黃哲傳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幼孤刻苦讀書通五經能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辭家度庾嶺過吳楚燕齊間一時英豪皆與遊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嘆二人喟曰君才如白雪如寡和何名大噪太祖駐金陵建國吳拜哲翰林侍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懿文太子甚重之屢應制賦詩稱旨大見嘉賞尋奉使青徐諭諸反側以事出知東阿皆隸初以儒士易之公剖決如流一邑帖服歲大旱哲齋戒徒跣暴烈日中甘澍應祈民驅呼曰此黃公雨也浪溪有怪物恆出沒竊人唱哲爲文禱於神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人稱其誠感時亂後民多流徙聞哲善政復業者數千人辛亥遷東平通判是歲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浚哲董其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乃故元覆轍可永戒毋貪目前事遂寢尋上書陳時務數十事上怒其狂會山東行省奏哲捐俸修先聖廟築河隄有成績上乃釋不問未幾乞歸有司請領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以東平事詿誤竟死於法哲始北上舟行倚篷聽雪嘗自詫曰天下奇音雅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構軒曰聽雪篷學者稱爲雪篷先生

史官曰
國

程麒傳

程麒字國祥定遠人負英氣多謀略上在臨濠引兵趨定遠之汎河初縣大姓陳氏與麒謀拓健兒屯守

挾縣尹爲帥自固。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走。麟獨扶尹來降。上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麟獨降，非有識者不能留與飲食籌征討之事。密謀曲算當上意，禮遇甚隆。既取滁州，擢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兼掌晨昏，歷以指將帥之失伍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始事之初，惟兵食最急，仍命護滁州倉，既度江克太平，開江南行中書省，徵還陞爲郎中。是時上左右唯麒及善長，凡政令軍餉羽檄，皆二人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遷參議。戊戌冬，上親征婺州，署中書省事。方寄心膂委任，俄病卒。上親爲文，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直至葬所視其窓，始還。子驥，備宿衛，命就儒師學。上親訓督尋爲管軍千戶。大兵征漢鄂定襄沔，下吳興，俱從征，有功。上卽帝位，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平中原，陞指揮使。世襲滕州。段士雄反，驥帥師討平之。倭寇浙江，率浙江太倉諸軍征之，捕斬過當。進僉大都督府事。

史官曰：闕

王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進士。洪武二十六年，爲廣東參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止之，有持部檄來徵舵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民苦之。溥親臨揀閱，十取八九。先是行海，運多漂沒，民不勝困。溥自臨庾嶺，偏觀險易，命有司鑿石填澗，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賴焉。時兵起無糧，無籍，軍司恣甚。溥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概起取賦稅，從何出耶？」遂入奏。上是之，停取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送以布衣。弟至，告其實。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命還之，隨遣弟歸。

及奏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簡無重衣庖無食饌爲胥吏龐庸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寮屬餽贍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卒年三十六廣人惜之

史官曰閼

王敏傳

王敏字進德浙甯海人爲諸生有同舍生能文往叩之其人以年少固斬不以告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恆人家貧好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讀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獨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目攝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歎步卽皆畏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試高等時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得太原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敏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牀幃婦人偏室酒酣內其中鑰門以去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廢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紙敏一揖辭父老卽行無毫髮私受諸生罪發多誅死敏獨得免尋監收嘉興糧以舟運輸蜀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敏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事天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敏所部

舟獨無虞。還拜御史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卒於家。年三十一。敏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居家孝友。兄蘊德爲燕府紀善師事之。終身不懈。弟琦能文章謹操守有名。金華胡翰嘗與宋濂論獨行事。自言於衡得一人曰汪璡。璡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卒於窮死。然其議論卓犖不凡。而敏亦每稱璡爲人。蓋其操持如此。

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先鞬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舉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卽誣以鈔法。莫敢誰何。同廉得實。捕之。悉械繁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於亮祖之兄弟。善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以他事笞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訟。先聞上方委亮祖兵事。又深惡梗者。卽命使殺同。同奏亦至上。始悟。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鲠風。特遣使馳宥之。二使同日至。同已死。民悼惜之上。知之悔。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於妻子同粗櫬。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求同寬釋。同曰。徐公亦欲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同死後。民多奉其主於

家出入輒告有事卜之響驗人咸以爲神云。

史官曰閻

郭資傳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真曉練錢穀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上言弊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燕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餉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太宗卽位陞戶部尚書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七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資調度仁宗卽位念其舊勞淳有寵賚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敕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輟部務明年復召入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資矢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資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莊平伯金濂沐陽伯

明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四

名臣傳三

黃淮傳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丁丑進士爲中書舍人建文四年燕兵渡江淮同衆官歸順太宗卽位坐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縉及淮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寢卽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數日令入內閣專掌制敕旣又選五人與共事名直文淵閣是秋陞編修進侍讀立東宮陞左庶子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太孫立又兼輔太孫六年命塞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太子仁厚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明年上北狩又明年上征虜長沙妖人李法良反皇太子遣豐城侯彬討之漢王忌沮太子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旣而法良就擒十一年上再北征淮復留守漢王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十二年坐淮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仁宗卽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尙書大學士如故支三俸辭尙書俸仁宗大漸皇太

子在南京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洶洶淮與楊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候皇太子至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佐二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固請歸時淮父卒賜葬襄事入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淮至上喜寵錫有加八年禮部會試貢士命淮與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十年宣宗崩淮奔喪留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永樂初黨獄大起南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戌法淮言不可九年時虜酋阿魯台歸款請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聽其約束欲朝廷出誓詞鑄金定集諸酋磨酒中飲爲盟衆議且從之淮曰古言外夷狼子野心黨勢分則易制一心力則難圖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善淮言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輩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賜大寶法王玉章示淮璞淮言朝廷賜外夷用敕命廣運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從其言

史官曰黃淮神識洞朗健力峻拔有古社稷臣之風纔脫繩紱不一二年遂屏跡丘園計淮園土十年家食二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旣難罹廣亦蠭滅胡儼早休惟士奇秉鈞最久榮謀幄最密是皆有幸不幸焉說者謂方孝孺之誅蘇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淮而祭酒劉益謂淮好營毀同列約之始進弗端百善莫贖淮之蒙詬不亦宜乎

蹇義夏原吉傳

蹇義字宜之初名璿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太祖顧義問汝蹇叔後乎頓首

謝不敢上喜卽書義字賜之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朕且用義延文皇帝卽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太宗卽位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紈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得洪武之舊義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其忠實從其言或遂諧義不忘建文上不聽永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義往導意太子尤愛重之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不動聲色事賴以濟九年與夏原吉同滿考賜宴敕獎諭十七年外艱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楊士奇訟繫錦衣衛獄尋釋仁宗卽位預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義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義及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淮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而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制塞忠貞印賜之義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腸楊士奇謂義勿過思義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患上嘗笑曰義士奇言皆是楊榮或詆義語聞上上不直矣義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義時議赦交趾義及夏原吉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義薦伏伯安楊士奇語夏原吉以伯安不可使義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

信任原吉比召諸大臣入議義竟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義亦不以二人爲異已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曰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尙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保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甯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璉代爲尙書又賜義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義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義生日賜鈔萬馬一英宗卽位日義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口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於正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子二英、荃皆尙寶司丞太宗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十六年吏部尙書四人義及郭璉、王直、王翹而何文淵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晏最久十四年

夏原吉字維誥湘陰人洪武中以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尙書郁新奇之與商榷諸司事劉郎中者忌之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尙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尙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尙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尙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

棄市。建文皇帝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太宗卽位，轉左。或言原吉爲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行視水道，僉都御史俞士吉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之。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縣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深闊，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矣。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於原吉。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原吉旦入朝，獨近

展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原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還京尋命侍太孫周行鄉落取
齋秦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寔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
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
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
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
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
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原吉語移時
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
之西番大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
過侍郎楊勑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北征原吉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
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原吉繫所呼之哭曰楊
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
南京少蘇民困仁宗卽位復原吉戶部尙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
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尙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
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手敕樹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

大臣密議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霑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宣宗卽位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之原吉亦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徵教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三年賜範金銀印曰舍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原吉老敕輶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是冬從閱武郊外原吉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以宜贈伯楊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廉德不報廉怨不釋其盡財賦以愛人節用爲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雖悃愞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爲君子長者呂震嘗於上前短其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成功陳瑄於太宗初欲殺之後原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塞夏齊名塞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太宗時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叶俞可否期於濟國三十一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屢監修太祖太宗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學士解縉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

者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然於建文事多曲護失實又寶訓十五卷原吉治水東南有功吳人戶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忱治之幾十餘年又壞景泰中侍郎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侍郎徐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尚書李充嗣又治之

史官曰塞夏逮事六朝爲高皇養成人才所謂敷求輔後者也義質實簡厚無智名勇功而左右盈國潛多啓沃每事推讓有虛懷慎之風焉原吉外總六曹內參機務文帝方之玄齡東南水利至今賴之才巨而濟以含弘誠大受之君子也天佑人國壽者充廷斯仁宜所以致治歟

張紈傳

張紈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著名紈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皇太子器重之十二年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擇守臣改右參政陞辭上製詩二章以賜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廟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紈裁定夷民爭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年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敕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莫輯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略見焉當時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是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列上千載亡異吁今不然道善勿從縱欲如流朕起寒微出望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人爲善從者罕焉何其艱哉西平既平爾紈撫守實先今五年矣言出則蠻方耳入今布則人信心孚功出九州十二牧上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紈治雲南既有

次第乃設廟學立功麻錄上敕諭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具六體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烈必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大兵西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既奠定之後神機妙算出自上裁有詔有敕或諭大將或諭守臣幕下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臣紂謹按故事再拜錄藏於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於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逸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二十六年再朝褒賜如前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新立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紂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喜曰此用世才也奏第一授吳府審理副太宗旣立仍其官因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紂與其數旣迎附赦爲尚書如故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召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紂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史官曰閩

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宛平人遨遊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其先爲恩縣人恩古貝州也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太祖初擢用單縣儒士張甯甯薦倫徵爲贊善大夫事懿文太子陳說多

長厚語。太祖聞而善之。洪武十八年。陞左春坊大學士。東宮薨。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右參政。盡心民事。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上封事數千言。多當上意。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葛伯衡。太祖立召伯衡爲陝西參議。三十年。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太孫憐其老。賜道里費。行過成都。蜀獻王深重之。賦詩八章。至滇作養成。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文皇帝卽位。以東宮舊臣召還。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扁。及櫈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預。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初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勅都御史袁泰疏。泰恨縉中傷縉。上令縉十年讀書來京擢用。未及期。上崩。縉赴臨。有司嫉之。謂非詔旨。謫縉河州衛吏。倫於縉善。左右之。得詔還爲翰林待詔。倫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燕兵至。倫年八十餘。致仕出京。悒悒多疾。數日卒。

史官曰。闕

解縉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大庖西上。封事論時政。劉切萬言。其略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旣無偏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旣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

刑也。甯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鈔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一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閹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牘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係。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時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伏見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棄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

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刻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錦銖。置奸明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處。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閭閻。闢下愚者。朝捐刀鋸。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袞襦巍峩。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詢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然也。所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真僞莫明。卽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益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又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

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澗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驥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有何取夫節義哉尙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內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之上顧數稱奇才兵部尙書沈縉忌縉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上縉在臺常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善長冤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効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縉又時時敢直言竟作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之召對便殿慰諭賜錦曰汝歸益讀書益盡心古人後十年來未晚也又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進所學然猶命修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留中歸家八年太祖崩來奔喪有司勅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遂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

林爲待詔。燕王渡江。縉與胡廣等迎出金川門。燕王大喜。及卽位。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入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驕。嘗笞人。左順門下。縉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退。永樂初。重修高廟實錄。充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寵甚。信用賞賚。輒與六卿等當。時儲位未定。上密詢縉。縉言。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喻。遂冊仁宗爲皇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泄。邱福等誇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參議。李至剛奏其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瞰上出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死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爲通政尋。亦謫遠郡。初。太宗寵信之。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之。曰。汝疏其人品。縉實封對。以爲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治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粗儉之心。奏上。太宗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仁宗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

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非狂士因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縉
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
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
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輒輒率與
之無倦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長於敍事詩豪宕豐贍其教
學者恆曰甯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先是燕兵逼都城縉與胡廣金幼孜黃淮胡
儼楊士奇周是修約死難是修死縉與衆迎太宗入後縉爲是修作傳乃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
父作傳耶當是時胡廣頗有聲望金川將啓縉使人覬廣見廣如廁回問家人餽豬否縉知之笑曰一豬
不捨肯捨性命耶遂決策迎太宗

史官曰太祖納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元臣親如善長貴如惟庸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
震罔不懼備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逆鱗無顧忌而大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規模
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者卒罹讒口莫之與白悲夫跡其聞豬易
盟作傳戲謔縉之狂笑其解諸

胡儼傳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明年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

檢爲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親。改餘干。著爲令。建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心存撫字。政尚寬平。蠲逋賑乏。除虎驅蝗。表祀循良。歷有惠績。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燕兵已渡江矣。太宗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欽天監官言。儼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解縉又薦之。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儼每承顧問。應對從容。至論成敗得失之故。必反復明切。上爲傾聽。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敷時急務。儼持論少懶。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出內閣。儼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鎮密謹敕。上下無間。嘗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太子賓客致仕。復其子孫。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敦尚思義。時諸生託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申論得免。儼旣出內閣。雖不復預機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皆推儼列總裁。歸田後。乞修白鹿書院。及春秋祀許遜。章丹家食二十餘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閒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師禮。然終日言不及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審度情理。務求相安。羣倫中有不如意。卽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敬愛之。其資急朴諒。問學該博。凡天文地理。歷律醫卜。皆通其說。文章簡質。不事辭藻。晚年沈潛性理。充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焉。

史官曰胡儼端諒持正頗好直言嗟夫三代之遺莫行於叔季也跡其平生絕少奇策異能而樸重無佻習師道臣道兩盡之矣噫儼蓋急流中勇退人也舊稱儼爲祭酒太宗亦寵之公卿莫不加嚴憚士由太學出卽至巍顯無不執弟子禮惟謹可以知儼矣

況鍾傳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員事禮部尙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鍾薦右中允張宗連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連不意爲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連乎卽日陞宗連大理寺丞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鍾知蘇州府賜敕乘傳之任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判請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嚴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旣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忱請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餉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及雜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十餘年積弊不穢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敍

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又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爲官專厲豪狡捐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劾御史王連罪狀法司論逮連罪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進鍾正三品仍知蘇州七年卒罷市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之鍾剛正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令行秋霜靡暴弗馴惠流時雨靡忤弗煦國初蘇州知府有王興宗者與葉春及魏觀事詳循良傳

明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四

名臣傳四

金善、王英、儀智、鄒濟傳

金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燕兵渡江，迎順太宗卽位，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時翰林坊局官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閱正呈上覽，已進講縉閱書，士奇閱易，廣閱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巡北京八年從上征虜，上歷指所過山川，諭幼孜記之。登野狐嶺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陰，雖鐵騎千羣，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小伯顏山，東北卽開平，次環璫圍，指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水嗜沙出，唐碑尚在，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此南望北斗矣。」經闕瀘海曰：「此周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之，賜名玄冥池，次通川甸，遙指海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十一年扈巡北京，從征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巡北京十八年進文

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上曰善立命草詔還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使歌高皇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敍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酣之失朕嗣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事命內使歌之榆木川之變楊榮南訛幼孜留軍中議喪仁宗卽位進戶部右侍郎兼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繩愆糾繆銀圖書洪熙元年陞禮部尚書支三俸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冤上命臨決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幼孜知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母卒宣宗卽位起服中爲總裁官修兩朝實錄明年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上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常度此山對曰太宗等悔是役以故建閔忠閣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英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虜至闕灤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碑沈河中絕虜爭上顧英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英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贊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勤靜或謠言有聞卽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闇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重二十二年上崩榆林川太子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

日仁宗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宣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英宗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英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雅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卒不得大用人多惜之

儀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之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策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爲禮部侍郎十一年元旦日食禮尚書請賀如常智獨爭議不可未幾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義楊士奇薦智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常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楊士奇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上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智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爲太孫陳說不屑附會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字子新學於吳訥天性易直孝友舉經明行修洪熙時爲行在禮科給事中內府校書改編修陞侍講正統中爲邸王長史景帝初陞南京禮部侍郎以立懷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爲兵部尚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謚忠襄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通經儒士授餘杭訓導累官平度知州濟博學修行能文章樂易無崖岸兼通老釋太宗卽位大臣薦修太祖實錄成永樂元年陞禮部郎中已而修永樂大典諸儒臣推濟總裁征安南濟參贊大將軍軍事草獻俘露布八年陞廣東參政十年坐事改考功郎中仁宗留守南京擇宮寮改右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如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幾陷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卽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攜不使墜入蓬蒿濟尋卒後仁宗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建祠令有司春秋祀子幹仁宗監國時遣入應天學給米月二石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善述天台人爲左司直郎陞右贊善耿介恬靖汝玉長洲人仕贊善兼檢討坐戍邊東宮特宥之以累下獄死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善述太子少保謚文肅京武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靖厚端方累官北京刑部侍郎兼宮寮謫戍廣西已而有薦京者竟坐前事下詔獄死洪熙初贈少傅謚文簡潛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太宗卽位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永樂十五年以廷臣薦副楊士奇輔太子監國坐事被讒與周冕并逮詔獄卒妻楊氏隨潛北京潛卒慟毀不食亦卒潛闡爽弘毅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爲文章務去陳言出新意冕寧波人爲右司諫

史官曰文帝雄武蓋世顧喜與文士周旋雖行間左右無學士則不樂金幼孜王英皆以縫掖負羈約以從者也天子幸邊儒臣載筆登陰山脊碎李陵碑南望北斗與銘燕然封狼居胥者同雄心矣儀智鄒濟

皆以宿儒爲宮寮。智老而傅太孫故獲免。濟傳太子幾得罪竟以憂死。一時宮臣周冕、梁潛輩皆不免焉。豈博望神策實啓嫌猜。抑社稷牧圉居者不如行者之無罪歟。

宋禮附金純、周長蘭芳傳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太宗卽位。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宮殿。命取財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勞之。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禮初治漕河於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璗。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禮居第一。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隄成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洩衛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句。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禮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資。洪熙元年賜葬祭。正德七年賜祠祀會通河上。禮剛果直下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金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

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署初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領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仁宗常諭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尙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常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周長，天長人有臂力，善騎射。從燕兵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縣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禮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史官曰：「大廈之成，非一木之任也。天下之大，非一士之智也。宋禮修復會通，浚黃河故道，遏汶入河，爲漕輓百世利。歲運四百萬石，無航海之勞，厥功懋矣。然皆任用羣策而已，受其成智，豈可專耶？故知鯀績勿成敗由圮族，禹功告錫，益在昌言，禮之用智大矣。」

郁新傳

郁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進士，除戶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陞北平戶部郎中，又明年超授戶部右侍郎，考滿上廷中對，羣臣稱新才。陞尚書，在戶部者凡十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民有節。上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新應機嚮答，無遺謬。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賜物又萬石，新議定歲一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建文中，調兵食各有勞績。太宗卽位，復戶部尚書。永樂元年，言淮河間漕多淺灘，跌坡阻運舟，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颍溪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

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至衛輝，入衛河輸北京。二年，上屯田賞罰例。三年，卒。上頤解縉等歎息稱新才，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出，今誰可代新者？嗟不已。新篤實有禮，家素餘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賑施。

史官曰。闕

段民傳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累進郎中。永樂十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山東，十九年冬，陞山東左參政，討平之。廷議擇守臣，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直隸尼。旣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繕，曲爲解釋，人情始安。太宗再駕征北虜，勅民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陞轉居庸關出塞，民節約曲算省財力，民不擾，事業道中忽降勅令：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考會試禮部三年召入爲戶部右侍郎。滿剔姦垢，出納清允，尋改刑部，特賜敕民廉介端謹，令考察在京百司。先是榜例越訴者杖百，謫戍邊，民請罪如律。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訥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盛請襄，不果。民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

史官曰。闕

錢幹附羅傳

錢幹，初字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六年鄉貢上禮部，七年會試中甲科。時上北征，又明年辛卯始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討，上喜幹，幹之鄉人惡幹者，持幹短長，幹行潔修無可摘，乃指爲練子甯姻。宜坐姦黨劫幹，幹懼，告楊榮、楊榮問聞上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甯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幹感泣自奮勵。仁宗卽位，陞翰林侍讀，知制誥。宣德初，與修兩朝實錄。四年十二月朔，霜寒，上顧光祿卿文官早朝寒，盍賜羊酒？又顧幹曰：「皇祖考臨朝，每日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之。五年，陞侍讀學士。七年，上過史館，示近臣招隱歌。幹頓首曰：「皇上聖性聰明，文章清麗，懷賢覽古，天趣悠然。」上喜。正統初，與修宣宗實錄。三年，陞學士。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幹不設楊士奇、楊榮座，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聞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敍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幹不設。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上特用爲禮部右侍郎，或賀幹者，答曰：「吾今且爲有司，又奚賀爲？」未幾，陳循、高穀等皆得陞侍郎，入內閣。公尋兼署吏部，稱疾辭。致仕，幹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勤有矩則。文章議論，士類宗仰。歸山十五年，年八十九卒。謚文肅。南城有羅玘，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時武岡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給事中龐泮等以救遜下詔獄。玘上疏救主事李夢陽，論外戚收拷，又疏救太監李廣。死言官劾文武大臣附廣者，請按廣籍斥逐。玘言不可，暴其名羞朝廷。宜令諸大臣自陳，或坐他事黜便。正德中，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上大本急務疏言逆瑾逐榮王，虛朝廷。上未有子，諸大臣依違不肯爲國家遠慮。忤時宰致仕去，潛心學問，文益奇偉宏暢。甯庶人致百金壽。

玘走避深山中。李東陽處璫、永間。曰調謾善類。玘引大義責之。願削門人之籍。卒贈禮部尙書。謚文肅。史官曰。開

胡廣、胡漢傳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琪。洪武三年爲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延平知府。率建文二年。燕兵起。廣對制有曰。親藩陸梁。人心不搖。建文君臺擢進士第一。更名靖。爲翰林修撰。太宗卽位。召入內閣。陞侍講。復名廣。改侍讀。陞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勅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十二年十一月。命廣及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明年九月。書成。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再從上出塞征虜。上時召帳殿語移時。或夜漏數刻。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廣不知兵。以文墨論議。侍上備顧問。上不得諸學士相與語。不悅也。廣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上諒其樸厚。信任亞於楊榮。禁廷應對。慎密不洩。操履清謹。廣退輒杜門讀書賦詩。寡交遊。崇儉素。爲文下筆滔滔。制命典冊。多出其手。禮部胡中周訥請封禪。廣力言封禪非禮。上斥訥言。廣因上卻封禪。頤奔母喪。還朝。上問民間疾苦。頓首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姦黨。枝附扳連坐。誣善良甚苦。上立命罷追詰者。人或毀廣。上不信。或逮斥去毀者。廣善書。行草尤善。十六年卒。贈禮部尙書。謚文穆。已而上念廣官其子翰林檢討。仁宗加贈少師。楊士奇曰。我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及公始。然建文時。常謚王祎文節。

胡濶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戶科都給事中時或傳建文皇帝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大懼建文諸臣遺濶巡天下名訪張儼備又頒書名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安在時又傳建文在滇南濶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内艱起復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浙江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濶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濶至被衣急起召入勞濶賜坐與語濶言不足虛也先濶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上命濶往察密疏聞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仁宗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濶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宣宗卽位復召爲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會濶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關使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州豪人田宅盡賜濶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濶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國家大議與諸執政相可否必執正論上嘗曲宴濶及楊士奇蹇夏曰濶內無虞四卿力也英宗卽位益禮敬之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効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敵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謙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濶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濶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卽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上皇萬壽

漢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卽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甯來謝。上念漢疏屢請令百官朝延安門忠惲授長甯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漢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薄簡。與居有常。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

史官曰。文皇雄猜鷙忍。大臣小失意。卽頑繁雖塞。楊不免焉。而胡廣以謹身慎密。出入侍從數十年。持文墨備顧問。卒鮮過舉。胡漢尤荷心膂之寄。周笑諮詢於父子君臣間。調護甚厚。歷事四朝。典禮文章較然可述。此豈不對省樹執策數馬之流歟。詩云。小心翼翼天子是若。二臣有焉。

楊信民傳

楊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參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闈。疏伸。信民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部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於官。廣人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珙。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史官曰。聞

顧佐、軒輶、魯穆、熊繡、邵清傳

附師達、向瑞、周新、潘禮、胡拱辰、
王璡、李嵩、朱震、孫鑑、陶璣、薛蓮傳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莊浪知縣。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

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佐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貴州按察使蓋以勳戚家不利佐以故相排撼去仁宗素知佐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二年臣寮督織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卽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楊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楊榮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姦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佐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卽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核御史貪淫不律嚴曠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曠潛入京造詞脅人佐又劾曠蹤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曠西市陞右都御史姦吏犯科者摺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聞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或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法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

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達者東阿人太宗北巡常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達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永樂元年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兵部事征敵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達孝行絕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言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永樂元年復府尹坐繫數年左遷連司判官仁宗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瑤有文學履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軒輶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有司急進衣卻去竟俟舊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惟一肉或致傷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遭喪卽行僚屬尙未及知時守浙監丞阮隨亦清謹安靖與輶善輶既去陳璇代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起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入南臺內艱天順初首用輶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九疇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輶亦病請致仕上召輶至文華殿面諭留視輶疾不可強與致仕及陞辭上復問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籠是

汝乎。輓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輓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輓去。上復思之。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輓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其來。輒避去。不樂與之處。南武庫郎沈琛常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輓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司。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仁宗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仁宗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並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穆故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周允文。初無子。後兄子已過嗣。而妾有子。與兄子貨三之一。託以己子周死。兄子言妾子非周子。逐去。盡奪其貨。穆大召縣中父老及周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周種也。兄子始服罪。其斷讞多類此。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穆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常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遣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歿不能殮。公卿贈賙。僅足棺衾。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儼。廩有羨。不入私室。在鎮西寇三年。不窺邊人。以爲韓范。復出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

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繡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於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無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寡惟宸衷轉允幸甚詔繡繼給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褚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月米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濱安人著勞績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卒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那間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嵩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饑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出爲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裳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

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皭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掊克回遹。需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授南軍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恤國勤民。勸著聲績。中忤權侍。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慍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微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箇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薛遠原籍無爲州人。祖祥佐太祖有開國功。歷陞工部尚書。以怨言閒下獄死。家徙瓊遠。遂爲瓊州人。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卽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歷。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積委節。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皆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牕妾。曰吾少事親。恆不足。今安忍有餘。

邵清。字士廉。江甯人。甫三歲。母疾革。置之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卽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應天尹冀綺欲以此贍之。擇維揚運司委焉。辭不往。弘治

王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間遺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
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寶巡撫林俊累疏薦之吏部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
一吏尚書馬文升都御史戴珊廉其賢授監察御史委督蘆溝抽分痛革宿弊姦無所容近侍蕭敬陳寬
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應改元以清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清悉核以應役咸
曉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繕得旨追給清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耶駙馬崔元都御史張敷
華咸以爲囑清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二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効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
之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清核餘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廩庫重足立貪吏多乘印綬去
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清壹意節縮逮諸姦豪倚威宦爲窟者論如律權倅及中人多不利於是閹馬
永成家僮及諸賈人合謀妄奏閹瑾因遣官校逮清榜於午門外家人泣清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
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摭清所陳停布匹疏罰米一百
石及保舉都御史雍太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克嗣巡按王完交薦嘉靖二年癸未起陞雲南僉
事至任適巡撫王啓惡臨安推官江魚嗾千戶襲勝憇魚欲坐以貪淫黜之清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啓
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
膺賀詣京行李闕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參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嚴下至胥
吏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觀察當調聞報卽南家居逾時桂萼重其名檄取赴京以疾辭八年己

丑又檄補廣西至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清不動一兵而坐擒之彊圉晏然巡撫以其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清倦游上書兩乞休得請歸無室廬係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禮尚書霍韜以沒官田餽之力卻不受二十五年丙午秋卒年八十陳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篋必飭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史官曰傳曰無欲實難故旣富方穀明主不以苦節概天下幸而有其人則襄異寵卹之者無不至凡以磨鈍而去貪也如賜顧佐之璽書識軒輶之竹籠周熊繡之孤給潘禮胡拱辰之與廉使人皆豔其名而愛其鼎若夫介性天植皭然不滓如王琦之僵臥冬雪曰吾求無愧於心雖饑寒無不樂薛遠之言曰吾少事親恆不足今安忍有餘斯其人豈以名實毀譽動其心哉蕭然素業邈矣高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劉實傳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常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觀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教職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金華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實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餘輒探閱經史卽視事掩卷已則復然羣僚或竊笑不爲改郡有孝子顏宗忠簡呂東萊祠墓爲之修葺鄭義門合葬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

西爲疏乞免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己竟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尋擢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饗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官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郡人擁之竟出中官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廉且驛言中官橫索賄辱太守事中官懼急傳馬馳奏實抗敕使毀敕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養愛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蹤童子燃燈起書如獲至寶生平清強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彭時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傷不沮

史官曰
閻



明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四

名臣傳五

高穀王直林聰傳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士奇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鼐從行穀居守景泰初進工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是年敵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襲遂榮投匿名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穀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穀悲憤不爭加太子太傅穀亦不辭是時內閣不相能穀上疏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寺卿蕭維禎庶子王詢入內閣上令詢鼎侍經筵文遂得入

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穀相擠。五年，敕穀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不死。七年，加少保，爲謹身殿大學士。是年首輔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試官劉儀上令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英宗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旣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穀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穀獨持正，常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同列，亦以是受知於英宗。」成化初，吏尚書姚變及王佐鄭埜前後上言，穀鷙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上巡北京，留黃淮、楊士奇及直輔導監國。再巡扈，蒙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立太子。陞右庶子兼故官，記注聖政，聖訓。宣德初，進少詹事，兼職如故。英宗初，總裁實錄成，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典制誥。正統六年，出部佐胡濶八年，爲吏部尙書，代郭璡。十四年，上北狩，學士周敍自南京賈直書曰：「永樂宣德間，常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效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

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敍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儻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敍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採否自是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尋被勅得白初上欲親征敵直率廷臣疏止不獲命留守加太子太保景帝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元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言宜絕虜直言報使便勿使有後悔上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爲朕宜今奈何異于謙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議祇答使舒邊急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羣臣退纔出文華門內臣興安匍匐而呼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答直面亦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三年立東宮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左侍郎加太子太保爲尚書佐直中書舍人何觀勅直上不聽未幾文淵去王翔代文淵爲御史練綱等論劾直累請老不許英宗復位請老去直方面修鬚氣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旣秉鉉軸益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臨川鼎大年常請直直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時江西有二王名東王謂直西王謂英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歸田康樂常言西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陽若使不出部丁

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

林聰字季聰甯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勅石亨楊洪孫鏗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直得之高穀所直與胡濶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聰疏言直濶皆股肱大臣不得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穀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矣聰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三年抗議易儲改右司直郎四年商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勅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之嗾御史屢劾其挾持吏部翊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致聽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濶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官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乃左遷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進副都捕江淮鹽賊又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聰往賑奏裁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甯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京院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文升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聰徇徇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

易儲直聲大振

史官曰景帝時迎鑾之議廷臣窺上意指環顧不敢發惟一二小臣毅然請往請從厚俱主高穀穀之忠義可倚也王直而斥興安林聰抗議易儲皆義激於心惻隱故主皇計復辟之後身名獲全乎咸躋上壽爲四朝耆老厚德之報也

楊士奇楊榮楊溥傳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從母敦敏力學手不釋卷年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有隙生攜書數冊過館下色淒甚士奇問故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令平恕邑有冤囚士奇爲言令得解因懷金爲謝士奇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游楚中楚中人皆慕士奇諸楚中吏欲薦之輒辭建文初廷臣薦士奇名儒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高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尙書張紈見士奇策驚曰時務有用之才也奉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燕兵至江上與衆迎順導侍入金川太宗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知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

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來朝載領南土筆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科臣受命赴廣東衆皆作詩文贈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遂命燬其目是年陞諭德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親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備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舊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聰敏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漢殿下曰漢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漢偏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上問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禮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

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得免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別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別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官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富今廷臣未見其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上北征崩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不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卽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恩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仁宗卽位九月癸未尙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尙書塞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朝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言是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進少保是時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執不可上從之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官皆來朝兵尙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尙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牝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執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奏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臣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學問矣此令所失非小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耶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敕止散馬也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

誠大體不足語也。時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乞敕禮部設而不作。上是之。洪熙元年正月，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諭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令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謹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敕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廷，臣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猶不憚因免謙朝。」士奇又進曰：「陛下有詔求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第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臣言安足信，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四月，蹇義夏原吉及士奇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臣亦流涕慰上。上曰：「卽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特

賜士奇璽書其略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明予于治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枚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卿共思保守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減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則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上親征擒庶人尚書陳山迎見請移師彰德襲趙王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塞義夏原吉二人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義原吉言不可狀義原吉曰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往見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敕吾當以聞俄復召義原吉二人乃以士奇言白上上不擇而止而言者不止乃特召士奇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與陛下最親上曰吾固念之欲封羣言以示令自處士奇曰善須更得一璽書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召士奇曰吾與趙不失親親者爾之力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反矯陳氏有嫡孫嵩爲表乞立上密示張輔輔曰此黎利譖詞當發兵誅討示塞義等皆曰利不可信與之無名徒示弱明日召士奇與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譖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是也太宗初心本欲求立陳氏後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

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乘珠崖前史以爲美。何爲示弱。臣侍仁廟久。聖心每懼此事。恐有意外虞。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六年秋。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上笑曰。思一見卿談。夜闌乃還。明旦遣太監弘問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偏治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金綺。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用犯贓連坐。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宗卽位。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爲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第令吏部選除。士奇奏曰。宣德七年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敕令大臣舉保。自此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耶。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豈出下。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墮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

斷只依先帝敕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囉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寗參軍事。士奇以爲不可，贈詩有「征夷勿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于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服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實惟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旣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稽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仁宗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監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原吉治水蘇州，得繼文以歸，偶見之，故薦焉。又士奇偶見屈昉詩，一日崑山知縣羅永年以事入京，士奇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漸報而退。未幾有詔舉明經修行之士，士奇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其留心人才如此。又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從，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因士奇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宣宗嘗奉太皇太后謁陵，士奇塞義楊榮等皆從。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旣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塞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

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太皇太后大漸召士奇等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歷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歷行一時史信於萬世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頷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嘗疏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宣宗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遂弛其禁又宣德中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中太宗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英宗嘗立文華殿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謂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餉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太宗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耶上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沖年高皇后臨朝獨委任士奇嘗乞屯田以省漕運獨逋慎獄作養士民嚴覈百姓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閩瑾上畏母后下憚士奇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士奇卒振乃大肆士奇預修四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初建文時王景總裁永樂初解縉總裁再修則士奇總裁人謂寢失其真言壬午事多謬所著有沙羨墓石臺羨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人稱爲西楊又曰東里先生

楊榮字勉仁初名子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薦解額建文二年庚辰進士高等授翰林編修太祖卽位上爲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惟榮最少最警敏一日晚宿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六人皆已出惟榮在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甯解此今當何處兵往救遣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已發十餘日敵必退矣但教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堡隄備夜半報至敵圍解詰旦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進修撰陞侍講永樂二年七人侍上勞曰天下事朕與若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皇太子立陞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疾上命御醫守視時時報瘳乃已五年丁亥夏奉甘肅規畫軍務歸奏對盛暑上取瓜親割賜榮六年外艱起復明年內艱會上北巡又起復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虜脫脫不花王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又持節詣亦集乃軍中封何福爲甯遠侯又往甯夏與南陽伯陳懋規畫邊務還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敵壬戌上度野狐嶺召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敵自相殘之句未幾譟知敵情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敵自相殘前時果識矣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胡廣金幼孜金純四人失道太宗命中官率兵士追尋得之時已夜中官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去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武復墜鞍裂榮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驃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軍中太宗見之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狼多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五月駕至驪駒河賜名飲馬河上親選勇士三百護衛以榮領之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食者卽日

赴中軍以御前所儲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多者許假貸回京官倍償。軍得飽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衣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金幣。六月還。詔復其家。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等叛。數入赤斤蒙古爲邊患。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還具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沴寒。士馬疲瘠。不足以勤大軍。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從幸北京。明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刺。時皇太孫侍行。上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勇。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命榮兼掌號令宣傳之事。敕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發。乙卯師次大石鎮。上坐御幄。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十三年乙未。命榮督修性理大全成。宴禮部賞賚有加。十四年陞學士庶子。冬扈駕南還。十五年三月。復從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鈔幣文綺。十六年掌翰林院上眷注益隆。諸臣多忌之。屬北京缺祭酒。衆薦榮。上曰。榮可。但求可代榮者。於是衆意銷阻。十七年進言十事。皆指示五府三法司精弊。上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言之則羣臣益猜疑忌。當使御史言之。御史鄧真上之。上飭諸司悛改。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四月庚子夜。三殿災。火勢烈。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文書畀之。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盃酒古銅器各一。鈔千錠。時侍讀李時勉等爲飛語所中。上大怒。榮力救得免。是冬兵尙書方賓得罪死。逮夏原吉等皆下獄。呂震侍左右。言夏

原吉憤邪諉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上釋不問二十年三月從征沙漠秋還京九月宴隨征者榮坐前列賜鈔幣及二品金織襲衣冬又將西征或以建文中江西擣集民兵與餽連丁夫十餘萬可徵發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且二十年復徵非信動衆非仁料兵非勇上笑曰善二十一年秋從西征八月駐宣府軍務一切悉付榮晝夜或三五接或宣詔但稱楊學士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甯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士干納款衆疑懼莫敢定議榮親往受降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從北征五月榮言軍士疲甚宜遣使諭敵釋其不順之罪請班師時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處州山寇反請發兵誅捕上問榮榮對曰愚民爲有司所苦艱衣食不得已嘯聚勦則毒民宜遣使撫諭當遂散既而撫之皆順服七月丁亥上坐翠微岡帳殿諭榮以傳位太子之意榮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必不負上託辛卯次榆木川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遂崩時皇太子在南京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假他事作敕用寶馳報者榮白先帝在稱敕今稱敕是詐也罪孰當之榮乃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遺命仁宗即位陞大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加太子少傅兼謹身鎮大學士錫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缺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加工部尙書仍兼二職洪熙元年五月詔修太宗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崩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洶洶榮急迎太子入卽位是爲宣宗益推心委任修仁宗實錄榮復爲總裁宣德九年八月漢庶人反皇太后召榮計榮力贊親征曰彼謂陛下新

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與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庶人出降事平賜鞍馬白金鈔幣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據地反大臣皆言發兵滅此賊榮及楊士奇請乘交趾界陳氏是年秋從上出喜峯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奸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人君賞罪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曰願陛下勿忘今日之言還進少傅賜範銀闕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己未皇太子生上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三年元霄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榮進元霄賦二月命榮同蹇義等十八人至入內苑登山泛舟上乘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酒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廄良馬班師榮進平胡頌十篇五年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上奉皇后謁陵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丙申上親賜宴於文華殿八年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扈駕巡邊給天閣名馬英宗卽位命榮視山陵秋九月修宣宗實錄充總裁正統元年少傅滿六載進光祿大夫柱國宣宗實錄成加少師五年從耕籍田禮成請告展墓詔許之命內侍伴行力疾就道次杭州卒於武林驛年七十訃聞上慟悼輟朝贈特進光祿大夫左國太師謚文敏遺禮部尚書胡深等諭祭仍命中官護喪歸里工部營葬子世指揮使先是都御史盧睿在邊以敵使入境節

捐供給爲中官所毀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榮曰事固有輕重使客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太宗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榮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值上不樂至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榮從不卻人之餽凡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則酬以別物如所餽焉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藁訓子編兩京類纂

史官曰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強敵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姦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士奇正而不譎榮譎而不正烏乎可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太宗卽位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皇太子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思采文帝事編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時漢王巧中東宮宮寮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下法司訊詞連溥及芮善王豈遂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溥在獄中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之曰命且叵測無徒勞苦爲應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太宗崩仁宗立釋夏原吉並釋溥溥出獄哭太宗伏地不能起上亦哭陞翰林學士宣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

閣是年仁宗崩先是仁宗欲近寵之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璡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之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白封識以進溥嘗密疏言事上褒答至是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召與語次及治兵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驟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出喜峯口征敵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於不虞嘗爲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母一品夫人禮遂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埽姦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禮部尙書兼學士英宗卽位昭皇后宮內助理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昭皇后喜一日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

及英國公輔尙書灤。諭曰：卿等老臣，嗣君沖年，幸并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太宗時巡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察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溥及黃淮一繁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爲言。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溥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能舍己從人，略無係客時候。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溥南楊。正統五年，楊榮卒。又明年，昭皇后崩。又明年，楊士奇卒。十一年，溥卒。而王振肆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史官曰：楊士奇玉質金相，通達國體，隨事納約，不詭於正，而意嘗近厚。轉導監國，保身濟主，有大雅之明哲焉。楊榮揮斤游刃，遇事立斷，蚤遇英主，相得益章。累從出塞，羈勒萬里，文經武緯，俱展其長者也。楊溥安貞履節，中更險難。遲二楊者二十餘年，更入弘文。昭后臨朝，與民休息，調羹釀醴，參合成名，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范理傳

范理，天台人性安義自守。登宣德庚戌進士，授知江陵縣。時楊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不爲禮。以告父，溥因而奇之。後廉其能，卽薦知德安州。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後尋

薦陞貴州布政使所至多惠政或勸宜致書謝理曰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及溥卒理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後仕至吏部郎

史官曰宰相以得士爲功士以守己爲正溥之待理與理之自處可謂兩盡之矣世道下衰好進之徒且無因而登宰相之門者又有朝薦一人夕不登禮卽以爲薄而後中傷之吁讀此其可愧感乎





明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四

名臣傳六

呂原傳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性質樸渾厚貌容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或勸之火葬原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痛哭景人及道旁行聞者皆酸憫已而躬接母南歸家甚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之見原入見衣藍縷甚試以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以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廄舍與之諸徐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受懋益大奇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補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繪杜甯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豎黃賜等書於文華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侍講原對臣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當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中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入內閣預機務。尋陞翰林學士。曹石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青衣袍。享笑曰。行爲先生易紓。原不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曹石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正去。原得留。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之。不聽。奉載舟中。寢苦枕塊。極哀毀如初喪。竟病抵家。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任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子性儉約。身無纨綺。篋中惟賜衣。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慾。調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憲廢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史官曰。闕

劉儀傳

劉儀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憲宗在東宮。儀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儀。儀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訛其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謂官劉湧。卷注翰林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湧名。二

人因勸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例坐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穀覆試。穀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故鮮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壇法。□乃已。先是廬陵羅崇獄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名。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英宗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儼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儼學有沈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而剛直之氣。百折不回。人稱爲鐵漢。

史官曰

李時勉、陳敬宗、孫鼎、魏驥、陳選、謝鐸

附夏寅發
悅晉鐸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號古廉。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仁宗卽位。時勉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九年十月。上恨時勉言慙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其入。亟走還。縛送西寺。然已得見。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其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楊士奇歎祭酒難其人。時勉曰：豈遂乏人耶。程信在旁。言無過公者。時勉不悅。竟

以爲祭酒。初時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時勉貌少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時勉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時勉每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其守正不阿，事構之，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時勉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聞北狩信，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陳敬宗，字光世，慈溪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敬宗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臨試，勗其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太祖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頑及爲善陰罵頑。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頑，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頑。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驕虞賦。內難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醫宗之政，肅於朝廷，因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之。法司語逮理，周忱曰：「盍疏申雪，卽爲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敬宗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尙書。敬宗善飲，飲襄城

伯李隆所隆知重敬宗賓罷輒留再飲飲酌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敬宗見其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敬宗剛正介潔不見喜懶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驥同致仕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庵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曰澹庵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鼎教一以德行爲先而文義次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之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常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公畀諸生同唱之一生獨取其二鼎問之以奉親對鼎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景泰元年庚午秋試時英宗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今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尚書金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敕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鼎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常道屢薦不起郡守金陵張宣疏鼎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鄉者必禮

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居六年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年六十六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闈乞留景帝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謁驥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英宗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樞食簡約廉勤性好吟咏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老年事其兄教諭駢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昉疏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時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賡月三石驥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父員鉞景泰間爲福建右布政使選自幼端慤寡言潛心理義銳然以聖賢可學而至悟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因號克庵凡古格言多手錄不倦舉順天鄉試庚辰會試第一人登進士高等授監察御史貌古而粹接應人言若不出諸口其執法也正色直言不忌權貴憲宗卽位首疏論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時學士倪謙錢溥嘗教中官書時欲授幸闈柄用選力擊之遂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不報出按江西貪殘吏望風解綬

人稱名御史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未幾督學南畿時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性爲本試卷名列諸生姓名不彌封曰吾且不信何以信於人修古禮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密觀周旋磬折絃歌蓬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珮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繆數人稱謂南督學第一人遷河南副使仍視學河南如南畿會閩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白爾何官敢爾耶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甯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嚴義正而諸生皆集門外不可犯逆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是不必來選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卓有善政雪冤獄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賦吏不貸服闋起爲廣東布政使任廣數年首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以甦疲困先是有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人漁於海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官司以通番論又邑民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選皆廉其情悉處分有閩弟冒武職逼娶孀婦選爲奪還之時市舶太監韋眷倚進貢爲姦利招集無賴驅偷數百人分布郡縣專魚鹽之利役戶苦於供需選奉減其數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私販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眷利其貨不問選因發其僞擊之奉遣歸眷深銜之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得厚賞比還國又欲航海滿刺加國市獅子邀賞選言此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笑且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國事竟止眷每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械鉗萬都御史宋晏不敢詰選獨

移文獎瑤眷以每事爲所沮抑亦不勝悲憤於成化二十二年遂奏諫還以他事朝廷遣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時兵民數萬人填益衢巷向詔使號訴眷復以賂啖選所黜吏張駿者證駿死不敢枉時勘者鞠實不得必欲文致以罪竟逮赴京行時民數萬擁留之不可挽日夜從行者數百里入見選鈐赭囊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已而疾作至南昌卒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歿以疏緒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而張駿走京師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消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草眷通番敗露而知縣高瑤按法持之移文嘉獎以儆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晏徐同愛怙勢保姦首尾兩觀以致眷橫行胸臆汙穢清節營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風旨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顛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辭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它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煩憊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

子密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擢讞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擅斥田野。秉来自給。百無取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讞按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它事罷眷鎮守。選雅尚澹泊。無異章布。每食飯一孟。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醫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以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朴。隸人惟令業網巾於左右。以閏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詣官。罔不如期者。民感其德。皆不敢欺。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行確然一出於誠。爲文理緻精密。讀之有味。選正直忠厚。立朝不究所施。人多惜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做范文正。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人以選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讚其有子云。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戌進士。資性澄朗。膺懷儒素。以古人自期。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皆嘉納之。進侍講。以艱去。孝宗卽位。起修憲宗實錄。李東陽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正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清修勇退。恥絕功利。不爲時局所惑。弘治中爲兩京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建置。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捕敵舉墜。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徇俗以希世。正德初。閩瑾用

事矯旨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所著有真西山諸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鄉人方孝孺隕身滅族沈鬱百年鐸不避忌諱收綴遺文梓之以傳於世嘗著說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一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二威加國鋒刃不交三躬自臨業臨御最久四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五聞者以爲格論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宏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日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參政來寅檄至卽散成化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寅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常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郎出爲浙江提學副使初糊名鄉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二年陞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尙銘忌悅伺察無所得不得陞者久人未及銘敗歷陞工部侍郎孝宗卽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六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王恕在吏部倚信之王恕致仕衆望屬焉徐溥邱濬皆不喜悅建議用翰林入吏爲侍郎出爲南吏尙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

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常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散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臺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守陳嘗曰。吾友三人。時勉、廷秀、鳳儀。皆始仕刑爲名卿。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游。爲編修。益沈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己。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競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歲。謚文恪。

史官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內之司。成外之學使者是也。非其道德可師。坊表可樹。節概可風。如昔賢廉頑立懦者。而徒取儒雅章句之末。糊名易書之文。以示公程。藝欲得人。而釀化也。不已細乎。南陳北李。著聲太學。而李尤苦勁。頻死者數矣。陳選爲提學。不屈節權奄。石亨之死。何異夕陽。魏驥不受座主之私。孫鼎請淚山河之憤。謝鐸表章正學之文。皆不避死。壁立千仞。高風偉節。百世可師。以之化民成俗。何多讓焉。

劉翊傳

劉翊字叔溫。壽光人。少溫篤。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翊昧爽入家。問安畢。復詣墓所。人稱所居曰仁孝里。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天順二年陞右中允。七年陞侍講學士。侍東宮講讀。憲

宗卽位。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卿。仍兼職。外艱服除還任。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務。珝在經筵久。上甚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十三年進戶部尙書。明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纂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珝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積聞深恨之。百計中傷。二十一年九月乞致仕。允之。歸家卒。贈太保。謚文和。珝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容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珝與劉吉同在內閣。人因上呼珝東。劉因謂吉爲北劉。林俊常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爲伍。惟公立爲上解。乃得薄誣。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作。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遷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珝孝友孚化於鄉閭。爲立昭賢祠祀之。

史官曰。閱

陳音傳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執古有烈士風。登天順八年甲申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常上疏陳時政數事。如起用李秉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語多剴切。當道者或銜之。不爲動。時中官最貴。有母喪。或議往弔。音奮然曰。堂堂翰林。而拜內侍之庭。奈天下笑何。議遂寢。丙申侍讀。加從五品祿。侍經筵。會憲宗首闢西廠。坐以中官緝事。勢僕不可當。其黨韋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

掠其妻。晉居比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晉曰。我翰林侍讀陳晉也。聲氣愈厲。其人爲之少戢。放其妻縛成化庚子。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視事。吉已疏辭。陰託外戚萬喜言於上。固留之。晉貽書勸其力辭。吉不報。晉業詩經學者多從之。若太常卿濟章運政吳裕少詹事王鏊皆其所授經弟子也。歷官至南京太常寺卿致仕。

史官曰。闕

商輅傳

商輅字弘載。號素庵。涪安人。舉宣德乙卯鄉試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敵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輅唾面斥之。敵逼都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敵。征各邊寨。選兵入援。揭榜敵營。購敵人首。僞爲善。甯報誘也。先書。敵得榜與書。自相疑遁去。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八月。迎上皇於居庸關。景泰三年。陞兵部左侍郎。歷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太常少卿。賜居第。議易儲。輅獨曰。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猶窮治不已。輅極言儉。言不可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忠始坐罪。衆得釋。五年。章綸請復儲。上怒。下獄。輅力救得免。景帝不豫。太監興安。詰廷臣云。何。輅於公疏。援筆增二語。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英宗復辟。卽日以迎立事。置于謙王文等極刑。

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今正欲用爾，其安心辦事，勿憂惶也。因議改元年號，草詔頒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敕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祖制孰敢擅改？亨等不悅，謗諆誇輅欲附致于謙，刑案興，安爲輅解？而上亦怒。興安奏曰：當時北虜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耶？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也。旁有擠者，久之竟不復召。憲宗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謚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附葬祔廟。是年慧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問。尋陞兵部尙書兼學士。五年冬燠，七年慧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八年天下大水，輅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尙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常召見，從容議及鄭王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輅因對請立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矣。但畏忌，無敢言。輅上疏略曰：皇太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跡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敕令就近居住。皇上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夕之公論。

上召輅擬皇子名。逾月，皇子母紀氏薨於永壽宮。輅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殮殯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太子。十二月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輅疏言：皇上爲此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告高宗曰：贊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停，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饗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上從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會黑背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公府，遣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急，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用一內臣，輒能危天下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應請旨逮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詰舌而退，奏上乃卽日撤西廠。由是諸內臣大忌。輅會楊榮、孫璡及董瑛以罪逮至京，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誣輅不自安，同列又輒從旁切搘。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得爲首輔，遂復西廠直掌之。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岳峙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劉吉常曰：吉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筆下妄殺。

一人馬文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史官曰商輅方正端亮見事透朗處永壽昭德間順以濟險斯實難矣說者謂其盛高峯四合千巖擗豁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相若輅者視古先哲何愧耶

周忱傳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盡心簡牘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忱辭越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之人悅服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巡撫二十二年先是胡濆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曰胡卿敕有祛除民害語我敕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九萬石常松亦然忱閱牒大駭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多流徙忱創爲平米法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九萬石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開局收糧忱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閭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閭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

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徵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倉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網運風漂盜奪者國復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忱與平江伯瑄議奏軍舟民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資忱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賡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賡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忱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匹准糧一石舊例匹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疋十退八九忱言農間布匹觔重紗疋價頤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忱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忱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時采輸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朝廷遣官敕忱上供甚急會忱議事赴京遇諸塗敕使速忱且還治忱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上從之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杖數百

萬計。忱出餘米造上明盃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忱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忱度支。海竟不能不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廡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施給僧道。問報饋遺。往往不吝。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永思周尙書不去懷。忱字量恢宏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歷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先是蹇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劉大夏尙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胡潔爲禮尙書三十二年。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所長。後鮮能及焉。

史官曰。善理財者。權萬貨輕重。操奇贏轉輸。以利其餘。名不加賦而用足。其敝或與商爭息。雖劉晏趙開。不免焉。若周忱。止爲江南貧民平賦減耗耳。而疏剔之餘。不可勝用。至於備凶札。給上供。興利補壞。百廢具舉。而民不告病。誰謂理財無大道乎。然忱善用人。其鈞算蘇賦以況鍾條。盡漕輶以平江伯。迪知忱所以不勞而成功也。

明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四

名臣傳七

鄭埜王佐傳

鄭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都察院以廉平名十一年爲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衆謂將起大獄埜往擒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敕埜事卽實會官軍勦埜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西饑移粟資粥全活衆生埜最清謹父又賢常市褐寄父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者以不義汚我父教官埜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罵辭不至歸憂服除陞應天尹興利去害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滑不得爲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埜獨任部事有勞上與除戎籍四年空師涇兩壞廬舍埜言此陰陽爲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埜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上北征敵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之矯旨令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淮安墜馬幾殆從者請留就

醫藥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力病至雲南還至宣府敵大至。塏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敢談兵事再妄言必死。塏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贈少保謚忠肅佐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爲給事中正統初陞戶部侍郎六年陞尚書十二年兼吏部事佐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苟陰恥不若人晚事學問贈少保謚忠簡。

史官曰土木之變自英國張輔學士曹鼐而下死事者數百人或諫或否史不勝錄然未有如鄭塏王佐之數請回鑾力折逆闖幾以死諍而回天無術竟以身膏草野也。塏父子俱獄獄屢平大獄賑饑民活人無算而遭家不造擢此鞠凶天下尤痛之。

樊瑩傳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兩淮豪有力者憚其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爲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掠盜殺吏民有議用兵瑩移諭禍福交人畏其清梗皆納款出知松江府府故富贍瑩布衣蔬食半於士民有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漕法數事行之後人遵守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爲應天府尹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計擒錦田賊僉散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兩百萬計尋以疾致仕薦起撫治鄖陽鄖襄流冗安輯馬文升又薦召爲南刑部侍郎雲南晝晦五日敕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尙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閹

瑾誣瑩妄理隆平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瑾誅瑩卒已三年詔復其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簡瑩明習律令潔己好修侃侃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史官曰開

王概傳

王概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達敏有才暢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訟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聞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概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入爲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概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博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嘉納商輅深知之薦代姚夔爲吏部主議者不喜竟用尹旻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爲廣西參政託病歸

史官曰開

崔恭傳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大學士李賢薦知萊州府府庫

故歲入漕海市數萬，輒浥爛破庫人家。恭請量留漕海市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薦旱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通租。又善辨疑獄，人稱神明。明年敵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薦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賊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江西省有黃濟庫者，庫官吏乾沒至五十萬，恭發其姦，都御史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恭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王翹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尙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吏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寬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惜人材，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史官曰：

王翹郭璡李秉年富傳

王翹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士入南京者甚少，舉進士者往往弗獲前列。是年初會試北京，翔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以寺事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薦陞行在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推姦，吏民畏愛。

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翹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敵入塞，殺掠吏民。我師敗績，遼東西震動。且械漁陽。翹提督軍務，敵退。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敵有功。陞右都御史。十四年改左。是年秋，敵分犯廣甯、清野、困之。敵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四年建州長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翹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翹，乞用一人。上曰：「翹練兵務，可督兩廣。」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翹轉吏部尚書官銜，如故。初，翹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敵至不戰，戰亦不力。翹至，會諸將責之曰：「某某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捨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翹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敵見，嚙指走。翹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鮮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宜興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馬飽騰。人皆願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敵，斬首千餘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翹威望素著，諸蠻聞其來，大懼。翹略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曾長信向翹，常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驛騷之患。翹初入吏部，佐王直、天順初落太子太保，直至致仕。專任翹，翹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謁。一時任使並稱得人。時李賢爲石亨逐去，英宗召見，翹問賢何如人。翹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賢在內閣，亦左右翹。上進退大臣時。

時召翹而可否。稱先生而不名。翹屢乞休不允。以故得行其志。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常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尚書王翹老爾。時翹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翹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翹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憲宗卽位。免其兩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翹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輶年富李秉程信皆其薦用。翹本北人。常召對。英宗每曰。北人質直雄偉。雖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非北人不可以。故翹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爲吏尚書。皆反翹。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翹。功名捐於禮部。時翹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欽反。亦知重翹。不忍加害。李賢常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詔曰。王翹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乎。古三不惑。於翹見之矣。人皆以爲確論。子貳世錦衣副千戶。

郭璡。北直隸新安人。初名進。以太學生於永樂中爲戶部郎官。質直寬簡。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以朕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璡試賢嘉禾詩。卽目賢爲輔相材。特奏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戶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

謝天譴璡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衆服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璡乘餘十四年名不及塞義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歸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卽劾賁緣內附都督董斌去之又盡更置諸不才將校三年秋瓦刺入貢上言逃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尙不給何以供敵使且永樂宣德間敵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塞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敵使畜多謠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冬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秉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勑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擗大將下巡按御史劾報廣亦訴秉專權召秉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上爲且留琳遣言官卽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巡撫秉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鶻兒嶺戰沒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并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一子視疾後起復起巡撫遼東其在遼東能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敵亦知秉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趙輔討降山逮山至廣甯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尋入掌都察院爲左都御史四年轉吏部代王翹爲尚

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先是秉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秉遼東。竑陝西。未行。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甯薦秉爲兵部尙書。竑左都御史。葉盛入內閣。時盛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秉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秉及王竑。上用竑。兵部。秉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秉入吏部。其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寰所持。御史康定又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京。且劾禮部。兵部。尙書馬昂。姚夔。程信。學士商輅定向與秉善。諸天臣益忌之。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又有御史戴壽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吏部。御史劉濤又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媢黨。兩侍郎時時短秉。科臣遂劾秉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常言之。奈不肯聽何。秉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諸言官又疏言王概欲入吏部。彭時爲之內主。以故逐秉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彌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聲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並謫官。薦家居朝臣屢薦。大臣忌其方鲠。竟不起。卒謚襄敏。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訓導。疏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姦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逐。燁。富。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爲姦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汚風。

憲大臣點卒吳淮誣富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穉苴布衣監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督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翹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翹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又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大學士李賢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賢薦賈銓爲戶部尙書召銓至又薦富左右不悅富者輒巧譖沮之上諭賢曰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爲戶部尙書時王翹年七十八上又諭賢曰繼翹吏部非富不可富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己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富剛正樸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謚恭定

史官曰郭璉秉銓十四年潔廉能自行其志賦嘉禾而識宰相未易才也王翹李秉年富皆以封疆之臣入參密勿功名著於邊徼及統均司計皆剛方有執衆正連茹使人主計其祿命以爲昆任於都哉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論世而有餘慕焉

何喬新傳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常知溫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尙書被劾乞致仕去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疏密陳文定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葬地衆謂比吉壤喬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轉刑部郎中孤介嚴冷持法平卽執是莫可撓奪爲按察副使福建擒豪強捕海盜減礦課罷牛租控險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不瑣屑簿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喬新盡鐫暴坐法去撫輯南陽山谷流冗六萬戶陞湖廣布政使會荆襄大水漂千家民饑喬新均賑平徭列九等授役成化十七年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會山西又旱饑出倉粟賑糴三十萬石敵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斬敵大敗去召入爲刑部左侍郎敵人擁衆犯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敕喬新巡邊遺諺觀敵營聲言遣兵搗其巢敵懼不戰遁去山西又饑人相食卽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因請內帑淮鹽銀及粥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餓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餘萬播州宣慰司楊輝嬖妾仍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虜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掌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安甯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凶黨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喬新卽訊友母子又贋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喬新囚愛待命衆藉藉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喬新至盡得友子母姦惡罪狀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章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尙書疏奪內臣守

備蘆洲還民孝宗初召爲刑部尙書喬新執法嚴毅凡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邊服邊語鄰御史者凶橫欲踰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鄰御史恨之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卽評喬新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喬新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蹤跡事雖湔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竟不得起卒久之得謚文肅喬新守官清慎律己方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史官曰闕

陳俊傳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徵秋青草天津諸衛俊言舊負未蠲新額薦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假俊便宜敕督軍與內艱奪情明年蠻平解兵始奔喪成化元年起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俊練習銀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佐尙書楊鼎鼎亦能聽其言七年京師大饑敕俊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俊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敵入河套兵出俊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尙書歷兵吏二部又九載請老俊孝友廉慎沈毅簡質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阻不可盡如法俊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史官曰
閻

林鶚傳

林鶚字一鶚，浙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捃摭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獨持大體，略細故，常監試禮部內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諫考官劉儀又以鶚邑子林挺得舉，諫其私挺。逮挺考訊，且并逐鶚及校挺文。文固有辭理，事得白。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鶴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鶚知鎮江，比辭召見，賜食及楮幣，諭擢用意。鶚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一江漕河孔道，往經孟濟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濟。鶚言道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深浚通川。春夏啓閘，秋冬渡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居民地利，甚便。竟停役，從其言。未幾，更劇治蘇州。鶚一切簡靖，卽有建革，必審核再三。吳人重其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卽又稱林太守康濟才也。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必據律，不肯輒重輕徇上下意。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旁近邑盡驚。鶚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獠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境。成化六年陞南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僚屬間務適情法。內艱服闋，召刑部侍郎，時年未五十。譽望出諸卿右，衆冀鶚大用。未幾，卒官，貧無以爲殮。黃九昭謝鐸二人爲經紀歸其喪。鶚秉禮直義，造次必恭慎。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寢必夜半漏盡，卽起馭下，稍嚴，交遊不苟。事母程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

母說乃起。歷仕中外二十六年。家無益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二十二年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史官曰閔

周洪謨傳

周洪謨字堯弼。長甯人。正統十年進士。少有奇質。歷官翰林春坊。專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澀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飭吏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卽勸英宗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兩任國子。表率生徒。規閑整峻。又上言祀禮儲蓄省刑減役薄稅禦敵撫夷等十事。明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封號不加。洪謨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尚書鄒幹不可。憲宗用洪謨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洪謨又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有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來貢。徵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益不可詰。洪謨請視海中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洪謨言。月能抗食。陰盛故也。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敵驚力疾。上安中國御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史官曰閔

夏時正傳

明書

卷一百二十二

二四四三

夏時正字季爵其先慈谿人徙仁和正統十年進士歷刑部郎中讞獄福建會上杭大饑盜且起輒發倉賑贍不待報上聞之喜不間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寺又進南京大理卿七年歲大祲巡視江西斥貪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理庾賦放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饑民三十三萬修南昌城隄城不得壞長河洞人叛單車撫定疏時警三十事當路者不悅謂其好名遂致仕歸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瓊爲西湖書院於孤山處焉久之書院火歸慈谿已又還杭凡家食三十年卒年八十八時正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書多著述尤詳禮文之事葉盛稱其文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又如簇蟹抽絲秋鶴引吭云

史官曰

闕

明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四

名臣傳八

姚夔傳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吏科給事中條上政務八事內艱闋復入科會寇變累疏言禦寇方略景帝監國議卽真夔預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禮部敕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英宗復辟調南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楊溥薦改吏部代孫弘佐王翹七年代石瑁爲禮戶尙書上頤夔儀度豐碩奏對都雅喜甚憲宗卽位率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葛藟之分以召百男之慶容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祔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夔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書內閣無忘朕言此綱常大事臣不忍誤朝廷又率文武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孝宗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概而尹旻又欲得尙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尙書是年六月夔代恭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夔力陳薦遭祲異禍亂將起疚心危論冀

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變委儀山立論議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流。意所交識。不避親故。成化初。變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尙書王佐。鄆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摶心術。端介處事嚴格。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

史官曰
閔

于謙傳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基仕於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河南郡公。曾祖九思。仕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祖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德。謙生而頤哲。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異日救時宰相也。爲諸生時。按察僉事督學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掎之。方毆攘間。僉事墮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徐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悟。乃止。謙由此顯名。宣德中舉進士。年二十三歲。拜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宣宗前。上必爲傾聽。是時顧佐爲總憲御寮屬。嚴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辯明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塵害謙復按憲之一方。若滌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讎者。所按覈於權幸不少避。扈蹕下樂安州。漢庶人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剝切。高煦俯首服。上大悅。還師。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

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璽書以住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錢糶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值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利行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稀至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於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載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旣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遇盜有伏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走曰不知爲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橐金往甯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菌裏頭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闋振持秉勢強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署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尙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以少卿復撫二省又明年復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尙書鄖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以弘斷部

事雖稍飭然尙扼於王振不能大展亡何爲正統已已外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鄆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遠人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留謙治部事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王振雖已歿中外恨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閻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閻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徐步出掖門吏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尙書謙辭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宜溢卹報許郕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己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轡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額雷通張軒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敵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

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景帝皆嘉納之。敵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官召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官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甯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敵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而我又先示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敵見我兵盛而嚴。不可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譟謀上皇車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詔褒嘉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退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徼功賞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又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敵。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敵隨入犯。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悔我而戲我。何似而可言和。況敵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敵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以介胄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敵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贊。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以右都督楊俊帥焉。皆屹然成重鎮。俄譟報敵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

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敵尙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官喜甯者故俘馘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敵爲敵用。諸所要挾皆甯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敵間者小田兒敵。自是計益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擇。曰：「我非貪此位。而鄉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甯復有佗言。和者觀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降敵近畿也。先入犯。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幕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棄之何以通演贊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獮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官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飭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旣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

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副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轉於石亨。亨聞益愧且恨。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辭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爲。去病堅子尙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鏡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瘻壅。上使中官與安攜醫視之。云治瘻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尙方。謙惶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官。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敵。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恆。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令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每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驚桀不可驯。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敵。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敵。值敵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甯。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糺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官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銜謙氣凌之。景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銅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官舒良王承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鈷鑽鍛煉。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辯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有貞與亨比。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

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朱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悲朴之，明日復醉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墳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享黨代爲尙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資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資。」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敵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彌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有子冕，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累遷，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爲都督僉事，鎮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儻，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史官曰：李夢陽爲謙記曰：「謙死一時痛之，爲語曰：鶯鶯冰上走，何處尋魚嚙。」當敵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人登陴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復如之，而謙又獨贊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福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本兵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固圉，非有布衣腹心之素。一不合則喚，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故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發元，勸甫就膺此禍。

烈智不及避勇不決悲哉

劉定之傳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四年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留中進侍講景帝登極又言十事乞奪德勝門戰功陞職以崇廉恥作敵愾陞洗馬尋進右庶子北敵邀使廷議未決定之言宜遣使麼敵我得益修內治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讀成化二年大學士李賢卒上欲得人入內閣敕王翹慎簡擬上柯潛萬安定之葉盛吳節上特用定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明年改禮部定之在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定之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授徒資束脩爲養既仕分祿自甘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卒贈禮部尙書謚文安

史官曰

楊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鲠直言勸磊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繼宗巡獄曰此曹罪皆死卽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飲梯沐蘇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翹薦知嘉興府繼宗攜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姦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爲調劑興革有孔御史者挾威凌有司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

御史酷撻人至死者言府孔御史見之卽之旁郡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歷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卽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市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皆憚敬之在郡誅鋤姦豪盡束手斂跡但得改過卽止不深究滿九載民遮道扶攜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陞浙江按察使繼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比至浙臬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走避盡革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未幾內艱歸一篋自隨惟衣數襲制律書數冊而已制闈起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奪還民成化二十一年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於官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或言其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非知繼宗者也孫新民嘉宗朝爲御史有聲清節大著有祖風

史官曰四

張甯傳

張甯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儼幾中傷得罪甯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曹石請乞事上以是知甯朝鮮毛憐仇殺內降遣甯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旣行遼東奏至敕臣取便進止甯時至遼陽拜敕言君仁臣忠

敢自便乎。竟至朝鮮致命。憲宗卽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爲兵部尙書。都御史。諸大臣不說。皇太后壽誕。設齋醮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甯言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擗香非可祝釐。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徵等劾李賢獲罪謫邊。甯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益忌之。適廷薦甯及岳正可任清黃侍郎都御史者。卽其疏竟陞爲汀州知府。及至汀。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厲民弊政。勵學生造祭器八百事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諸上官故忌甯才。甯爲給事中時。才高不屑下人。人以故輒推挫之。甯亦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甯貌偉修度。雄文直道。御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遄歸。養高林壑。閑家有則。孤蹤無玷。

史官曰

閩
徐有貞傳

徐有貞初名程。字元玉。後改今名。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卽能爲古文辭。以其業贊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爲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而有貞居首。上甚屬意焉。居二載。上爲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授翰林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博洽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英宗卽位。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敵。有貞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敵事尤切。下所

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閻王振挾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鄭王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爲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敵未深入還。故都爲便。興安等面叱之。尙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景帝卽位。有貞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幕。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會敵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諧。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大學士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上言之上。不答。國子祭酒缺。循以言上。曰是徐理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之不遷。不能無望。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治河。有貞自北東沮。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灌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旣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澆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

時節宣俾無溢澇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往來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陵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灘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澗又三里至李埠由李埠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礦潭乃踰范既溝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澗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之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澗乃更北出濟漕渠河西鄆東曹南鄉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橈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鍛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汝泗之源出諸水匯澗澗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澗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甯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節且宜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鉅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培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九先是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恠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

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景帝大悅。召對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曖曖用事。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有貞指天象曰：豈其復爽耶。遂與共決南宮錮。而英宗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大學士商辂與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從之下石。卽日進兵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戮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爲錦衣衛指揮使。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閣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軒等埒。時上旣以虛己委有貞。而石亨與閻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瞞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爲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會御史楊瑄糺亨吉祥侵占民田諸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糺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僇兒豎永猶子。結御史爲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而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亨卽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有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

於上謂有貞賢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李賢謫福建右參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戌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官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旣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拷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誥詞檳禹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民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歸而石亨死獄中籍家其冬上御文華殿諭李賢王翹曰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輒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乃赦還里又二年吉祥族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上竟弗召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知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文雄奇詩亦遒勁竟鬱鬱不得志而卒

史官曰徐理狡猾傾險怙恃才技幸天下有事沾沾自喜當駕出而私語所親囑妻子去國不聞叩馬之忠及北狩而倡議南遷傾搖人心幾蹈靖康之禍賴廟堂君非宣和臣有宗李屹然不惑再奠鍤靈而理自愧其言之不酬包藏禍心嘗欲動危天下而已有大功奪門之役所自來也玉帶賂陳循貂冠此亨軒志驕意得潛伏殺機遂至蔽鶴舉之誅碧萇弘之血貽人主藏弓之悔傷天下忠臣義士百身莫贖之心理之肉豈足食哉跡其守國之智曾不如金英而媚嫉之才乃甚於林甫千秋萬世當比於盧之殺顏張之殺岳並汚青史區區河功何足道哉

莊昶傳

莊昶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而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鄙亵之詞臣謂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敕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願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懌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玩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煙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甯遼東離亂北敵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之陳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因薦召至京徐溥言當復累官翰林止復行人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居野寺明年乞休不允輒歸先是廷臣薦邱濬惡之曰我則不識莊定山卒不獲入翰林及補行人司副張居正語人曰景復能作大字拜帖耶人謂景不如不出景家居潛心理學從講者常

數十人。海內望如羽儀。人稱定山先生。

史官曰
闕

陶魯傳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者。贈官錄一子。魯得一胄。監年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作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憚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飲食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盜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仕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異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幕。幕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箕子爲錦

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悚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所由終此三百人。魯有以服其心。累用不躡。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茲三百。

史官曰

闕

明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四

名臣傳九

儲瓘傳

儲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瓘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武宗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爲戶部侍郎。閻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瑾愧憤引疚求去。李東陽與瓘善。得允致仕。上以瓘有才望。行且起之。去數月。瑾誅。乃起。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瓘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侍郎。是年冬改南京吏部。辭益力。起益數。其涵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史官曰

李東陽傳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祖以戍籍隸金吾。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

奏上上大喜抱諸膝賜寶鑑及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鄉試天順八年甲申進士二甲第一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陞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預修憲宗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七年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敕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誥上命中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覩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旣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詭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怪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諱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適武岡知州劉遜以侮闖逮繫科道公□奏救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

云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復召見面議團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甯宮災東陽復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彌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常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止此之由其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執不可及清甯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執不可上皆從之十二年己未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試通私命東陽覆試十五年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召問東陽極言奏討讐法之弊語具食貨志上不豫召入御几前受顧命武宗卽位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餘如故正德元年丙寅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回天慰人不聽又與同官上疏語在健傳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閻瑾擅權益恣暴尙寶卿崔濬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選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東陽力救得戍邊大治內苑御船爲獵獸之戲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廄牧廝役紛充禁廷

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廢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璣。忤瑾荷杖。東陽又疏救釋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留上坐東角門。凡五品以下羣臣班相近者三百餘人。悉逮詔獄。卽日仆地死者數人。東陽又力救出之。五年夏旱。瑾上疏條四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常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七十家窩主鄰佑。俱發遣籍沒。東陽執不可。曰。七十家尙未必真。況若干無辜耶。皆得免。瑾又巧取橫斂。因窘迫文臣。凡公移錯謬。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罰粟初一二百石。漸至千五六百石。俾輸邊。東陽委曲開導。瑾不從。乃奏移邊倉爲關倉。地稍近。猶不堪。後因瑾欲天下府州縣預積倉粟。東陽言。各官罪納。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使納之原籍。其隨事應變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上疏。以爲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穀。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管糾劾刑名。而餘則不預。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也。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漢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之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其巡撫。若并付鎮守。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也。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

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上從之。遂止。便宜。陳俊之得罪也。瑾因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溼潤米等銀爲贓。致大獄。必欲置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河通漕。有大功。金書鑄分子孫免死。豈可盡革以傷世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鄧。皆百戰功。今子孫且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觀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餉不足。遂以爲萬世之功。位居第一。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餉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成功。蕭何餉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漕。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貢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誥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煊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託。真僞莫辨。今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基示之。瑾語塞。會張永發瑾姦伏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廢其從子兆蕃爲尚寶丞。是時籍瑾文書。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文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見大怒。欲降敕切責。東陽諫曰。自古定亂賊者。正名定罪。誅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交通文書。會諸將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況劉瑾亂政。假上威福。以劫天下。天下誰不屈意奉之。書信柱來。雖於法有礙。但因畏罪避惡。多不獲已。況王府懿親。若指此論罪。則遠近傳聞。各不自安。事有不可測者。今瑾旣誅。惟聖明置一切不問。悉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取文書焚之。無延及者。東陽見上

多乖政乃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能出馬中錫以祖墓恐爲脅制倡爲撫議東陽憤然主勦賊就平上以爲有功加廕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使至邊練習調邊軍衛京師東陽疏陳不便者十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無事而勤一京軍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京軍出則駁人耳目致驚疑三京軍在外恃勢擾奪淫汙將官譏短不肯禁小民受害不敢言四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則愈爲恣肆五遠鄉井背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日費不繼而嗟怨六正糧之外有行糧布花之外有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往來交錯無寧日或變起道途或患生肘腋八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有謂東陽撰劉瑾造立真觀碑極其稱頌人始以其泄捕瑾等事故得全而鄭曉謂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孝宗稱忠勤武宗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史官曰李東陽高才絕學掩映一世而休休容物使慕之者傾忌之者服故能譽壽於治朝委蛇於亂世弘濟時艱保護善類天下陰被其澤而人不知也夫陳實不去以全鈞黨呂好問不去以圖反正彼以潔身之義見繩惡知龍蛇之用乎

馬文升余子俊葉盛傳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生有異質貌瓊奇多膂力童時常與羣兒戲每仆羣兒百十地下識者知爲異人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時王文王翹領院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巡晉楚有神君之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謠載道成化元年進南大理寺卿未幾憂去四年固原土胡滿四反據石城我兵屢敗卽家起右副都御史爲巡撫佐總督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餉道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轉左副都御史賜金帛時流賊起漢中李鬚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聚衆刦殺敵官軍文升悉計翦除又破敵阿樂出亂加思蘭八年敵入寇平涼臨葦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多遂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九嶺敵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獲之不可勝記擒斬二百勒石以紀又勦平岷州叛番擒其首文升每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至十二年始召入兵部爲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花營八陣圖訓士皆成精兵上禦邊十五事敵退轉左加俸一等十

四年巡撫陳鋗誘屠殺貢夷屬。由是羣夷譁懼爲亂。命文升偕大通事往撫。時汪直恃寵倖。陰主鋗議。邀文升偕行。文升弗聽。竟疾馳至鎮撫。乃盡赦其被屠家黑嶺忒等數百餘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三衛皆嚴兵來聽。文升察其詐。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果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悉請歸命。比汪直至。敵已解散。直無所獲。忌文升。鋗行事乖方。文升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大憾文升。會直巡邊。鋗具戎裝遠迓。除道。飭廚供張。鮮備賄託。僥從。文升獨與直抗禮。又無所遺。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鋗。詆文升。鋗乘間讒毀。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三衛諸敵。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遣直及刑部尙書林聰卽訊。遼東直稍禮聽。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鋗亦敗。下詔獄。文升得雪。復官致仕。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文升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明年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巡撫。旋入爲兵部尙書。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它人服其識。尋方士李孜省寵倖。欲有所薦引。取中旨。改南京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是春。上耕籍田。旣宴教坊以雜劇進出狎語。文升厲色曰。爾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卽斥去。二御史以糾彈下獄。文升言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上特命提督十二團營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明年改爲兵部尙書。京城大雨。上時政十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

續選撰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驚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內臣挾醫視文升疾。文升謂此敵方敗於它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備。而揚聲逼之。敵果徙去。南安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其姪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和解。時天下多水旱。文升力請敕撫臣發庾以賑。方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時傅陞畫工張玘等爲錦衣千戶二十七人。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察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祲。有司請幕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予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宜第予散官。上皆爲停之。四年內艱起復。敵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文升折數語。伏地請罪。竄南海。先是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太宗寵其王。予金印。居哈密。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鎮檀阿力所擒。奪金印去。弘治四年。鎮檀阿力久。故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升言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強敵。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封理國事。可制服諸番。興服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因訪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去。邊臣檄聞。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邱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文升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

海都督僉事綠謙往經略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追敕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虜二百餘據哈密城文升曰事急用兵不可以已顧方略何如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問襲牙蘭策文升遂薦許進爲河西巡撫與總兵劉甯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城襲牙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於是文升奏還其貢使賞賚誠諭而哈密復時皇清甯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子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飭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廠有儲木尙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儻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足之故落成而民不覺皇太后徙居大懽費予有加十一年皇太子出閣文升上疏略曰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上嘉納十三年虜曾火篩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上賜宸翰又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整兵爲備敕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遣文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尋虜遁去十四年拜吏部尙書十五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早朝畢上坐煖閣召文升面諭明年天下覲吏畢至卿用心採訪大彰黜陟對曰聖心圖治如此宗社之福也臣敢不盡心命中官掖下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無異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孝宗崩梓宮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里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白金約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

諸王賜并借公侯助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命與戶部搜括那借而大禮具舉內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西天番字已得請文升力言方杜塞倅門堅執不肯從不聽給事中安奎疏乞聽文升言不可墮姦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端漸誣文升拒命賴諸大臣力辨事始白文升累上二十一疏求致仕去會閻瑾用事恨文升持正三年焦芳構中官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削籍調文升子錦衣百戶秀鈞州所瑾誅復官秀錦衣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無幾大盜趙鍵亂河南行剽至鈞戒其賊黨此中有馬大人家不可動捨弗攻去攻泌陽獲焦芳家剏其先塚時焦芳先跳匿鍵取芳衣冠縛草爲人而戮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迥異常兒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霽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子俊一言立斷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都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半悅西安民苦城中水蘿飲輒病子俊爲開新渠引山泉市徧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畜子俊出府金責清強吏鑿水開山道澗斥滌灌田千餘頃歷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

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尙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子俊請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乃請盡釐陝中伍籍之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十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北出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縣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巖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爲對角虜臺巖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備虜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堡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成自是虜犯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彌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之著令十三年陞兵部尙書子俊在邊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尙書乞致仕不出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

近名每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於讒忌功方有緒竟不能就常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以選舉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馬文升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虜復讐如此則大綱旣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効于謙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敕盛往視除貪虐賑饑寒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入城被虜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得次第罷行又設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制度品式織悉備具又請官銀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

事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復盛至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楊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養老幼與賢才留意風教盛在兩廣時邱濬不喜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謗盛殺降至斥盈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賢卒上欲得人入內閣敕王翹慎簡之翹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及盛吳節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奉命賑忻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敕盛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剝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奇便上從之九年轉左盛在吏部留意人才務求實行議論恆守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盛博學宏才清修苦節言行相孚文武兼濟每稱慕范希文之爲人尹旻常問張甯宣德以來制科中人物誰第一甯曰季聰旻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史官曰好水川之捷馬文升武功爲最至其安海西款黔粵率坐制勝算不以武力可謂伐獮犹而威蠻荆者矣項忠坐困滿四處置荆襄流民余子俊增築墩牆使榆林屹然重鎮葉盛修復獨石破兩廣賊砦皆功在巖疆聲譽彪炳而不免於讒故知衡禹作相甘陳沮封充國功成主由魏相自古爲然矣

黃孔昭傳

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改字世顯浙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甯守賀沈知其賢薦松溪訓導不果歎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志忘寢食清介

有守自舉進士卽著廉名爲工部屯田主事寮友忌之嗾姦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虛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凡出署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孔昭不妄交遊陳瀛謝鐸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焚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孔昭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沈靜自守厚倫睦族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謝鐸言其在文選每見色喜則知賢者之得進如見色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蓋有十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王恕屢薦之竟未及柄用而卒張悅稱其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勸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尙書謚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從張璁桂萼後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尙書未行落尙書以侍郎致仕

史官曰同

王鴻儒傳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鴻儒自少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常致鴻儒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其書頗奇史吏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

直舉賢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主事進郎弘治九年陞僉事山西提學十五年進副使仍提學在晉九載孝宗勵治思賢常召見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卽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常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尙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鴻儒極稱夏原吉王翹二人賢可師法完意不悅十四年二月陞南戶部尙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鴻儒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武宗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己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南陽知府段堅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清有吏才

史官曰

劉鉉傳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樸不離俗介不附權有上世君子之風以楷書選翰林秀才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成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再預修宣德實錄進侍講常因內閣曹鼐薦命教庶吉士十四年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改元充經筵官遺祭濟瀆先是鉉有同鄉人楊翥侍上於王邸至是常被召入內殿翥因主於鉉家雅識其爲人手疏鉉可大用以上授太監宋某曰俟有缺言之久之莫聞也

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愈問醫何許人曰長洲人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乎今爲何官盛以劉草窗曰爲吏目宋曰非也翰林學士爾盛曰劉學士古板人宋曰上亦察之且將召之矣盛退以告鉉且欲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爲既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哉必蠹之言也主於我而言我何貴哉時易儲之議漸萌會部缺兩正卿廷議可任者宋卽出手疏於上上令送閣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陳循等遂擬鉉以進時江淵不喜鉉乃退語內侍曰鉉素不能榦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琦鉉聞喜曰江公知我者三年陞國子祭酒壬申嚴條規以淑諸士未幾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同官司業言於鉉曰百官俱勸進國子獨無可乎鉉答國子監課士則可勸進則不可也遂止後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日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上曰卿可還傳東宮遂命爲少詹事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錄其子啓爲尙寶少卿

史官曰昔人謂鉉介特自持言行不苟楊士奇楊溥常過其所居名假菴甚湫隘亟稱爲古人歎賞久之觀其不謝中貴則與薛瑄之不枉見王振同一貞操不表易儲則當時於商高陳諸人且輸一籌多矣如鉉者豈非可大用而不究其所用歟



明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

名臣傳十

陳鑄附第
欽傳

陳鑄字宗之系出會稽以祖嵩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璣由鄉舉爲豐城教諭鑄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二十二年丙午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核公廉詳慎始終如一諸生升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沫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正德五年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鑄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鑄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鑄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其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嗚咽有更生之樂七年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陵人物志弟欽字諒之早負文譽兄弟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事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

武庫郎中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并逮欽同繫者二年性病日寢賴欽周旋得不死久之性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發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天下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以欽爲首督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爲文典雅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所著有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史官曰閩

王竑羅通傳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戍河州遂爲河州人正統四年進士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鄭王監國初在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獨前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長史儀銘曰勿滌爲若曹鑒復彈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竑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以蕭啓代景泰二年遷漕淮上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有方民多賴之劾巡河御史王悊貪淫謫民戍開平四年會災傷上疏言山東河

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流徙邇者
新春風雨連月寒沴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常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
陰外陽小人道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不用
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懶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書所
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
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裨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能無益
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
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庶
幾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覽曰賢哉都御史勿自効
乃自引咎敕諸大臣修省下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過舟
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
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緜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
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
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棲戢未寧更藉休養庶民康寧四年陳循金濂皆
薦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民兵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謫浙江參政英宗百噏曰竑者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犯陝西我兵再敗薦起竑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憲宗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尙書時兩廣蠻反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乘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非罪廢者耶議乃定竑守法嫉邪人多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年乃卒正德中謚莊毅竑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譖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羅通吉水人弱冠舉永樂十年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巡四川有風節十九年通偕諸御史上疏諫忤旨未發亡何交趾通上詔諸御史爲其地知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卻之時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乘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衆將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乃羅通生死所耳衆將曰如教於是獨不與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攻圍通以少擊多殊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王通議乃羣吏士歸上怒收成山侯下獄鬪死贖爲庶人餘皆罷謫有差而獨召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邊赦歸正統初起兵部職方郎中從尙書王驥甘肅征阿台朵兒只伯有功十四年冬英宗北狩報至以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廷議並授僉都御史時景帝初卽位面諭吏部誤云副都御史二人竟得副都御史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以三萬騎逼居庸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虜去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人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

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虜乃趨紫荆。選兵追敗之，未幾虜曾那言帖木兒五千衆南襲至拘羊山，通率兵斬捕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通疏乞敕石亨楊洪各率精銳，亨自紫荆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巡哨提督官軍堵塞關口，修理牆柵，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疏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陞六萬六千有餘，又疏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言，與于謙不協，謙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何至六萬，因乞罷兵柄放歸。府部院翰林科道疏乞留于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甯者賞萬金封公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犯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住鎮山西，上以命通，時昌平侯洪差文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擡營護山西，餽運大同，兵部請命通，通意不欲行，疏言于謙楊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奏下，謙復疏曰：當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情，謙宜去，上仍令通往。三年冬，通言虜恃馬力出入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價重則馬益至，不數年塞馬自空，此坐弱強虜之策也。是年督兵逐虜懷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加太子少保，龍門鴈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內徙，遣芻糧數萬，通言上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尙書金濂奏下，通及總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共計上，已而虜退，通請班師。

還京協贊軍務四年上將傅要略命以訓練將士是秋進右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弘治十八年隆興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敕祠居庸關

史官曰任天下事者必有蓋天下之氣方睿皇北狩中外岌岌莫敢誰何手挫姦臣之首血濱殿陛者王竑也邊帥入衛伏劍厲聲不令隻馬南渡者羅通也可謂有蓋天下之氣矣卒之守居庸遏虜騎北門屹然皆得兩臣之力豈徒以抗厲自雄者乎

顧璘傳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知縣陞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五年庚午知開封府癸酉謫知廣西全州丙子起知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尙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尙書璘融朗闡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判決敏利擒伏若神至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勘亂謀畫居多鎮守中官廖堂恃瑾黨圉奪自恣璘每折其萌芽瑾誅堂罷去而王宏者尤諂譖繼堂出鎮璘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甯爲援矯詔逮赴詔獄璘抗言條對一無所承甯無已遣還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徒全全僻荒遠陋

璘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於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皆吏並緣爲姦璘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恆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邇卒窘之相賊殺不止璘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駢儈得肆侵牟璘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而潦水猝至民居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其先見云璘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爲參政與左布政日益練達展采措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皆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璘排根絕蔓振刷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創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璘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情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登比在鎮逾年多爲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偏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資璘長於料簡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捐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爲刑尙書不肯骯髒徇人苟擢於專必以法繩之而怨讐是興蓋璘負天下重望高視闊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

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惟恐不給。坐視忌者側目，雖晚躋尚書，卒困於讒以沒。人多惜之。平居事親孝。父病疽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於李璠。璠死，妻萬困饑，寒日爲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萬養於家，死爲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喪。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之。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免歸。與侍講陳魯南太僕王欽佩及從弟副使璫，相友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璫頡頏其間，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不忘輶翰。所至領客謙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炤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所著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藁、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總若干卷。弟璫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於世。

史官曰

耿九疇黃紱高明傳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九疇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常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奪情陞都轉鹽運使，常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進都御史。仍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勢利不能休。有婦

訟其夫坐離異。九疇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又出理兩淮鹽法已而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敕錄諸郡大辟囚冤得釋者甚衆。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九疇疑之。釋苟兄弟已設法竟得殺婦者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鑑。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己。九疇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九疇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何不可一以當百。加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敕九疇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賚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九疇右副都御史鎮守會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掌院敕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九疇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上知九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右侍郎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尙書曰途卿優閑耳四年卒上聞之歎曰可惜此老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退食焚香讀書而已交遊不泛請寄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與故衆寡合累遭讒困謚清惠子裕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九疇在西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九疇斥去謫裕爲泗州判

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於國學裕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昇清慎簡平幹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孝宗卽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爲禮部尚書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議裕請遵祖訓遣書王勿朝西夷由南海貢獅裕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卻去六年復改吏部尚書代王恕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李賢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裕劾十進士首爲除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立身干謁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黃紱字用章封邱人曾祖思豫事太祖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紱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鄉試正統十三年進士爲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颶發卽重忤時貴不恤必欲行己意人或笑黃郎中呆紱正色抗言不移沮亦竟以是得名人皆稱曰黃呆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常奪民廬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飲食往來卽知民枉不能直紱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數年初督松茂軍餉効治將領侵冒擒諸倚勢豪肆邊上者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

前紱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紱密訪州西去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壯甚猝惡詰之無詞牒卽塗醋墨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卽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沈塘中衆共分其囊資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窩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搜出人妻女給資還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紱竟按如法紱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姦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綬去爲右使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勢薰人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庸弁擒豪奸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歎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往往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不問延綏人素忠樸至死無怨言聞其慚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虜亦不至俄有詔毀菴寺紱令汰尼盡傳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至紱去延綏多有攜子女拜道傍送者進戶部尙書威稜赫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紱懸直崖異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徒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

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手明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曰高明能御史先是明劾兵部尙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謙爲尙書不數月姦賊萬計誅石亨明及門達籍亨家明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王翹薦陞山東按察使上嘗謂李賢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明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會淫雨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敕明勦捕明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蹤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閩明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明敕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搥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幕亡初謀不軌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卽上疏乞休納符敕去常曰孔穀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明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史官曰明制設都御史出撫軍民入總臺憲任至重也樹威以德倡法以廉故埋輪攬轡而天下安之若耿使君之清逾止水黃都堂之俯恤健兒斯稱其職矣高明能劾陳汝言貪賂必有以自立者宜其有能

御史之目也。

李賢傳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宣德七年舉於鄉第一人。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酬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明年成進士，才藝有名。以核荒使山西時，辭瑄以御史家居。賢往學，益好學。沈潛英宗卽位，上疏言帝王之道，赤子黎庶，羈縻外國，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今京師糧官萬餘，以俸言之，指揮月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糧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糧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差，冗食橫賜，其何能繼？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迭亂，殷鑒不遠。乞敕兵部漸次徙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羣起應虜，言始驗矣。正統元年授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頽弛莫甚於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謂大舛。尋詔新太學，又有旨文武誥敕三年不得請，必待九年。賢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九年得者少矣，無以分貪廉，立勸懲。上從之。十年陞考功郎，轉文選，選法公平。十四年扈駕土木得還，景帝初立，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劙，行可禦虜，守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乎將士，善馭將士，存乎賞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奉命察四川諸有司，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上言也先弑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貢馬削凌霄血葷，送金帛醜類日強，民生日困，持此悠悠，實非良策。乞敕邊兵臣練兵觀隙，于謙壯其言，請下賢章勵邊臣。

五年轉吏部采君鑑中孝友恭儉事爲鑑古錄獻上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召賢入內閣兼翰林學士侍郎如故山東饑請賑金內帑徐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救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力請發三萬兩上特增四萬當是時曹石表裏姦橫弄威福上不堪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上壯瑄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瑄曹石意出內閣哭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已上不得已諭言官劾有貞及賢下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拔木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詔調外亨吉祥亦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意如此上不應賢得調福建參政瀕行適吏尚書王翹得專對語有間上曰賢不當與有貞同罰翹因頓首力言賢醉謹可大用請改南吏部翹意賢且遠去避禍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顧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卽不喜疑賢或短毀踰月進尚書天順二年東宮將出閣領春坊事吳與弼聘至上問授何官對曰與弼老儒可授春坊諭德侍東宮與弼辭再三賢請從與弼請勵風節三年亨坐誅上因問賢迎復事對曰當時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須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此輩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此輩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歸嚮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節用愛人與民休息今爲此輩十壞七八矣上竦然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中外肅然是年賜第於京師

之是時上視朝左右顧必呼賢與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五年虜騎來入雲中塞至鴈門明年虜又入河西塞賢薦將帥顏彪等調兵食畫上五事籌邊時江南北大水賢請下詔寬恤之遂罷所取花木板枋及曹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曹欽反擊賢傷首及耳又刦賢疏申救賊敗上急召見賢請下寬恤詔散解逆黨開言路加太子少保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王竑白圭出禦虜虜引去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共輸疲困已極宜班師使民得屯種上從之章皇后崩值冬享太廟上問賢請俟釋服七年癸未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問賢曰遣官攝大事可乎賢請駕出郊壇卽不能行禮人心亦安遣攝不可也上力疾至齋宮復召問賢曰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對曰疾而○行禮見敬天之誠掖何不可二月空中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請下寬恤詔靜慈仙師者宣帝廢后也上念之問賢更謚恭讓章皇后錦衣門達寵而橫計臨川弋陽二王陰事訊無左驗賢請戒緝事者達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雪彬者達又并誣疏出賢賢乞罷不允未幾達坐附中官誣戍嶺表時禁中有讒言謂憲宗不宜復位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甯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八年憲宗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見奏請出宮人又請簡近侍左右人大風電拔郊壇木礪瓦賢上疏乞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

入呵護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乞復官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官以雪幽枉上是其言有司請造鹵簿賢急入言先朝所造未經御者尙多貯庫今恩詔方頒何須以此擾民上寢其事成化二年二月外艱詔起復賜賄甚厚遣內臣護行營葬事畢促上道五月入京上慰勞有加疏言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雖常起復人無非議以其才足勝任臣非其人乞賜矜從不允修撰羅倫極論賢不當起復謫官賢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率廷臣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閉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常所無起離宮賜有常度無開倖穴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垂省覽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賢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先後薦用耿九疇軒輶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上諭選庶吉士必北人賢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地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參酌可否爲行止王九皋馬昂在吏兵部皆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尙書得行其志景帝葬時左右請汪妃殉賢請存妃以全其母子上是之先是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間賢對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亦並赦吳庶人於東內命中官護送鳳陽自便

史官曰漢文自代來絳侯等欲請問文帝謝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大哉言乎杜萬世邀立邀功者之倅門矣英宗以啓寵北轍及復辟之日貪功怙勢實繁有徒倒持太阿使天子不得舉手微李

賢忠以犯難，勇以斷割，知以當機，奪羣小威福之柄以還天子，其不蹈土木之轍者幾希矣。賢之功以是爲烈，至於止汪后之殉，出建庶人之錮，其言足貫幽明，古稱社稷臣，何以尙諸。

彭時傳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與商輅同日入內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旨去。三年除服，不得入內閣，供職翰林。初入閣與陳循共事，稍周旋，相可否。天順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龍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不才，誤恩拔擢。」因頓首。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大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賜酒飯。」當是時，內閣進退甚經。召見後，命以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尋典機務，陞翰林學士。上嚮用李賢，每召獨對，或并召吏部兵部王馬兩尚書，相商權。賢陽退，每諳時時持正論，不相徇，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賢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天順末，錦衣門達怙寵，中傷賢。上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或語之。」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上。賢事竟雪。戊寅春，上皇列慈聖皇太后徽號詔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敕，百姓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始與徽號相合。」賢擊節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後因著爲例。河南衛官強橫凌人，刺事者誣謀反，姸鍊成獄，時持不可，坐如律。

活其家百口。憲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尙書。議上兩宮徽號。時力持同尊及加二字。事詳宮闈紀。成化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上嘉納之。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大學士。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實錄成陞洗馬。久之以不兼翰林銜。不得與院事。恚二人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宮寮未有不兼翰林者。下內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陞二級足矣。顧復有此疏。謂余不練朝章乎。永樂中楊士奇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竟不許。四年慈懿皇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具疏言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此國家綱常。宜從典禮。卒從時議。是年秋彗星見。起三台。時儲位久虛。時乞修省疏。言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而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七月陝西土達滿四反。時請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劉清敗績。兵部請命各鎮兵赴援。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軍多敗衄。玉忠至。分兵圍賊於石城。會毛忠戰死。京師聞益危懼。以撫甯侯朱永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永難之。奏定賞格。時見其張大難於違止。第令且整軍裝待。十一月忠知別命將。乃請星馳赴援。儻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中官召兵部尙書程信至閣議。信謂事急宜行。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二月賊必窮困就擒。京軍何用再行。因問信曰。京軍何時可至。曰來春時。曰事之成敗在歲終。此益緩不及事。信忿忿。

出危言曰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相知者盛爲時危時曰諸公勿爲時危時觀忠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已而十月執四賊寨皆平羣言始息五年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怨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姦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進吏部尙書大學士如故七年冬彗星復見疏言德政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百司掊尅之禁太監劉永誠沒家人陳有軍功乞贈伯爵公力阻得寢八年水旱復疏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加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時資稟旣異充養學問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抒誠終歲未常一二宴會卽會未常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墨不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史官曰彭時練達朝典能斷大事觀其並尊兩宮全人主坐策西師止京軍之行皆有定識定力卽韓琦之調護魏相之決策不是過也與南陽同心輔政曰賢去不獨留又古者師師休休之風矣視崇說之齋覩何如哉



明書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一

徐溥傳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修天順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右庶子兼侍講十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孝宗卽位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是年十一月陞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改戶部進武英殿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進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誥敕委積正統中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內閣專誥敕上從其言用李東陽謝遷未幾星隕地震京師雨土飛蝗乞罷不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佞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制今所傳樂章雖在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贊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忽傳旨復職溥言皇上卽位

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巒葬地有勞宜量與賞賚傳帖旣行侍郎遂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內閣言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倉卒間故韋對不知溥等至殿頓首上曰近前溥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上曰看文書諸司題奏與溥及劉健以片紙數幅與李東陽謝遷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批答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看詳擬上上稍不說曰文書尙多欲書閱閣中亦閑盍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惟自英宗召見李賢等後四十年憲宗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上意又輒慚懼自是不復召十一年溥目告乞休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靖溥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其人災異屢見旋復消滅虜犯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溥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東陽而溥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讐雖無勇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爲多溥常置義田八百畝贍族請下戶部著籍

史官曰語云達視其所舉況端揆以用人爲職者乎徐溥在憲孝之世雖無大建明然能舉李謝自輔六官之長罔非民譽休休不專此亦有足多者太平旣兆奉身而退視李謝晚節則又幸矣

王恕傳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古文辭務以明體適

用博綜經濟無意文事所以不得留出爲大理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俞行之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少全活出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以考最治平第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犯贛州恕奉檄率師討平之安輯流冗有方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而豪多爭礦殺人特開府鄖陽恕首隸之會兵搗襄盜平其巢餘悉解散蝗生乞避位因勸上去奢崇儉俄內艱會荆襄大盜起起復會朱永勦之劉千斤石和尙作亂佐王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因榜示流民各使復業流民爲建生祠繪像祀恕母憂歸四年卽家起復轉左巡撫河南賑災均賦獎廉抑貪人多稱之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外艱七年改刑部總河道濬隄刊溝省河隄吏有成功九年改南戶部十二年復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官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僮往中官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美裝好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灝報以異寶生金犀象諸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糴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鎰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財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通滇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使之乘驛以黃鸝鵠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上意因盡發能貪蹟暴肆諸狀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覺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懷奉三尺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都察院兼參贊機務。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條上□操京操事宜。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禁番使毋得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干瀆。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概及庖人賤工。請爲裁省。皆從之。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其夏稅。又以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計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二十八年。恕二年。以忱仿姚崇。恕仿宋璟。時中官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玩諸物。擾民。恕上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卻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害事。力爲屏絕。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敕中外無獻珍玩奇物。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玩。所至驚懼。恕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各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李大亮蘇頌不奉詔。臣不敢不效之。又中官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極言敬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盡條其狀罪。三劾奏之上。立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王臣。梟其首於江南。并戍其黨十八人。中外稱快。二十年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守備南京。與恕共事。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有敬事而已。尋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繼曉建寺下獄。督府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恕上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

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不報。會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附怨名落宮保。與顯並致仕。主事王純言恕忠亮不可去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皆頹首甘心依附。惟恕著節不撓。孝宗卽位。召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微黃仲昭賀欽剛直被抑。如周英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獎名節。無敢以私干者。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直己不屈。南科道劾吉。薦恕宜入閣。吉惡南科道。會南京備內臣與南科道相計。南科道多貶斥者。恕力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概御史李興以忤吉下獄。恕力解得減死。內旨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恕言祿出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愛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徐生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之。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柱國。上念恕老。風雨免朝。徵王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恕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坐致仕。恕極言紘不當罷。卒留紘爲南戶部尙書。恕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又潘郡官內批下罷斥。恕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又薦宜入內閣。內閣宜忌之上。曰。朕用譽義王直故事。任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也。弘治六年時邱濬忌恕。爲

御醫劉文泰草疏指斥恕。恕疏辨上留恕。恕力求去遂致仕。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切。蓋憂世之志如范仲淹。濟世之才如司馬光。直諫如汲黯。惠愛如鄭僑。年九十。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常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尙書。謚康僖。

史官曰。明制文極六曹。天造無論矣。蹇夏經綸。惲福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李賢。密畫顯斷。萬機精厥局體。一變成化。間王恕、王竑、秦紘。居則岳屹。動則雷霆。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攝。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勸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抑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劉大夏、韓文、馬文升、許進、周經、耿裕、倪岳、劉宣。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固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

劉大夏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成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解館爲職方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大夏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尙書余子俊。力阻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敵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爲地下部議。大夏曰。朝鮮貢自鴨綠關。由遼陽經廣甯。過前屯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塞有虜入。尙書必問劉郎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尋出。爲福建參政巡海。

海道兵又弛大夏至追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常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銳興專任大夏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調長沙同知大夏集山東河南首臣上議曰河性濁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口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入塞師行乏軍興進戶部侍郎經畫餉需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兩廣軍務卽攜二童行兩廣人聞大夏來大喜大夏至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五年陞兵部尙書時邊事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大夏問力言不可上曰太

宗類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邱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虜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餉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卽詔各衛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諫大夏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修清甯宮敕下部軍役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五督工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上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尙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尙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興革上常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曰善常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卽治太平上曰劉健常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託上常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懼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

復職刑部尙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從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奏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領之明日允珪議十七年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語大夏用李傑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尙執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大夏上手一帖付之帖書李傑名大夏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材豈可爲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傑去鎮無幾勅章至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與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常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立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疏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珊爲左都御史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珊而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大夏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閔瑾專政劉宇恨大夏孝宗時面對不爲宇地謂瑾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十萬金瑾因尙書潘藩總兵毛銳獄詞有大夏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之下廷議屠蒲曰檢律劉尙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瑾誅復官致仕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

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常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常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又常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史官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賢、吳寬、王鑒。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如恕文升大夏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然。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挫。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程信、秦紘、鄧廷璣附程敏政
朱英姚鍾傳

程信字彥實。休甯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景帝卽位。疏薦薛瑄。虜犯京師。信監軍守

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幕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信不肯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士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噪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勒石享于謙移營關鄉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言道過畿輔民饑乞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官生徒并府學乞復舊廷議奉迎太上皇時有喪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上取書留中不報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山東參政備兵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其言歸太僕如故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虜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諱官出遼東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會虜李來欲犯遼東塞信提兵出境屯三月解遼東總兵海甯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姦賊罪四十事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罪貨未減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陞刑部侍郎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或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信尙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信至永甯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鷺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航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疊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卻坂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騎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甯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信上首寇不實。信四疏請老。不允。七年無雨雪。信應詔修闢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信曰。參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宜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徵。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信才雄氣果然。沈思曲算。顧不輕洩。先是敵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備楊信將兵十萬搜套。信執不可。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人。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檢。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割

田五百畝爲義莊。贈姻族人子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敏政幼靈異。少時讀書。一目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登甲科。益攻學問。淹貫經籍。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李東陽文章俊麗。陳音性行真純。敏政爲諭德侍講。武宗於東宮弘治十年起復副總裁修會典。辭不至。明年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復侍東宮。又明年主考禮部。忌敏政者謗。敏政洩會試題。粥進士得金錢無算。言官輒劾上逮治午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汚。去不可復起。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懣卒。敏政讀書著述尙本實。議論孝經義參法理。惕惕行檢。凡此皆讖忌之口也。敏政少詹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誠爵罷祀。鄭玄、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鄉。后蒼說禮萬言。號曲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鲤、孟孫氏配享。程瑜、朱松從祀。大抵敏政議與宋濂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後裔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探行敏政又請楊時從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注新安文獻志。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逸民錄。進二百卷。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

宣府破虜柴溝堡轉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凌親王憲宗怒逮下詔獄命內臣尙亨籍其家得黃絹一匹故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資嘉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命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紘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其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於鷗鵝嶺走匿四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隴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襍其爵于內降減職因摭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王怒在吏部極言紘廉直忠信不可棄上特旨用爲南戶部尙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翹馬文升故事召紘戶部尙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化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成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十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太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未幾子孫貧乏不能自存閩瑾專政時紘義兒丁玉與其繼妻弟楊瑾爭訐瑾因誣紘子略有資萬計瑾喜即籍其家無所得

鄧廷璫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濟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尙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廷璫薦知梧州府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廷璫知程番廷璫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廡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

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超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敕廷瓊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懷忠，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瓊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俸出於民，毋徒費。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瓊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可以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又以廣東瀘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瓊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天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瓊所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解散歸農。廷瓊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寬廓如，莫規其際。所設施勤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盛每事詢英，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兵革久困，民得休息，流人復業。

者十五萬家出八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慈谿姚鏗弘治六年進士有文學達吏事倜儻有負荷嘉靖中督撫兩廣土寇岑猛積凶數十年鏗討誅之遭讒而去三人齊名兩廣祀之稱爲三神公

史官曰兩粵多深崖箐險爲羣蠻窟穴與黔楚夷獠相表裏往往有事朝廷嘗選大臣威武者鎮之韓雍尚矣秦紓廉威尤著西陲南越響焉庶幾馬羊金粟之風矣至結以恩信不草艾其民廷瓊之德甚厚善矣程信之言曰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然則不貪功不黩武如數公者威愛允濟庶幾招撫懷遠之略歟

劉健謝遷傳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如有見也時母自己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父大異之景泰四年癸酉舉於鄉天順四年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十年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卽位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湖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賜宴禮部賚予有加當是時國家治平上頤健喜諭曰勞卿久

矣兼支大學士俸先是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懸旛修醮命臣等撰敕并祝文者竊惟茲山宮官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民生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及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卒囚斃寒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以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佛塔之供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臣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求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東陽謝遷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不得聞左右大懼每從屏隙窺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健確直見事稍遲東陽才敏達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易有時語宮府欲毅然創議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之舊健贊成之不遺餘力上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進御榻前執手歎歎令皇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語祕不傳武宗卽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

然屬閥劉瑾竊柄，姦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効上奏，其略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御，或旨從中出，略不預。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諸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謬頗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譖愚議，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凱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尙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及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佐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常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健與謝遷自陳致仕歸。李東陽相餞，歎歎泣下，健厲聲曰：何用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瑾尙恨不已，矯詔奪其官，謫罰粟瑾。

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己者。矯敕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及劉健、謝遷、韓文、戴珊、楊守隨、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邇、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黃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徵、潘銓、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爲姦黨榜示朝堂，健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聞上數巡幸，輒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世宗入繼，詢求遺老，方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健有知人之鑒，先是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其必宜在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文何用？」景明自中書舍人至副使而卒，人服健之議。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甲午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三。廷試進士及第一，授修撰，滿九年考陞右諭德。孝宗卽位，推恩宮寮，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以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與李東陽同入內閣典機務。十一年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二年己未加一品服，會典成，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尙書大學士如故。孝宗大漸，入受顧命。武宗卽位，閹瑾專政，遷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致仕，許之歸。瑾矯敕榜，姦黨列遷第二。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以進士第一人遷儀軒修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優於政事。寬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邱濬卒，寬適憂去，遷入內閣，十餘年

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竟不得入內閣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健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予越次在此慚甚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健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効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薦寬及王鏊自代遷初入內閣徐溥劉健相繼爲首輔當是時東陽位在遷上凡條答敷奏章疏皆出東陽手遷與健並敕致仕而東陽爲首輔矣鏊以時望所屬焦芳欲援以爲重告瑾內閣宜南北各用一人以故芳與鏊同入內閣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與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薦芳和闊瑾謂遷達詔格與劉健俱褫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入繼遣行人齎敕存問迪起參議不復任庶其子正爲中書舍人遷上謝疏曰臣匪才誤蒙孝宗知遇頑託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慚罪責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構繫未墮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輸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龍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效涓埃臣聞傳說告高宗曰學子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知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有疑議難明卽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

言矣。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卽召執政之臣，面加商榷，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恆，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於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疏淺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時年已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尙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辛卯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史官曰：當孝宗之朝，君明臣良，劉健相而李謝連茹以進，所造膝密陳，皆天下大計，或謀或斷，蓋有房杜之風焉。晚際冲主，姦閹擅朝，機事不密，幾蹈訓注之禍，連茹去國，以明靖獻語及顧命，未嘗不陨涕也。嗚呼忠哉，均躋上薈，以俟河清，斯平格之佑矣。



明書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四

名臣傳十二

戴珊張敷華傳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爲監察御史督學南畿成化十四年出爲按察副使督學陝西窮鄉下邑無不躬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珊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卽訊荆晉兩王府獄明允九年陞南京刑部尙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益自檢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核上親鞫大獄撫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膝而咨至移晷刻引疾求去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

珊瑚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瑚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上語告珊瑚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瑚性和粹顧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資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敬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張敷華字公實安禮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敷華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木爲怪年歲即指麾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劉大夏同出爲兵部主事歷郎中大夏醇亮端恪敷華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陞浙江參議景甯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陞湖廣左布政使會歲大饑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値來商卑賤告糴亟修學宮資其傭直以業餓者得全活甚衆三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巡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敷華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發兵討之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華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奏勿假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民賴之十四年改右都御史總南臺與林瀚林浚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北都察院首請嚴禁奔競貪酷者上知其名與劉大夏馬文升戴珊瑚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

正德元年瑾矯旨逐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資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史官曰。孝宗語戴珊曰。朕以天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君臣魚水情溢乎辭。此與帝歌皋廣何異。讀史至此。未嘗不感慕而三歎也。妖僧事起。朝議發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必能了此。當此之時。非但君知臣。臣亦知臣哉。於乎盛矣。

倪岳周經董軒傳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督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被謫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謙常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爲名。岳瓊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核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凱切。音吐洪亮。上喜。厯陞侍講至學士。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憲宗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岳侍郎疏言。國朝九廟已備。令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祔。至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旣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甚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太宗爲周文武百世不遷禮也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應古祫祭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議岳言周姜姬爲帝譽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姬而魯頌閼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詞剔刮諸冗費議皆出岳手耿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見岳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左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焜燄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注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尋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尙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自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裕爲尙書內臣韋泰傳召旨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復殊駭羣聽馬文升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二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板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財坐寢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兵部參贊機務秉正達變百廢頓舉十一年清甯宮災條上修省疏勤聖學開言路減齋醮省供應節親藩懲欺蔽恤困窮核名

實疏淹滯擇將領節差遣慎公賞停工役斥姦貪進忠直恤刑獄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爲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正言干謁消沮或勸岳母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部議岳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常據都改嶽岳議良是文升又常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今宜稍增以足國用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生變謂住其咎因是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隸後再見云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肆夸大恥雷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邊寇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癿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僅廟虛

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擔餚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寇平民妄稱逆寇首級未常至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常有所斬獲輒以鉤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廝妾而骨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虜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喪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柄之嚴可乎項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姦態搗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輶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去矣他尙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廩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齋於邊者歲

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爛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議論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餉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羈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不規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緜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邊虜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翦□州之衆除朱彥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州采彥諸衛不過築壘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虜人生心藩籬頃壞遺

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損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可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笑取焉臣所尤不满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捐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覲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接

徑通延綏，儻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建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宣德乙卯舉於鄉，初爲刑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瑄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陵。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經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孝宗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經宜跪請，東宮坐聽。經不從。弘治二年進禮部侍郎，條奏傳經議，改吏部。靈壽姦民以其縣山水之間曰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語甚切直，頗傳蹤跡。此疏出誰，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經王卒不聞。十年陞戶部尙書。凡諸上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准給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言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其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殷於民。織造賞賚，離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上從之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修

清甯宮議調役山東七千人。經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催役。壽甯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得獨優。又聞憲宗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甯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武宗卽位，起南戶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子保。謚文端。經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創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董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軒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軒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常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糧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駁諸物以萬計，軒極言止之。英宗復辟，覽軒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宗踐祚，軒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順時行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卽加優邊，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於邊，則

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軒又嘗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軒至偏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軒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旅復叛去軒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撫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勢猖獗委咎於軒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江壽昌令成化五年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禮尚書姚夔薦改軒僉事督雲南學政軒精於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撫按交章薦召拜太常寺少卿以世業天官掌欽天監事軒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麻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己奏言麻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麻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置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十九年癸卯春予告歸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元年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軒薦命軒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祲軒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餓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軒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若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

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邊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常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虜具。薦按察使林浚可大任。時論謔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軒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軒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遺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親屬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疏食水飲。泊如也。刑尙書顧璣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顧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涓埃。諭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

史官曰。倪岳通達國體。曉暢邊務。指畫時弊。一鴻千言。晁賈之流也。要其大指。如伐病療饑。歸於適用。興表餌。請纓者遠矣。周經睿。諤有執持。正敢言。童軒條奏懸河。能議能任。幸遇明主。得行其志。殆邦之司直乎。

石瑤傳

石瑤字邦彥。藁城人。少博雅穎悟。通周易。與兄玠齊名。先是皆舉鄉魁。同登成化丁未進士。時稱二鳳云。

瑤選庶吉士除檢討弘治初以纂修憲宗實錄成進修撰侍經筵爲講讀官賜金帶四品服正德改元進侍讀學士掌南院時士風漸漓瑤憤嫉作媒說以諷己已陟國子監祭酒潔己好修士類信鬱會閣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常令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寬之又令曠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西瑤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明年召爲北監祭西癸酉晉南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改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十六年辛巳陞禮尚書掌詹事府事嘉靖癸未代王瓊爲吏部尚書每銓輒以職名書片楮爲丸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時柄臣不悅僅兩月解去吏部遂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甲申夏五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乙酉夏六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召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衢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瑤守己見力爭上謂其非通儒遂忤旨六年二月致仕尋卒加少保謚文隱瑤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稱其爲文初喜法古後頗嗜莊列在南監時取多奇崛文體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兄玠累官戶部尚書

史官曰鄭曉曰瑤秉銓清勁不悅於楊廷和數議大禮乃不肯負廷和自瑤去國而吁嘯之風微矣

楊廷和毛澄蔣冕毛紀傳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進士爲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允中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十八年陞少詹

事兼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閣瑾曰：「經筵講書何故增若干支語？」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學士，尋加少傅。進謹身殿。七年加少師。進華蓋殿。九年正月奏請視朝御經筵及罷邊兵西僧市肆諸事。上以早朝深居，在朕自處，經筵昔有成規，邊兵何必議罷？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敕，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行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世宗將至京，廷和奏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

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謂其爲姦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旣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等邪說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加少師十二年考滿奉手敕楊廷和輔翊朕躬勤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先是劉忠與廷和偕南忠曰此行別瑾否廷和曰事已如此再趨見人必謂我輩交瑾矣忠不往廷和以錦幣辭後瑾乃厚廷和而疏忠人謂其賣友隆慶初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忠子慎正德辛未廷試第一人以議禮誦成自有傳在文學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繡武宗卽位預修孝宗實錄瑾惡之矯奪其官仍侍讀尋進侍講學士正德十二年爲禮部尙書澄在部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甚默靖慎諸貴

倖亦不恨澄。武宗崩，奉昭聖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都尉崔元壽、甯侯張鶴齡、章太監邵皇親迎世宗於興邸，以功敍廕子一人。世錦衣衛指揮同知辭充副總裁，修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澄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卽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或又勸其將順者，霍韜再移書謂今日主濮議非是，澄不從。嘉靖二年三月病，請致仕，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謚文簡。澄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正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蔣冕字升之，廣西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爲侍讀學士，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爲禮部尚書，改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敕，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尋進加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爲疏上之，其言尤危切，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旣南征，冕與梁儲扈從，以時請迴變，上所從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而是時中官張永、張忠與都督江彬、許泰挾上寵勢，張甚。然不能親疏冕，以是望實頗歸重。而武宗屬疾崩，冕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興商格詔草有社稷功，世宗自興邸來，論封伯爵，力辭至五，乃改廢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旣相得，憇甚。而冕尤耿介，抗顏辭至五，乃改廢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旣相得，憇甚。

執諍侃侃有大臣體。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鄉里同年厚友也。有所建白。冕迂之。逮上章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稱輔導。冕恚甚。因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爲睚眦詆訶。故舊斥之。南人兩病其隘。然廷舉更累進秩。冕弗問也。其所持追崇興王禮。旣雅與廷和合。而朝議因之。廷和罷。上遣中官織造尙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上優詔強起之。再三乃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璁桂萼等疏。益決。雖勉稱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尙書汪俊以怖冕。旣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后。冕益不自得。復上疏乞不與議立廟。而以骸骨歸。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略如廷和。錄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皆請留冕。不報。冕去。毛紀爲首輔。距其代廷和止兩閱月。歸未幾。卒。年七十。贈太保。謚文定。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俄侍東宮講讀。修大明會典成。遷侍讀。武宗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閻瑾恨之。奪左諭德。復爲侍讀。孝宗實錄成。進侍講學士。尋爲學士。擢戶部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尙書。時遣中官使西域。賜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敕。賜玉帶蟒衣。尋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改戶部。進武英殿階光祿大夫。勳柱國。武宗崩。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及捕誅江彬等。世宗卽至。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宗

實錄總裁論功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廕襲復辭以一品六載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興獻帝敕諭甫下而上復入張璁桂萼等言驟遷其官下禮部議稱孝宗爲皇伯考獻帝爲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廷執奏不聽令具儀聞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疏爭之上大怒逮爲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瑞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留之當上聖母冊時大臣多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待罪闕門者尙衆人情洶洶紀乃上疏請乞少壽天威急收人心上使中官諭數紀朋姦背君紀乞休益力上責而許之其恩禮猶視蔣冕紀之代蔣冕亦備三月廷和子翰林修撰楊慎以倡僚案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謫戍雲南之永昌又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罪狀廷和謂自詭門生天子定國策老法當僇市削職爲民蔣冕與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紀歸老無恙发恩詔得復官年八十命撫按官卽家以幣彩牢醴慰勞又年卒贈太保謚文簡紀無子家貧甚

史官曰世宗大禮之議論忠佞則楊廷和蔣冕毛澄毛紀及伏闕得罪諸臣皆忠也張璁桂萼霍韜等之附和佞矣論則爲人後爲子之說與繼統不繼嗣之辨皆是而皆未是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失則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皆名之至大而不可易者也考孝宗而不考興獻非名矣帝興獻而后興國可謂名乎以父子還興獻必當以君臣還孝宗乃稱考不已尊之曰帝稱帝不已益之以皇必欲稱列宗而後已徇私恩而忘大義則璁萼等長君逢君之惡不可蓋也善乎席書之議曰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瞍爲父禹

繼舜未聞不以舜爲父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爲帝此萬世大公案也稱曰皇帝與獻王則君臣父子之名皆正矣廷和等不知出此徒執定陶濮王之議言不順矣使小人得乘瑕蹈隙肆其辨博以遂其阿私此皆不學無術之過歟



著者 (清)傅維麟編纂 書碼 626·01
Author Call No. 7567
書名 明書 一百七十一卷：九
Title

登錄號碼 007 889
Accession No.

月 日 借閱者 月 日 借閱者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6·01
書碼 7567 登錄號碼 007889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889



1

音